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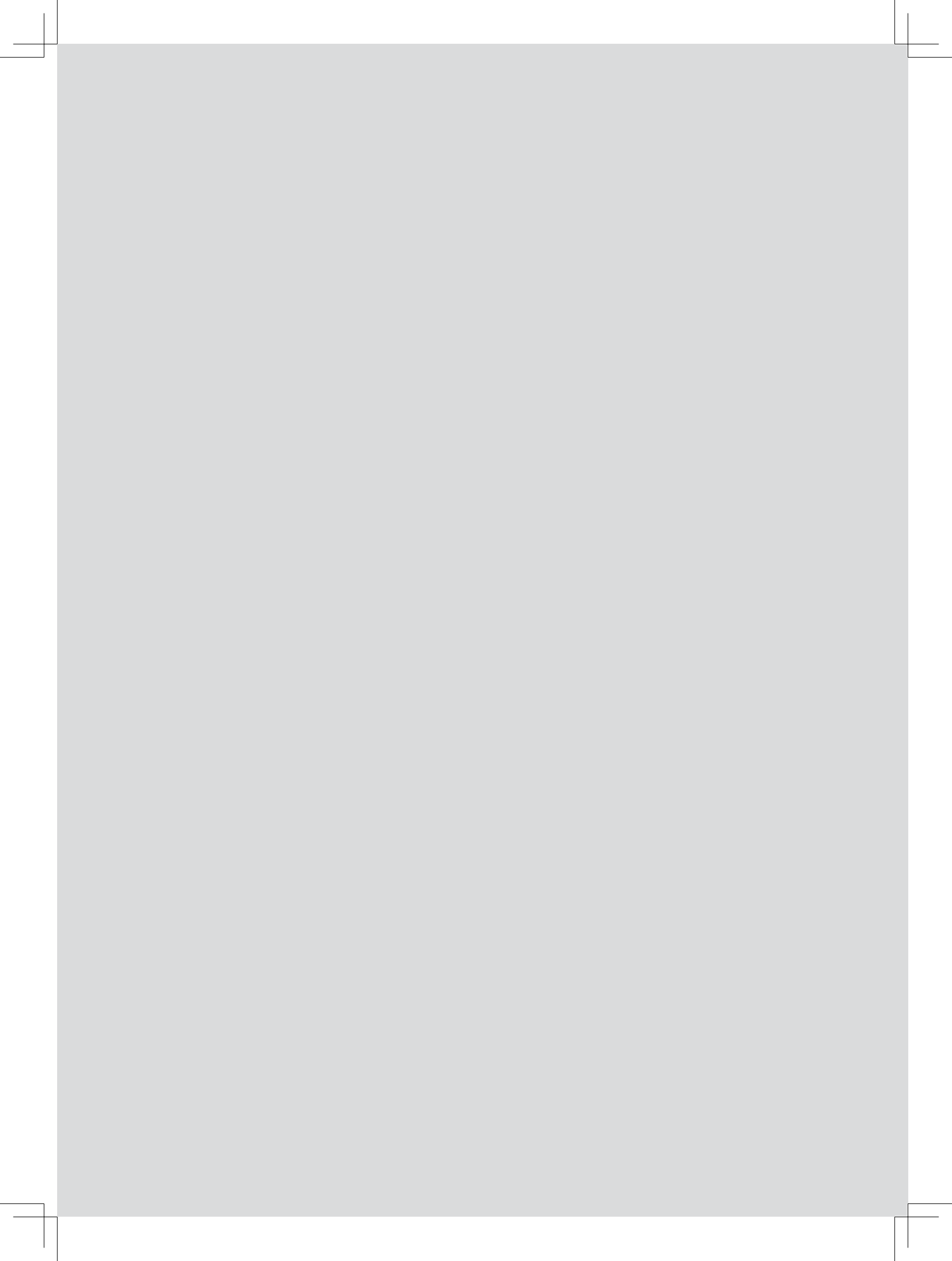
〔微子第十八〕  
〔子張第十九〕  
〔堯曰第二十〕

徐醒民先生 主講

# 論語講要講記

雪明講習堂 印行





# 微子第十八

## 目錄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一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	五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	九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一三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	一七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	二一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	三一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四一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四七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四九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五五

#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五七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六一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 六五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七一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七五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七七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八三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九一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九五

目錄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	九九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一〇三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	一〇五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一一一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一一五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一一九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一二一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一二三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	一二七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一三一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	一三三

目錄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一三五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一三七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一四五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一五三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一五七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一五九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一八九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一九九

## 論語講要講記 微子第十八

徐醒民先生 主講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請看七六七頁，〈微子〉篇第一章，這是在殷紂王那個時候。殷朝開始的時候，成湯王那是聖人。可是一直傳到後來，到了殷紂王的時候，就是暴君。他是暴虐無道，任何人勸告他，他不接受。到後來，他的家族，「微子去之」，微子是離開了。「箕子為之奴」，箕子為什麼呢？假裝發狂，後來箕子遭遇殷紂王把他當奴，奴就是作為奴隸看待。「比干」呢，盡量的諫勸他，結果被殷紂王剖開心而死。這三個人是在殷紂王那一朝來講，個人有個人那種行為，但孔子講，都是合乎仁的，所以講「殷有三仁焉」。為什麼呢？他們都是殷家的家族，也是殷紂王的家族，微子是殷紂王的庶兄，箕子、比干是殷紂王的叔叔伯伯。這在馬融注解講，微子是紂王的庶兄，箕子、比干是紂王的諸父，諸父就是叔叔的稱呼。庶兄怎麼說呢？微子跟殷紂王是同父同母，同父同母，為什麼稱為庶兄呢。紂王的母親先生了微子。紂王的母

親那個時候，紂王的父親叫作帝乙，甲乙丙丁的乙。帝乙那個時候，紂王的母親是帝乙的妾，不是正室的夫人，是妾的身分，生了微子。後來成為夫人了，成為帝乙的夫人，由妾的身分成為夫人的身分，生了紂。所以到後來帝乙要把國家的位子，傳位的時候，就傳給紂，沒有傳給微子。當時據說，帝乙也想把位子傳給微子，但是有一個人勸告他，不要傳給微子，生微子的時候，微子的母親還是妾的身分，不是夫人的身分，結果後來把位子傳給紂王，這是他們家族傳位的過程。

這章書講「微子去之」，看殷紂王那樣的暴虐無道，他就離開了，離開殷紂王那個朝廷。箕子呢？裝狂人被殷紂王把他囚起來，比干是被殷紂王剖開心。比干一直在諫勸他，殷紂王說，我聽說聖人心有七竅，我就把你的心剖開來，看看有沒有七竅，結果剖心，心剖開來還能活得了嗎？所謂七竅，古人也講，兩個眼，兩個耳朵，鼻孔有兩個鼻孔，再加上一個嘴，這叫七竅。這七竅怎麼來的？《莊子》寓言裏面講，他說渾沌沒有眼耳鼻，眼耳鼻口都沒有。結果有人說，既然沒有，就把它



開開眼睛，開開耳朵，一開，這個渾沌就死掉了，這是《莊子》的寓言，所以七竅的來源是如此。由殷紂王對付殷家、這都是他的家族，一個是他的庶兄，還是他同父同母的哥哥，另外兩個是他的叔伯、叔叔伯伯，三人的下場，這種遭遇這麼慘，可見得殷紂王暴虐到什麼程度。

相對的來講，這三位都是仁者。都是對於殷家憂國憂民，憂著殷家到了殷紂王的時代快亡國了，憂著當時的老百姓，被殷紂王這麼暴虐的話，老百姓的生活也是苦不堪言。這三位仁者，憂國憂民的話，這種表現孔子認為，都是仁者。都是仁者，仁是什麼呢？仁是從道德用出來的。孔子讚歎這三位都是仁者，肯定這三位。雖然遭遇著悲慘的那種境遇，下場那麼悲慘，但是他成就仁德了。成就仁德就了不起，仁就是從德來的，德就是從道出來的。成就仁德，他們三個人箕子沒有死，比干是死了，微子去之，不管是當時死也好，沒有死也好，成就仁德，他這個道德就是在人天之上。人道是講合乎五戒所講的，天道講究十善業，這個仁講到開始當然離不開仁。就人道來講，仁義禮智信，開始學的話，也是要學仁。天道十善業也是離不

開仁，仁學到圓滿了，超出了人天，這種脩養就是到了道德的那種境界。所以大家研究的話，「殷有三仁焉」，在仁字上好好研究。一個人的色身，那是虛假的，任何人活到什麼年齡，都有一死的時候，因為身體就是假的，身體雖然是不存在，仁成就了，道業能夠得到了。這章書要知道這個仁字，脩道必須從仁上面來開始學，所以孔夫子教學生，無論那一個學生，孔夫子都教他先學仁，重要處就在此。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現在請各位看《論語講要》七六八頁，從這一頁的最後一行開始，「柳下惠為士師」，士師是一個官位。「三黜」，黜就是把他降級了。根據《說文解字》講，「黜是貶下也」，貶下就是把他的官位降級。孔安國的注解，以及《皇侃》、《邢昺疏》他們解釋，柳下惠為士師是指什麼呢？就是在魯國作典獄之官，典獄，就是管理刑事案監獄的官，古時叫刑官。他作的典獄之官，無罪，本身沒有犯什麼罪，而三次被黜，黜退就是三次降了級。「人曰：子未可以去乎。」這沒指的什麼人，就是有人問柳下惠，子就是指的柳下惠，他說，上面把你三次黜退，你還不離開你自己的國家，你要離開魯國，不要幹這個事情，到國外去算了。

「曰」，這個曰就是柳下惠說的，答復那個人的話。「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直道，直道就是完全按照典獄的責任，盡其責任叫直道，也就是說，完全依

照法令來作典獄官。這樣作的話，焉往，焉當何字講，何往。你無論到那裏去，而不三黜。這個直道除了按照法令來執行以外，對於君主來講，也是用直道來事奉君主。如果君主是明君，你用直道事奉他，那好，君臣都是道義結合；如果君主不是明君，他要你藉著在典獄官這個位子上，他要你利用這個職位幫他辦事情，為他謀求利益。你用直道來事他，與他相悖，那就是三黜。這個不但是在魯國，在那個時候，那一個國家，你要找一個明君，很難找，所以焉往而不三黜。

「枉道而事人」，枉道就不是直道，委曲，枉是委曲了。委曲這個道，不講這個直道，作這個法官、典獄官，不必按照法令這樣執行。要執行的就是完全迎合國君的意思，為國君來辦事情，就是枉道而事人。既然枉道而事人的話，可以不被三黜，可以不被三黜的話，只要枉道，在魯國也行，魯國是他的父母之邦，那又「何必去父母之邦」呢？這兩者的意思，直道而事人，在魯國三黜，到其他的國家也是要三黜。如果是不以直道，用枉道來事人的話，在魯國也可以不必三黜，既然在魯國不必三黜的話，那又何必到別的國家去呢，在魯國，魯國還是自己的父母之邦，

那就不必離開了。這個意思，柳下惠他還是要直道，不肯枉道。這樣一說出來的時候，不就是答復那個人了嗎？他說，「子未可以去乎」，不在去不去的問題，是在他要堅持用直道來事人，直道事人雖然三黜，他也不在乎，他也不肯枉道。這就看到柳下惠，那時候的確是一個好的典獄之官，這叫士師。孔子既然這樣稱讚柳下惠，記載《論語》的人也把柳下惠記下來了，就是說，顯得在當時，像柳下惠這種好的典獄官已經很難找到了，所以特別推崇。

這章書雖然沒有加上孔子曰，只是記載柳下惠這一樁事情，可見得在那個時候，照柳下惠這樣的典獄官已經是不容易了。到後來更難找，我們在今日之下看看吧，像柳下惠的人，有，還是有，不像柳下惠的人，多啊。記載這一章經書，就是教我們學柳下惠。學柳下惠什麼，學直道。直道這個直字，直字好，直心就是道場。我們學道，學道在道場裏學，道場不但指的一個建築物，有這一個場地，重要就是心，直心，直心就是心心在道上面。《論語》記載這一章，就是教我們學柳下惠，要學一個直道，這章書我們就從這裏來研究。至於柳下惠為什麼叫惠字，惠是

論語講要講記【微子第十八】

他的諡號，《講要》裏面有講，這是他太太給他定的諡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請看七七〇頁，「齊景公待孔子」，他說：「若季氏」，我拿季氏這樣的來待你的話，「則吾不能」，我不能夠拿季氏那種地位來待你。那怎麼呢？「以季孟之間」，季氏、孟氏之間，比季氏要次一等，但是比孟氏要高一等，就是之間。這個字大家現在都是當閒字看，在經典裏面它是閒字，季孟之間。季氏、孟氏都是魯國的三家，孟、叔、季，這三家。三家，這個季氏掌的政權最重，孟氏在三家之中他是最低的，所以齊景公跟孔子說，拿季孟之間來待他。

齊景公什麼時候跟孔子講這一番話呢？根據《史記》〈孔子世家〉裏面記載，孔子在三十五歲的時候，魯君、魯昭公被三家把他趕到國外去。魯昭公當時候，看到政權分掌在三家手裏，他自己受不了，想要把三家的政權收回來一部分，這個引起三家的反對。結果魯昭公沒有辦法，只好逃到國外去，逃到齊國去。大概就在這

個時候，孔夫子也跟著魯昭公也到了齊國。孔子在這個時候，齊景公曾經有兩次向孔子問辦理政治的道理，就是問政於孔子。孔子就跟齊景公說：「君君、臣臣、父、子、子。」君要盡到君的責任，臣子要盡到臣子的責任，在家庭裏面，父、子各能盡其本分，這講五倫。拿這五倫的道理來講給齊景公聽，齊景公一聽很歡喜，齊景公就準備拿一塊田地封給孔子，結果是被晏嬰阻止住了，沒有成，因此後來齊景公就講出待孔子之道，就是這一章書所講的。這個待字，待孔子曰這個待字，《史記》〈孔子世家〉裏面講「止孔子」，不是講待孔子，是齊景公止孔子，止是什麼呢？按照劉寶楠的《論語正義》講，是安止。齊景公要把孔子安止在齊國，就是這一番的道理，待孔子就是要安止孔子，所以講出下面這一番話。

這一番話到後來，這是兩段，前面講，「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後面加個「曰」，另外一次就是因為他要想畫出一部分田地，封給孔子的時候，被晏嬰阻止住，下面他講了：「吾老矣，不能用也。」齊景公對孔子說，我現在已經老了，你所講的這種辦法，治國之道，我現在沒辦法用了。這麼一說，「孔子行」，



注意是孔子行。孔子到齊國，那個時候還是要行道，道不行那就是齊景公所講：不能用也，不能用也的話，就是把孔子留在齊國，受齊景公給他奉養，那有什麼意思，不能行道，那有什麼用？所以孔子一聽，就趕快離開齊國了。這就是說明，孔子無論到那裏，他的目的就在行道，道不能行，他就要離開，不是到那裏，找高的位子來作官，不是啊，他是行道。

論語講要講記【微子第十八】

##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現在請看七七三頁，這是另外一個時候，根據《史記》〈孔子世家〉裏面所講的，這是在魯定公的時候，在魯定公十四年，孔子年齡有五十六歲了。這個時候魯定公就是用孔子作大司寇，大司寇那是管法律的，大司寇來代理相，那時候相就等於後來宰相。這個時候他就是朝廷裏面一個正式國家大政，有重要政治的事情，孔子就是參與國家大政，他就幫助魯定公治國。治國三個月，聖人幫助君主治國三個月，商店的商品不二價，道路上有人家遺失什麼東西的話，不會就撿起來，叫路不拾遺。你看看，整理到這樣好，這個時候魯國治得一切都上軌道，這叫大治，大治不是普通的，一切都是治理得非常妥當。

齊國跟魯國地理是接在一起，齊國這個時候，就恐怕魯國強盛了，來侵略齊國，所以他就想辦法，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避免將來魯國強大之後，來侵略齊國。齊國這個時候就用一個計策，這個計策就是用女樂，將女樂化妝起來，並且配戴了很

多寶物來迷惑魯國的君主，想把魯君迷惑之後，孔子的道就不能行，結果這個計策成功了。所以那個時候選了八十名的美女，這八十名美女能歌善舞，拿現在來講，就是那些藝人，又會唱歌又會舞蹈，帶來之後，還有那些馬匹等等，送給魯君，魯君不好意思接受。那時候季桓子就叫魯君，你先到外面看一看，一看之後，果然，魯君一看到，非常歡喜，接受了。接受之後，三天不上朝，不理朝廷的政治。這件事孔子已經看出來了，魯定公被女樂迷惑了以後，他在朝廷政治辦不下去。但是還沒有馬上離開，過一個時候，魯國在郊祭的時候，在郊外祭祀的時候，要用祭肉，用煮熟的肉來祭，祭了之後，就把煮熟的肉，分送給朝廷的大臣來分享。為什麼呢？祭則得福，吃了祭肉可以分享得到福報，這個祭肉叫作胙肉。魯國在郊祭的時候，沒有依照這個禮，把祭完了以後那個胙肉分送給大夫，當然也沒有分送給孔夫子，這個時候孔子行了，行是什麼呢？離開了魯國，到了衛國去了。所以，「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季桓子受之，是他帶魯君來受之，把這責任歸到季桓子那裏去，魯君是「三日不朝」，後來又不把胙肉送給大夫，也沒有送給孔子，孔子這時候行了，離開魯國了。

前面這一章，這裏又一章，兩章到後來都有孔子行，各位研究研究看，前面一章孔子行，這在什麼時候行呢？齊景公跟孔夫子講，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一聽，趕快就離開齊國，沒有多待任何一個時候。在齊人歸女樂這一章，三日不朝，後來又燔肉不分送給大夫，孔子這個時候才行。兩處，一個是在齊國，一個是在魯國。魯國是孔夫子父母之邦，他不到不得已的時候，他不會離開父母之邦，他離開魯國，真正是不得已。看看這個道，實在在這個父母之邦行不下去，不能行，他才離開。這兩處這個行，這有分別的，兩處行，都是為了行道，道不能行的話，他就離開，不會貪圖官位。我們學孔子、研究《論語》，就要學孔子這樣行道，不是行道，我們人在世間這一生有什麼意思。我們學行道，不必等到成就聖人，在開始學的時候，就要行道，一開始學的時候，我們目標就在道上面，自己這樣脩行，我們將來給人家講《論語》的時候，也教人家這樣學，你就是君子儒，君子儒是成己成物，成就自己也成就他人。後面在七百七十四頁，那是孔子到處求著行道，但是無論到那裏，人家都不能了解，孔子為著行道才周遊列國。不是行道，他在魯國還是很好的生活下去，魯國君臣都是尊敬他。但是孔子不求這個，而是希望到各國，周遊列國

是求其能夠行道。所以到後來，後面這幾章都是孔子到了那個國家，遇到有些隱士，隱士實際說起來也不了解孔子。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請看七七四頁這一章，你看孔子周遊列國，到了楚國。孔子周遊列國的時候，那時候在陳蔡之間，困，受到困難，困難到沒有糧食吃。後來由楚昭王出了兵，來迎接孔子，把孔子接到楚國去。楚昭王也想封他有七百里的土地，但是被楚國的令尹來阻止了。後來楚昭王去世了，不在世間了，孔子這個時候還在楚國。在楚國時候，「楚狂」，楚國有個狂者——「接輿」，他唱著歌而過孔子之門。「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鳳兮鳳兮，是他唱的這個歌，何德之衰，你這個德為什麼這樣衰弱呢。「往者不可諫」，以往的時候沒辦法勸諫你、勸告你，「來者猶可追」，未來的也還可以追，可以不要那麼衰了。「已而已而」，好了，算了，算了。「今之從政者殆而」，現在的時候，從政的人都是如此，你想找那個聖君，找不到了。這幾句是他唱的歌詞，藉著這個鳳兮來比喻孔子，鳳是什麼呢？鳳鳥，聖君在位的時候，牠才出來；

沒有聖君在位，鳳鳥不出來。那個時候，那裏有聖君，你孔子周遊列國，遇不到聖君，就等於鳳兮出來的不是時候。既然不是時候，來者可追，未來的你還可以追及。那就是勸告孔子，你不要再周遊列國了，你找聖君找不到，你不如還是避開這個亂世，來隱居起來吧，所以，已而已而，罷了，罷了，你不要再周遊列國了。

「孔子下」，孔子一聞到這個歌，下就是從屋子裏面，走到堂的下階，這不是從車子上下，不是下車子，是從屋子裏面下來，下臺階。「欲與之言」，想跟楚狂說說話，孔子一下來的時候，這個隱者怎麼呢，「趨而辟之」，很快的就走開了，辟就是避開來。「不得與之言」，孔子還沒有跟他說話，他已經離開了。孔子想要跟他談話，當然孔子要把他周遊列國的這個動機，他的目的當然要跟這個楚狂談一談。既然這個楚狂離開，不能跟他談，孔子周遊列國這個動機也就沒辦法談了。

因此在〈孔子世家〉裏面講，孔子這個時候就從楚國又回到衛國來。在這個時候，孔子年歲已經有六十多歲了，〈孔子世家〉說，孔子這個時候有六十三歲，正是魯哀公六年的時候，這是在周遊列國遇到這一位楚狂，這個楚狂是個隱士，在當



時來講，他也是辟亂世的一個隱士，不是普通人，因為不是普通人，所以孔子下來想跟他談談話，談談話的目的，孔子就想把他自己周遊列國的大意跟他談一談。可惜這個楚狂他自己避開了，沒有跟孔子談話。如果他要跟孔子談談話，也許孔子把作隱士的楚狂能改一改，你可以出來跟孔子學。可惜沒有，那個狂人沒有跟孔子能夠談話。

論語講要講記【微子第十八】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請各位看《論語講要》找到七七六頁，這一章又是另外一種的隱士，他遇到孔子，孔子叫子路去問津。問津是找渡口，在內地河流裏面，要渡河的話，有渡口，這叫津，叫子路問津。問津，先問長沮，長沮問他是誰，然後又問桀溺，兩個人問法、答復的都不同，最後孔子就憮然而曰，後面這一段話很重要。

這篇文章我們先把經文先說一說，這一章經是孔子在周遊列國的時候，根據《史

記《〈孔子世家〉》裏的記載，孔子那時候，正是離開當時一個葉、樹葉的葉，那時候屬於楚國，他離開葉那個地方，要回到蔡地來，蔡就是姓蔡的那個地方。在當時也是兩個很小的國家，幾乎不能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就在這個時候，在楚國路上遇到，前面講的長沮桀溺這兩個人，孔子就叫子路去問津，因為孔子在這個時候要過河，那裏有渡口，孔子不知道，要子路下去問這兩位，「問津」。津是江河渡口的地方，在那裏問這兩個人。這兩個人在當時都是隱士，為什麼作隱士呢？那個時候還是周朝，雖然是周朝，天下已經很亂了，所以這兩位作了隱士。

首先問長沮，長沮就反問說：「夫執輿者為誰」，子路請問長沮，長沮就反問他，在車子上執輿的是誰，子路說：「是孔丘」，孔丘就是孔夫子，丘是孔夫子的名。執輿是什麼呢？原來孔夫子跟子路都坐在車子上面。那時車子有馬拉著車子，需要人在那裏控制，子路本來是在車子上指揮馬怎麼走，這叫執輿。執輿就是執轡，轡是指揮馬的韁繩，那叫轡，執輿就是執轡。因為子路下車，孔夫子就在那裏執轡，所以長沮問：「夫執轡者為誰」？這個時候執轡、執輿就是孔夫子。子路就告訴他：「是

孔丘」。「曰：是魯孔丘與。」然後長沮就問，那就是魯國的孔丘嗎？「曰：是也。」子路就說：正是。「曰：是知津矣。」這個曰就是長沮講，既然是魯國的孔丘，他知津，他周遊列國到處跑，他那裏不知道這個渡口呢？這是有含意的。《論語》裏面這個文辭用比喻的很多，是知津矣，長沮就沒有告訴子路。

沒告訴他，子路就問第二位，第二位就是桀溺。「桀溺曰：子為誰。」各位注意這篇文章有變化的，前面是問在車子上的執輿、是問孔夫子，第一個問明白，是孔夫子。這個第二位他就不必問了，桀溺就問子路了。子，說的就是子路，你這位先生是何許人、是誰？「曰：為仲由。」我叫作仲由。這個稱呼也要注意，自己對人家稱呼，稱呼自己名字，不能說我。仲由，子路姓仲名由。桀溺就說：「是魯孔丘之徒與」，你就是魯國孔夫子的門徒嗎？換句話，你就是他的學生嗎。「對曰：然。」正是。「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桀溺就說，滔滔，所謂滔滔是古人注解，指的是什麼呢？就是在天下亂的時候，古人也講過，在那時候天下大亂，就像那個水一樣的，污濁的水，亂得滔滔，天下皆是，他是這麼講的。這裏講，指的是什麼呢？

滔滔者意思，是你跟孔夫子周遊列國，周遊列國到天下到處跑。滔滔就是周遊到天下，在這個亂世，你走到那裏，天下皆是像水一樣混濁的，都是亂的。「而誰以易之」，誰能夠改變呢？天下，你到那一個國家，看的都是這個樣子，你怎麼改法子，改變不了的，誰以易之，誰能把天下這種亂，能夠改掉，改不了，這就說出當時的狀況。「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這個從讀縱也可以，從是跟從，我們讀從，一般人好懂，隨從，照古時講法是讀縱。且而，而就是當汝字講，指的是子路，而且你與其跟從辟人之士，辟人、辟士就是避免的意思。逃避之士，在經典裏面是用這個辟字，而且你與其跟從辟人之士，那就是孔夫子。孔夫子離開魯國，到各國去幹甚麼呢？孔夫子到各國作什麼，並不是說到各國去找一個大官來作，他是希望看看那一個國家，這個國家的君臣能不能夠實行這個道，他是這個意思。桀溺講，你要追隨孔夫子，他是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何如，豈若是何如，與其這個上下兩句，這是作文一個習慣用比較的方法，與其：豈若：，與其是否定的意思，豈若是肯定的意思。與其你從一個辟人之士，你跟孔夫子到處跑。你就不如，豈若是不如，不如從辟世之士。辟世是桀溺他自己指他自己。他自己是

隱士，那裏也不去，他就隱藏起來，不出來作任何事情，也不到什麼地方去，他是個辟世之士，他自己稱呼自己。那就是說，與其你跟孔夫子到各國去，找有沒有行道的機會。他這還不知道行道，他以為是到處跑，找一個比較不亂的國度，那就不如跟我作隱士好。說完了以後，「耰而不輟」，耰就是他在那裏耕田除草這一類的，不停的在那裏作他的工作。

「子路行」，兩個人都沒有答復他，子路就跑回來了。「以告」，然後就把這一段兩個人講的話，稟告孔夫子。「夫子憮然曰」，憮然曰是很悵然，悵然好像是很不得意的樣子。孔子說了：「鳥獸不可與同羣」，就是說假如照兩位，長沮桀溺所講的話，要作隱士。隱士到那裏去隱，要到山裏面，到山林裏面去隱居起來。在山裏作什麼呢？山裏沒人住的地方，那個深山裏面就是鳥獸。孔夫子說，到深山裏面跟鳥獸生活在一起，跟鳥獸為羣，跟牠們一同生活在一起，這是不可以的。人總是要在人類社會上，與人羣相處，不能跟鳥獸相處的。「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與是相處，我不跟人羣相處，我跟誰相處，你叫我跟鳥獸相處嗎？這個是辦不到的事情。

孔子又講：「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天下有道的時候，丘就是孔夫子自己稱呼，不與易也是我不必改變他們。這個孔夫子講的意思就是說，天下有道，天下人他愛怎麼生活，隱居也好，在人羣社會之中作什麼事情也好，各有其道。天下有道是天下人各有其道，丘不與易也，我不必改變他們。孔夫子聖人的話很好，就是現代講的民主，你信你的道，我行我的道，我不必改你，你也不必改我，各行其道，聖人的話說得很好。所以古人的注解就講過，《皇侃》的注解裏面引用江熙的一句話說，江熙說：「丘不與易，蓋物之有道」，人物，人各有道，所以「大湯武亦稱夷齊」，大湯武就是湯武，成湯王、周武王他們兩位都是把暴君、暴政推翻了。成湯王把夏桀王放逐出去，周武王把殷紂王討伐掉了，所以大湯武，這兩位是很偉大的，值得尊敬他們。亦稱夷齊，夷齊是伯夷叔齊，伯夷、叔齊這兩個人也是不錯，但是不能跟湯武相比。可是一方面稱讚湯武，也稱讚夷齊。湯武他出來革命，有他的道，值得人家尊敬；伯夷、叔齊也有他的道，也值得稱讚，這就是江熙講的話。再有，還舉個例子，也是《論語》裏面講的，「美管仲而無譏邵忽」，讚美管仲，對於邵忽也稱讚他，表示各有其道，孔子都尊重人家。



我們把經文意思大致的了解，我們要研究的時候，就從這一章經文裏面，講到孔夫子跟隱士——長沮、桀溺。長沮、桀溺是隱士，孔夫子不作隱士。為什麼不作隱士？孔夫子要推行他這個道，他這個道就是王道，要實行王道。王道在當時來講，一方面要各國的國君不要互相來討伐，這個國家要攻打那個國家，那一個國家又攻打另外一個國家，這個使得天下大亂。每一個國君把自己國家治理好，用王道治國。各國之上，那時候還是周天子，周天子是周王，要尊重周王。孔子要實行道，到天下是希望那一個國家的國君，他了解這個道理，他能採用孔夫子這個王道的思想。王道思想必然是愛護自己國家的國民，一切都要為自己國民來作事情，孔子是這個理想。所以他到處跑，他跟長沮、桀溺隱藏起來，那個不能相提並論。

我們從這裏了解孔夫子，孔夫子行道，這是我們中國文化傳統的、非常好的一種精神，這個文化精神我們要研究什麼呢？孔夫子已經成為聖人了，他還是到處跑，他為的就是要關心天下人。我們現在學孔夫子，學孔夫子怎麼學法子呢？我們現在還沒有成為聖人，成為聖人不是那麼容易的。我們普通講成為聖人，深入的研

究，成就聖人之後，世間這些萬事無常的現象都消失掉了。聖人怎麼成的，聖人，孔夫子在《論語》裏面講「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孔夫子的孫子——子思子作的《中庸》，開頭就講「天命之謂性」，這個性，天命之謂性這是人人本有這個性。只要我們人人本有這個性，把它開發出來，或者講啟發，把它啟發出來，這個性上面沒有世間這些。就自然界來講，有地震、有海嘯、有龍捲風、有大雨、大旱，這都是世間生生滅滅的假象。這些假象由於我們一般人，不明瞭自己的本性，才招來這些假象。一旦我們明瞭自己本性的時候，起心動念都是向自性上面來追求，一切向自性中求。自性怎麼呢？沒有這些災難，天災人禍也沒有。進一步講，不但沒有天災人禍，生老病死、生死問題也沒有。生死就是由於我們不認識自己的本性，然後才發生自私自利的心，一切都要侵佔別人的，來據為自己所有。這就鬧得有生死、有天下大亂。本性上萬德萬能，什麼都有，只要明瞭自己本性一切都具備的話，別說世間這些無常的假象消失掉了，生死的問題也就沒有了，那就真正成為聖人了，就佛家來講，就成了佛。從這個道理我們了解，我們學孔子，一開始學的時候，我們就知道怎麼個學法子。

我們不要跟現在天下人來學，天下人一切都是講利，比如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一開頭就問，「叟」，你老人家，「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就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有仁義，你何必講利。所以孟子開頭就講，教天下人不要講利，利就是現在人講功利，要講什麼呢？要講仁義。現在人都是講功利，講功利實際上都是自私的。就算他這個國家一切為他自己國家好，他要向國外侵佔，或侵略其他的國家，你這功利就是偏了。功利，真正要講功利，加一個公字，天下為公的公字，那才是。你要愛護自己本國的人民，也要愛護天下其他各國的人民。假如不是如此，你這功利就是自私自利的，與孟子的思想完全相反。我們學孔夫子就不要講功利主義，我們要講仁義道德，仁義道德，那就是開發我們自己本性，在學的時候如此，我們學成功了，還是要利益天下人。

孔夫子已經成為聖人了，自己生死都解決了，孔夫子他的本性開發出來，這是沒有問題，孔夫子那裏還有生死，我們看見孔夫子雖然有死，那是我們凡夫的眼看不出來，真正的孔夫子，他始終還是在人間，他換換身分而已。所以他還是始終在

人間，到處行道，我們就要學孔夫子。開始學的時候，我們這樣學，學成功了，我們還是要跟孔夫子一樣，還是在人世間來行道。為什麼呢？人世間不僅僅是我們這個地球上，地球以外還有其他的星球。按照佛法來講，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尊佛所教化的一個範圍，那裏有多少國家，多少天下。所以這樣看起來，儒家講成為聖人，佛家講成佛，成聖人、成佛以後，他始終到人世間來，要教化眾生。因為天下這麼廣大，芸芸眾生那麼多，天下的眾生太多太多，數不清。所以成了佛、成了聖人以後，還是不休息，還在那裏教化天下人。我們學孔夫子，學了這一章經，我們就這樣學法子。這樣看起來，我們有什麼理由說中國文化現在不適用了，不合時代了。講這些話的人他不了解，不了解我們中國文化真正的精神在那裏，我們不要聽那些人的話，在這裏，我們要跟孔夫子學。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請看七八一頁最後這一行，這也是遇到一個隱士，「子路從而後」，孔子跟子路還是在那裏到處跑，周遊列國，跟前面還是一個地方。而後，子路跟從孔子，結果落後了，落後就是沒有找到孔夫子，就是子路一個人。「遇丈人」，遇到一個丈人，是一個老者要扶杖的人。「以杖荷蓀」，用他這個杖來背著那個蓀，蓀是農民用的一個農具。子路就問他，「問曰：子見夫子乎？」子就是稱呼那個丈人，你老人家看見我的老師嗎？看見夫子了嗎？學生稱老師為夫子，你看過我的老師嗎。丈人說：「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這幾句話，古人有不同的注解。先講古人注

解就是說，指責，這是丈人指責子路的話，你四體不勤，不勤勞。四體指的身體、人身，不去勤勞。五穀也不分，五穀分就是培種五穀，孰為夫子，誰是你夫子，這是一種講法。但是後來有人注解，這個講法不合理，應該是丈人自己講的。丈人說，我是個農人，我四體不勤，不勤這個字在古文，《說文解字》，古時候用詞，不勤就是勤，不分就是分。它這個習慣上用的往往用不，用反義的，就是指的勤，這是正義。就是說，我是個農人，我四體要勤勞，我在這裏要工作，我五穀也是要在這裏跟它分植。這樣的話，我工作都沒有空閒的時間，我那裏知道誰是你的老師？我只管在這裏工作，勤勞自己來分植五穀，我那裏知道誰是你的夫子，這樣講很合理。所以雪廬老人在講這一章經的時候，他就採用這一種講法。

丈人講過之後，「植其杖而芸」，植其杖，這個植當倚字講，倚著他這個杖來芸，芸是耘草，除草的意思。這個芸字，陸德明的《經典釋文》裏面講，這個芸字是借用的，應該是耒字邊加一個云字。耒是農具，上面三橫，第一橫是一撇，加一直，那個叫耒字，那是農具。耒字邊再後面加上這個云字，那就是耘草的意思。這個芸，

草字頭，原來是個香草，它不是指的那個。在經典裏，它既然是這樣，又不能改，古人研究經典，或者注解經典，都要守住這個規矩，遇有不妥當，認為是不對的時候，加以註明是可以的，不能把這個字改掉，加以註明一下就是。他就繼續來耘草，「子路拱而立」，子路就在那恭恭敬敬的站在那裏。「止子路宿」，到了天氣晚的時候，丈人，止就是留他，留子路到他家裏住，住一晚上。子路到這個丈人家裏的時候，丈人就是「殺雞為黍」，就是招待他，「而食之」，來給他飲食。「見其二子焉」，丈人家裏有兩個兒子，再把他們叫出來，這是古人都有的禮貌，有客人來的時候，把家裏的人，他的兒子叫出來，來見見客人。丈人留子路到他家裏住宿，他用殺雞為黍來招待子路，並且把他兩位兒子叫出來，來見客人，見子路。「明日」，到第二天，「子路行」，子路就辭了丈人，他找到了孔夫子。「以告」，就把昨天遇到丈人，聽丈人講的話，丈人又怎麼樣招待他，把這個經過稟告孔夫子。

「子曰」，孔夫子說了，「隱者也」，隱者就是隱士，是個隱居的人。「使子路反見之」，孔夫子就叫子路回過來，再來看看那個丈人。子路一到丈人家裏，回來看，

「至」，一到丈人家，「則行矣」，丈人已出去不在家了。「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下面這一段話，是孔夫子叫子路反見之，就是孔夫子叫子路把這一段話告訴丈人。丈人不在家，子路曰，子路對誰說呢？就是對丈人家裏的兒子講的一番話。各位學《論語》，文章的章法也要知道一點，前面招待他，為什麼要把他兩個兒子叫出來見見客人呢？如果沒有那一句話「見其兒子焉」，這個時候，丈人又不在家，子路把孔夫子的話對誰講。前面是伏筆，到後來才有照應，這些文章結構也要了解。

所以子路就跟那個丈人的兒子說，「不仕無義」，不仕就是隱居不在國家來作事情，你看見國家亂了，你不出來作官。古時候作官就是辦政治，你不出來辦政治，不幫助國君來治國的話，認為這個世間很亂，自己保持一個清潔之身，這個無義。什麼叫無義呢？中國文化講五倫，五倫在家庭講，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和順，家庭的三倫。外面呢？上下的關係就是君臣，平等的關係就是朋友，外面兩倫也就把外面社會人羣，整個把它連合起來了。君臣，古時候是君臣，我們不要現在一聽到君臣，就認為那是古時候封建思想，不是的，只是上下的關係。拿現在講，政府



裏面的機關首長是君，機關裏面的屬員是臣。在一個民眾團體裏面，工廠的廠長是君，工廠的員工是臣，這都是。它沒有什麼像過去一般人所講的，君臣就是指的朝廷的君臣，不是那麼狹義的講。它是講人羣之中在家庭以外兩種組織，君臣是代表上下的關係，朋友是代表平等的、橫的關係，所以講五倫哲學，天子就把天下人團結在五種關係之中。一個國君把他的國家也用這個五倫，把全國的上下平等的，都是結合在這五個對待的關係之中。就這個五倫文化來講，你不出來作事情，隱居起來，就廢掉君臣之倫，廢棄君臣這一倫，這個意思叫不仕無義。你不出來辦政治，不幫助國君來治國的話，你自己保持自己本身清潔，君臣這一倫，這個大義，君臣之義就是廢掉了，就是無義。

「長幼之節」，例如說，朋友有長有幼的，長幼，你在社會上遇到年紀長，應該怎麼樣尊敬年紀長的人。年長的人遇到年幼的人，應該怎麼樣愛護他，這是在古禮講五倫的時候都有。在《禮記》上講得很清楚，不能廢，這是禮節，長幼的禮節。在這裏，就從這個丈人叫他兩個兒子出來見客人，這就是長幼的禮節，這個長幼禮

節不能廢棄，一廢棄，人與人之間就失去厚道的那種風氣，所以長幼之節，不可廢。「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你丈人你知道，長幼之節，不可廢，你也知道把你兩個兒子叫出來見客人。那麼君臣之義，怎麼能夠廢呢？那更不可廢。

「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自己想著要把自己的身分，要保持得很清潔，潔其身不是指的洗洗澡，把身體保持很清淨，而是指的人格，人格要清潔，就是潔身自好的意思。你自己在亂世，你自己想潔身自好，而亂了大倫，而把人類的五倫之道，尤其是君臣這個大義，怎麼能夠亂呢？這個亂就是當廢字講，欲潔其身，而廢棄大倫，這是不對的。從正面來講，「君子之仕也」，君子，就像你這丈人一樣，你雖然作隱士，你是有學問、有品德的人，這是稱得上君子。你這有學問、有品德的君子，你出來從事政治，幫助國君來治國，是「行其義也」，你是實行、是履行五倫這個大義，是君臣之義。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你出來作事情，你是實行君臣之義，至於你認為現在這個道不能行，不能行，君子早已知道，你應該早已知道了。知道了，為什麼還

要出來呢？出來就是君臣之義。這是孔夫子他跟隱士不同的地方，隱士知道道不行，他就隱起來了，既然道不能行，出來有什麼用處呢？孔夫子不是這樣。孔夫子是知其不可為，而還是要為之。就是普天之下都是亂，都不能行其道，孔子還在那裏到處跑，到處看看，還有沒有一點希望。只要有一些希望，一絲希望的話，他都要把握住，求其這個道能夠行得出去。孔夫子這種精神，這是我們要學的。君子早已知道，你丈人雖然知道道不行，你是隱藏起來，孔夫子他的意思不是如此，不行，不行總是希望還能夠有行的機會，這是孔夫子的想法。

這種機會好像我們在後來看起來，孔子周遊列國，始終把這個道沒有行得出去，孔夫子告訴丈人這一段話，不是落了空了嗎？沒有用了嗎。但是我們研究學問，要從歷史長久的時間來明瞭，孔夫子在當時，不錯，他到處去訪問這些國家的君主、那些朝廷的臣子，他們都不了解孔夫子，孔夫子找不到實行道的機會，後來還回到魯國。回魯國之後，他整理五經，把中國傳統的文化，傳統文化說到最早，就是從伏羲氏開始。伏羲氏到後來軒轅黃帝、唐堯、虞舜、到夏商周三代開國的這些君主，

那都是聖人。這些聖人在當時，都不錯，把天下治得很好。就算堯舜吧，堯舜是最了不起的君主、天子，他們能夠把天下都禪讓給人家，所以孔夫子最尊敬的是堯舜。再就是文武，周文王、武王，但是這些以往的聖人，「人存政舉，人亡政息」，聖人在位的時候，政治一切治得好；聖人不在位的時候，交給後人，後人一辦就錯、就壞了，人亡政息。能夠把這個王道的文化，聖人的這個文化傳下來，還是靠孔夫子把這五經，自己又作了《春秋》，文字記載下來。這還不算，他教學生，他的學生三千弟子、七十二位賢人，這才把中國文化傳下來，一直傳到現在，不用孔夫子這個學術思想還是不行。

所以現在就中國大陸來講，現在中共他也知道孔夫子學問最重要，他在世界各國都成立孔子學會，在大陸上各地方，也成立孔子學會。這就證明孔夫子的學術，當時雖然這個道沒有行得出去，但是他這個道用文化記載下來，五千年到現在，還是須要他的文化，他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這個王道文化，國家不會侵略別人，只是教國內的民眾安居樂業，這還是在生活上面。最重要的，中國文化是教人人都

要學聖賢，學聖賢就是在有生之年安居樂業，一切都是安定。最重要的就是解決生老病死的問題，要學聖賢，學聖賢好處在那裏，就是跟佛家講學佛是一樣，我們人生最大的痛苦，生生世世的生死不能了，生死不能了，愈到後來愈痛苦。基督教講世界有末日，佛法講有末法時代，儒家文化講的是什麼呢，講亂世，這個亂世就是人心造成的，人心就是不明瞭自己有真如本性，他才有亂世。就國家來講，國家領導人，這些總統他不了解自己有真如本性，自己有能力強盛起來，就侵略別人，這就不是中國文化，中國文化那裏會侵略別人。相反的，人家侵略過來，像中國，一個是在元朝，一個是在滿清。元朝是侵略過來，它愛慕中國文化，它連同外蒙古都是自己併到一個中國來了。滿清在滿州，它原來是一個很大的國家，它把明朝滅了以後，它來作中國的主人。作中國的主人，結果它羨慕中國的文化，王道文化，它連東北那個廣大的土地，併到一個中國。這就證明中國文化是王道文化，不會侵略別人。反過來，受人家侵略，而那個侵略的人，還自動的歸化到中國來。這是我們中國文化最特殊的地方。我們千萬不能跟人家講，我們中國都是君主專制，要不得的，現在用不到了，這些話都是現在那些，不明瞭道理的人講得出來的。我們研

究研究歷史，我們知道中國文化是這麼好，我們沒有理由不學習。這一章書我們就說到這裏，我們學就要學孔夫子，學孔夫子就是把這個文化精神，普遍的要弘揚。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請看七八六頁，「逸民」，就是自己作一個在野的，自己放逸的一個民眾。這些人品德學問都是好，就跟那些隱士差不多，這個不完全講隱士，這是講逸民。孔子把這些逸民舉出來，每一位都有他特殊的地方，都能值得人尊敬。舉出來以後，孔子自己說，我跟這些逸民不相同，最後那個很重要。這一些逸民，根據包咸的解釋，這七個人都是逸民之中的賢者。七人中的虞仲，古人都是講仲雍，就是吳太伯的弟弟，有的說是仲雍的曾孫，這也是很難考了，就是周武王所封的虞仲。這七個人是在什麼時候的人，不必詳細考據了，下面注重孔夫子的評論。

「伯夷、叔齊」等，除了前面虞仲之外，下面就有六個人，沒有朱張，因為朱

張這個考據也很難考。孔子評論，「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這是指伯夷、叔齊，伯夷、叔齊他的志向不肯降低，也不污辱自己身分。所以那時候，周武王伐紂的時候，伯夷、叔齊來勸告武王，不要伐，這是講的伯夷、叔齊，他是不降其志。皇侃也講，伯夷、叔齊後來隱居，當時為什麼呢？周武王伐紂的時候，他勸告周武王，他堅持一個志，因為當時紂王雖是暴君，還是天子。武王還是在西方小國、還是個諸侯。不能以諸侯伐天子，他是堅持這一個志，他當然也不願在紂王朝廷裏作事情，所以不辱其身，他是個逸民。

孔子評論柳下惠的時候，還有少連，「降志辱身」，他們兩位，一個是柳下惠，一個是少連，降志辱身就說柳下惠，他出來作官，這是降志。辱身是說他受到污辱，他也不在乎。但是「言中倫，行中慮」，雖然降志，他在說話合乎倫理，行為上面很謹慎，這是孔夫子對他們兩人的評論，為什麼呢？根據《皇侃疏》所講的，這兩位都在魯國朝廷裏面作事情，柳下惠曾經三次被魯君把他降低職位，他還是繼續作他的，在朝廷裏作事情。雖然如此，他的言行還是合乎倫理，行為謹慎，這是孔夫



子給他們兩位的評語。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這兩位他是隱居，不出來作事，跟柳下惠是相反的。放言，說話亦不拘束。身中清，他身分保持能夠潔身自好，不受污辱。廢中權就是發言、作事情，放就是把這言論放置出來，不說世間那些。廢中權的廢字當廢棄講，就是在亂世他自我廢棄了，不出來作事情。發言是開放的，他沒什麼顧忌。廢中權就是在亂世不肯出來，自己廢棄自己。為什麼呢？免得招來很多禍患。

孔子把這幾位評論完了以後，自己說：「我則異於是」，他說，我跟上面這些逸民都不同的。異於是，就是孔夫子跟上面評論這幾位的那些言行，不相同。孔子自己怎麼呢？「無可無不可」，就是說，凡是孔子認為可以行道的時候，與道義相合的時候，他就可；與道義不相合的時候，不能行道，他就不出來作事情。就是無可無不可，毫無執著，不會執著一端。就是說，我們人在世間，兩個字重要，一個是出，一個是處。出就是出來作事情，在那個時候就是出來在朝廷裏面，幫助國君辦

事，就是從事政治。處呢？就不出來幫助國君辦事，在家裏作個處士，不作任何事。情。孔夫子是無可無不可，一切都是看能不能夠行道為準，所以聖人無可無不可，這一句話很重要，無可無不可就表示孔夫子不執著。

執著是我們一般人最大的毛病，就佛家的學術來講，有執著就是有我執、有法執。我執就是執著我們自己的身體，這個身體是因緣和合的身體，不是真的我，真我就是真如本性那個真我。執著這個身體，那就有生死，有種種的天災人禍。不執著這個我，那就一切沒事了，這是我執。還有法執，法執就是人人堅持自己的意見，不容許別人的意見，只有自己的意見是對的，別人的意見都是不對的，這叫作法執。這兩種執著才造成生老病死，和世間的天災人禍。把這兩種執著去掉了，就把自己的本性完全啟發出來了，天下沒有事了。所以古人講：「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我們現在天下人，他不學中國文化，不學儒家經典，也不學佛家的佛法。他就是把天下的書，科學的、哲學的念得再多，地位作得最高，作到天下最強國家的總統，在古時候作了大皇帝，我們這樣看，他還是生死不斷的凡夫眾生。他們就是不

了解孔夫子，無可無不可，孔子無可無不可，沒有我執，沒有法執。我們研究這一章經書，就學孔夫子無可無不可，不要有我執，不要有法執。各位可以試試看，你在家庭裏也好，你到社會上跟人家來往也好，或者你在政府機關裏作事情，你在學校裏教書，你學孔夫子這個沒有執著，一切的障礙、一切的問題就沒有。凡是現在有什麼問題，那都是庸人，說不客氣的話，現在世界最強的國家那個總統，他也是庸人。那些庸人我們不要跟他學，他說的話，我們也不要相信他，我們學孔夫子。這一章書，重點就在這裏，果然學孔夫子無可無不可，一天一天的把我執、法執破除，破乾淨了，你就成聖人了，你就成了佛，這一章，你就這樣領悟。

論語講要講記【微子第十八】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請看七八九頁，這一章經根據孔安國的注解，是在魯哀公那個時候，魯國的禮樂已經是崩壞了，就是禮壞樂崩，這些都是音樂家。魯國的禮樂崩壞了，這些音樂家在魯國就是不能生存了，跑到各地方去。這裏有亞飯、三飯、四飯，那是什麼呢？在古時候，天子一天要吃四餐飯，在吃飯的時候，要那些音樂家奏的音樂來誘導天子吃飯，也就是說，拿音樂來引起天子吃飯的興趣。亞飯是第二次飯，三飯就第三次飯的時候，四飯就是吃第四餐的時候，每一餐的音樂家都不同，這是天子一天吃四餐。魯國是諸侯，當時候周天子，因為周公功勞很大，封他為魯國的國君，享有天子的禮樂。所以魯君也可以吃四餐，也可以每一餐用不同的音樂家奏樂，就是引起天子的食欲。

到了魯哀公的時候，這時魯國禮壞樂崩了，所以「大師」到了齊國去，「摯」

就是太師的名字。「亞飯」，「干」是亞飯這個人，他到了楚國去了。「三飯繚」這個人到了蔡地去了。「四飯」到了秦國去了。「鼓方叔」到河濱去了，「播鼗武」到了漢地。「少師陽、擊磬襄」這兩個人到海邊去了，都離開了。記載的時候有這些人，為什麼呢？就記載那個時候，一到國家禮樂崩壞了，就看出來當時這個國家亂，國家一亂，禮樂這些音樂家不能夠在那裏待下去，那就看到這個國家，已經是亂得沒辦法治了，所以記載這一章，表示魯國在那時候，已經是大亂不堪的時候。

記載這個還有一個意思，你要使國家不亂，孔子的教育主張，必得要重視禮樂。禮是講規矩，講禮讓，樂是要講和諧。一個國家，他這裏把魯國的情況列舉出來，就教我們明瞭，你治國不必等到亂的時候，不必等到音樂家到處跑，散到各處。你平時就好好的來培養音樂家，培養音樂家就是自己要以禮樂來治國。要教育國內的民眾學禮、學樂，學禮就是學規矩、禮讓。音樂就是學著一團和氣，你這個國家才能夠長治久安。而且最終的目的，從禮樂上學規矩、禮讓、學和諧，就能明心見性，開發自己的心性，在這裏有這個意思，不必等亂的時候，平常就要用禮樂來治國。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請各位找出《論語講要》第七九一頁，最後那一行。這一章經是記載當初周公訓示他的兒子、伯禽的幾句話。那時候周公要留在周天子朝廷裏面，幫助周天子治理天下。周天子原來是把周公封到魯國，周公自己不能去，由他的兒子伯禽去，到魯國去即位。在這之前，去魯國之前，周公拿這幾句話來訓示他，就是教他到魯國治國的時候，這幾句話要能夠作得到。開頭就說，「周公謂魯公曰」，周公就是周公旦，是孔夫子最敬佩的一位聖人。魯公就是伯禽，周公就告訴伯禽說：「君子不施其親」，開頭這句話，施是疏遠的意思，這個字在《經典釋文》裏面講，它是另外一個字，左邊是個弓字，弓字弓箭的那個弓，右邊是個也字，之乎也者的也字。這個字本來的意思好像是張弓箭的時候，是有一種鬆懈的意思，不用的時候，弓弦是把它鬆下來，引申的意思就是疏遠、廢棄的意思。在《經典釋文》裏面講，這個弛字跟現在經文裏面講的那個施字，古時候兩個字是通用的。既是通用的話，君子

不施其親，周公就告訴伯禽說，君子，你去治魯國的時候，對於親、家族親戚不要疏遠，這是第一句。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故舊，就是老朋友，我們一般到現在有些讀書人還知道，對於朋友就稱故人，老朋友叫故人，這是講故舊，是老朋友，是很久的老朋友。無大故，沒有重大的事情的話，不要拋棄他，就是遺棄他。這裏大故指的什麼呢？根據《皇侃疏》解釋，大故就是重大的事故，重大的事故就是造很重大罪惡的事情。所以《皇侃疏》講大故叫惡逆，罪惡的。所謂逆是像亂臣賊子這都是惡逆，或者是亂了倫常。老朋友，跟朋友相處沒有大的惡逆事情，不能遺棄他，這就是一般人所講的，某某人很好，為什麼呢？念舊，故舊是老朋友，他都是懷念著老朋友，叫念舊。

還有第二句，「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先講君子不施其親，第二句就是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大臣就是一個國家朝廷裏用的大臣，不要使他抱怨，抱怨什麼呢？不以，以是當用字講。孔安國的注解，以當用字講。怨乎不以，你不能使你朝廷的大臣子



抱怨你不用他。所謂用是什麼呢？不是說，你任用一個大臣在朝廷裏面，只給他一個職位，而他的什麼意見或什麼建議，你不採用，這個大臣就感覺沒有用處。你不聽、不接受他的建議的話，那就是不以，就是不用他。所以你想不要使大臣怨乎不以的話，大臣有好的建議的事情，你就要採納他的意見。

最後這一句，「無求備於一人」，求備就整體的來講，你作國君用人要因他是什麼樣的專長，你就用他的專長。他在教育方面是他的專長，你就用他辦理教育；在內政方面，他是專長的，你就用他來辦內政；外交方面他在這上面專長，你用他辦外交，都是用他的專長。你不能說，他是一個專長在內政方面，你又要求他在外交方面，也要能夠施展。他是長於內政，外交不是他的專長，你又要他辦內政又要他辦外交，這樣求備於一人。甚至於他是個內政的人才，你叫他又要辦教育，又要辦財稅、經濟，都要求他能辦到。同樣的，他是個外交善長的，你要他辦內政、辦教育，一切對他求其完全具備全能，這個不可以，就是無求備於一人。備是很完備的，一個人的能力，我們這個能力，我們要知道，可以是全能的，因為這個能力都是從

我們本有的、本性用出來的。可惜我們都是普通的一個人，本性一起作用的時候，就被我們自私自利的心把它污染了。所以我們用出來，只能說我們從過去到現在，在某一方面長期的學習，才具備某一方面的能力，其餘的沒有學習，那個本有的能力就發不出來，這我們要了解。本有能力是全部的，什麼事都能辦的。我們要能夠到這種程度，那就是什麼呢？要學道，學道最重要的就是學著捨己為人，把自己一切的利益都捨棄掉、放棄掉，我們私人一切為我的這個意見，也要把它放棄掉。這樣才可以把在本性外面這層障礙物把它撤除，撤除了以後，我們就可以成為全才，什麼事都能辦，但是我們現在辦不到，所以必須不要求備於一人。

這是周公訓勉伯禽的幾句話，這幾句話是治理國家，當然非常重要。除了治國，《論語》每一章它的經文都是指向著自己的本性。果然我們這樣作，國家當然治得好，這樣來待人接物，不要忘記老朋友，你用的大臣要他能夠發揮專長，採用他的意見，這就是民主。這樣待人接物，這樣治理國家，就是周公教伯禽用理性來治國，發揮自己的理性。理性就是真如本性，一切的事情都是發自本性來作的時候，事情

作出來了，它就一步一步領導我們普通人，能夠歸入到自己的本性。果然能照這樣作的話，聖人他必然是如此，我們依照聖人所訓勉的這幾句話來作，我們就能從這個事實上面能夠明心見性，它就有這麼重要。

論語講要講記【微子第十八】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駟。

請看七九三頁，周家有八位士人，都是很賢能的讀書人。他們在什麼時候，根據包咸的注解，這八士怎麼來的呢？在周朝那個時候，四乳生八子，皆是顯士。一個母親生產四次，四胎，每一胎兩個，四胎就是四乳，生了八個兒子，這八個兒子後來都是很明顯成為賢能的士人，所以在這裏特別記載這一章。乳這個字，根據皇侃的解釋，乳作俱生。俱生就是比如說一胎是兩個，就是雙胞胎，雙胞胎就是俱生的意思。一個母親四次生產，每一次都是雙胞胎，所以四次一共有八個兒子，這八個兒子後來都成為賢能之士。賢能之士讀的音，它有合韻的，所以「伯達、伯适」是一韻，「仲突、仲忽」是一韻，「叔夜、叔夏」是一韻，這個夜讀迓，「季隨、季駟」，隨讀娑，後面那個駟，隨、駟是一韻，所以是八位賢能之士，都是合乎韻的讀法，我們照這樣讀。這八位賢能之士在什麼時候，古人有考據的不少，大致的講，是在周家，在西周，西周是周家當初的時候，這個比較合乎經義。在周家的時候有這八位賢能之士，可見得周家能夠興天下，得了很多人才，周家的人才很多。這裏

舉出這八位是其中部分而已，實際上周家的人才很多。這個意思就是說，一個國家要興起來，它必得要有人才，沒有人才這國家怎麼能夠興得起來。

所以孔夫子的學術思想，就是以人本政治。講這個政治，過去的君主政治，現在的民主政治，孔夫子沒有這樣畫分。你不管是君主政治也好、民主政治也好，以人為本。有好的人才，才有好的政治，沒有好的人才，你說現在講法治，講民主、講法治，昏君一出來的時候，他就利用民主的這個名詞，實際作出來，還是暴君的一種事實。民主國家也講法治，假如是暴君出現的話，他可以把法治毀掉，他自己再另外製造法律，這些都不可靠。孔夫子不講這一套，孔夫子講以人為本。所以無論在過去君主時代，或現在民主時代，孔子認為人才第一，人才就是有品德，有辦事的能力。所以在這裏記載，周家所以後來有天下，因為人才多。我們從這裏，無論學習世間的學問或脩道，都要這樣來領悟，領悟孔夫子的學術思想。

## 論語講要講記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請看七九五頁，〈子張〉篇，雖然是子張講的言論，他都是根據孔夫子所講的。我們先看「士見危致命」，根據皇侃的解釋，還有其他古人的注解，這個士指在朝廷裏面作臣子講的。在朝廷裏作臣子，這個士要見危致命，見危致命是什麼呢？遇到國家發生危險有難的時候，你既是在朝廷裏作臣子，就應該致命。致命就是把自已的性命也送上去、交出去，自己不要命都可以。見到國家危險、危難的時候，致命就是孔夫子所說的授命，把自己生命也付出去，要挽救國家的危難。這個根據就是在前面〈憲問〉篇裏面講「子路問成人」，孔子答復就是：「見危授命」。所以在這裏講，見危致命就是見危授命，授命就是說，把自己生命就付出去，自己生命不重要，挽救國家的危難最重要，這是第一句。「見得思義」，見到得，這個得包含的意思很廣，凡是為自己所得的錢財、權力，一切的一切，自己能夠得到了。得到要想一想，這個是我應得不應得的。是我應該得的，我當然能夠得、收下來；不應該

得的，我就不能得，義就是應該不應該的意思。這個根據在那裏，前面〈季氏〉篇裏面，孔子講「君子有九思」，九思其中就有「見得思義」這一句話，所以子張在這裏講見得思義。又在〈憲問〉篇裏面也講，孔子答復子路的話，「見利思義」。所以士人遇到可以得的這些一切所得的話，見到一切的利益，都要想一想。思就是想一想，想義。義是合適、合乎正義沒有，在《中庸》裏面講「義者宜也」，宜什麼呢？宜就是應該不應該，不應該得就不能得，不應該得到的利益，遇到的利益也就不能要。比如說：古時候，一般有品德的人，在路上遇到任何的金銀財寶。一看，這個金銀財寶不是自己付出的勞力，付出的智慧，憑空的遇到這個，看都不看，這叫思義。所以想到不合乎道義的時候，就不能取。

「祭思敬，喪思哀」，祭是祭祀，祭祖宗、祭神明，怎麼呢？在一個敬字，這個就是根據〈八佾〉篇所講「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無論祭自己的祖宗或祭一般的神明，在祭的時候，就是一個敬字。敬是什麼呢？祭祖宗就是祖宗在面前，拿這個祭品去祭祖的時候，把這個祭品列在祖宗的面前，眼裏所看的，心裏所想的，耳



所聞的，就是祖宗在世間一樣，這就是敬字。這樣敬，孔夫子講祭則得福，這樣恭敬的祭祖，就得到福報。不如此，感應不到祖宗來享受這個祭祀，那就沒有什麼福報可講。因為這樣恭敬，感應祖宗的神靈來享受這個祭，這就證明祭祀的人、他是誠心誠意的在報本，報答父母祖宗這個根本。根本是什麼，自己的生命根本在那，自己的生命就是從父母來的。父母又有父母，父母又有父母，這一直報到，從父母報到他的始祖。所以周家祭祀的時候，祭宗廟，它就祭到后稷。這是我們中國文化非常重要的一個特色。祭則得福就是自己是一個知恩報恩的人，對於父母如此。把它推廣來講：我們人在世間，社會人羣那一個、任何人都是受社會人羣的恩，我們也要回報過去。就憑這一點，在現在來講，能夠把這個中華文化發揚出來，就是天下如一家，真正能夠使得世界和平。「喪思哀」，父母之喪所想到的，哀為主。就是在父母之喪的時候，當然喪事有喪事種種的禮儀，在這些禮儀之中，孔子也曾經講「喪與其易也寧戚」，易是什麼？易是按照喪事的禮，辦得很周到，禮儀一切都很有周到。但是孔子講，重點在乎哀戚。所以與其易，與其是按照這個喪禮都顧到了，按照該怎麼樣入殮、怎麼樣出殯、怎麼樣辦理喪事。你這樣辦，作孝子的人，不如

哀戚重要。所以子張在這裏，「喪思哀」，為什麼呢？如果只注重喪禮、禮儀的話，作為孝子心就放在禮儀上面，這個哀慟的心就少。心都在禮儀上面，哀慟少，往往有一些偏差。家裏富有的人，當然一切按照禮儀這樣辦是可以。家裏貧窮怎麼辦呢？治喪要用的那些物品，沒有錢那怎麼辦？如果只注重喪事這些禮儀的話，會有很多問題。像到後來內地有一些風俗，父母之喪孝子當然哭泣。到後來孝子忙著辦這個、忙著辦那個，自己沒有時間哭泣，請別人專門有哭喪的，請別人在那替他哭喪，這就偏了，所以講，喪思哀。

最後這一句話，「其可已矣」，照上面所講的四樁事情，能夠確實作到的話，這可以算是個士人。能夠作到這幾點，在朝廷裏面是一個好官，是賢能之士。在社會上、在家庭裏面、在一般人羣之中能夠這麼作，這就是有道之人。這都是講這個禮，孔子教人家學道，你從那裏學，就從禮上面來學。這裏所講的禮都是本質，從禮上學就是從禮的本質來學，把握禮的本質的話，這個學道就得非常快。所以子張講這幾句話，處處都是根據孔夫子所教的話，處處都是我們脩道的人必須把握的要點。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請看七九七頁，「執德」，「信道」，這要分別，一個是執，一個是信。執是執持，執持什麼呢？執持這個德，這是在脩行、脩持德這一方面來講。自己在脩德，要能弘揚出去，如果不如此，就是執德不弘。信道就是信聖人所講的這個道，信道應該要篤，很篤，這個篤當厚字講，篤厚，如果信道不篤厚的話，「焉能為有，焉能為亡」，焉當何字講，何能說這個人是有道德呢！又何能說這個人沒有道德，都說不上。

古人注解不完全相同，根據孔安國的注解，焉能為有，焉能為亡，這兩句話說是「無所輕重」。皇侃根據孔注的解釋，就是世間沒有這個人，不足為輕；世間有這個人也不足為重，所以無所輕重。就解釋這個人他是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的人，世間有這個人，也沒有什麼重要；沒有這個人也不足為輕，是這個解釋。又，《皇侃疏》又引用江熙，他說「有德不能弘大」，這個弘當弘大，「信道不務厚至」，篤是厚至，「雖有其懷，道德蔑然」，蔑然就是蔑棄了，就是放棄、遺棄了這個道德，

「不能為損益也」，談不上有損有益，對於世間有損有益都是說不上。還有一種講法，竹添光鴻《論語會箋》裏面也講「執德，信道，而不能弘，不能篤，就不足以說他是有執有信。」這意思就是說，執德不弘，信道不篤，那就是談不上是執德，也談不上是信道。我們雪公老師過去講到這一章，像孔注皇侃解釋的，當然有他的根據，但是照江熙所講的、竹添光鴻所講的更容易明白。容易明白的時候，對於我們脩道，那就容易下手。那就是說，我們執德，執德就是在脩這個德，要能夠把這個德弘揚出去，要把我們自己所脩這個德，也要勸化別人，這就是合乎君子儒，君子儒就是成己成物，自己有成就，也要成就他人。信道不篤，我們信聖人之道要信得堅定不移、很深信，如果是信得不深的話，遇到外面邪知邪見，發表那些言論，我們這個信仰就很容易動搖了，那個信就是站不住腳，靠不住。所以這個信道一定要深信不疑，這樣我們才能夠談得上是在脩養道德。

這一點，就執德、信道來講，我們就得要按照子張所講的，這樣來脩。這樣脩就是孔夫子講，成就自己也要成就別人，這是君子儒。儒家講君子儒，就跟佛家行

菩薩道是一樣的，菩薩道，上求下化，自己對上面來講，求佛法；對一般眾生來講，要教化一般眾生。自度度他，一方面自度，同時也要度化他人，這裏就是那個意思，君子儒就要這樣的作法。不是這樣作法，君子儒不能成的，君子作不成，你脩道怎麼脩法子。所以這裏它的重要性就在此，成己成物。

論語講要講記【子張第十九】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請看七九八頁，我們先把經文看一遍，「子夏之門人」，就是子夏的學生，「問交於子張」，向子張請問交朋友的道理，怎麼樣交朋友。子張就問：「子夏云何」，你來問我交友之道，我先問你，你的老師、子夏他怎麼說的，他對於交友之道，他跟你怎麼說呢。「對曰」，這是子夏的門人講，「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夏的門人他對子張講，子張、子夏兩位都是同學，同學的弟子、就是門人，對子張就說，子夏曰，就是我的老師說過：「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可以跟他交朋友的話，與之，我就跟他交朋友；其不可者，這個人不可以跟他交朋友，我就拒絕他，不跟他交朋友。

子張一聽子夏門人這麼講，就說：「異乎吾所聞」，所謂異乎吾所聞，子夏門人拿子夏所講的話，當然都是從孔夫子那裏學來的。所以在這裏子張講，你說你的老師說：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跟我所聞的不同，我在孔夫子那裏聞到的，跟你的老師所聞的不相同。怎麼不相同呢？下面就是子張講，「君子尊賢而容眾」，君子要尊敬賢人，這是不錯的。但是要容眾，對於一般眾人，雖然不是賢人，但是也要容納他，容納就是攝受他。意思說，尊賢，你跟賢人交朋友。容眾，連普通人你要容納他，也不能拒絕他。「嘉善而矜不能」，對於善人要嘉，嘉就是親近他，而矜不能，矜是一種愛惜的意思，對於善人，你要嘉許他親近他。對於他還沒到善人的那種人，你也要矜，矜是一種愛惜的意思。那就是說，善與不善的話，你都要能夠容納他。下面說出這個道理，「我之大賢與」，我是一個大賢，大賢就是超乎一般人。「於人何所不容」，既然成為大賢人，賢人能夠容納很多眾人。對於一般人，有那一個人我能夠不容納他呢？何所不容，任何人我都可以容納他，意思說，都可以跟他交朋友。「我之不賢與」，假如說我是不賢的，「人將拒我」，按照你前面所講的，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我要是不賢的話，人家也跟我這樣一個態度，我不賢，



人家可以拒絕我，我還有什麼賢能來拒人家呢？「如之何其拒人也」，所以下面這兩句話，就指出一個難題出來。我是賢人的話，對於一般人要能夠容納；我要是不賢的話，人家不接受我。我要交人家為朋友，人家不會跟我交朋友的。還等到我來拒人家嗎，用不著我拒人，人家自然來拒我。假使像你老師所講的，其不可者拒之，你有選擇，不可以這樣選，你這樣選擇的話，你交不到朋友。這是子夏所講的，是你的老師所講的，跟我所聞到的不相同。

這兩種交朋友的态度，也就是說，兩人對於交朋友一種觀感、一種不相同看法。不相同的時候，按照古人的注解，各有它的道理在當中。大概根據古人注解，因為這兩者，從子張所講的，異乎吾所聞，子張也是從孔夫子那裏學，學到交友之道。從子張所講，異乎吾所聞，當然子夏也不是他自己見解，他也是從孔夫子那裏學來的。所以古人注解，把這兩種說法都加以採用。就像包咸的注解，各位看七百九十九頁，包注，交友，這兩個字要顛倒過來，友交，這是過去印刷的時候，把兩個字顛倒了，交友把它改過來，「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古時候就是真正的交

為朋友，那就是五倫，五倫文化，朋友是在一倫之中，在五倫之中是友。那麼是友交，應該像子夏所講的，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這要慎重，友交要慎重。因為不交則已，交了之後，他就是五倫中的一倫，交了這一倫，朋友有通財之義務，朋友在財務上有週轉不靈的時候，你是他的朋友，你就應該來幫他忙，把他財務上的問題，幫助他解決。還有最重要的，朋友遭人陷害的時候，就應該為朋友解除危險，不惜自己生命要幫助朋友解除危難。但是有一條，「父母在不許友以死」，只要父母在世的時候，朋友雖然發生重大的危險，甚至朋友遭人殺害，父母重要，不許友以死，不要承諾朋友，朋友遭遇任何陷害的話，自己捨棄自己生命來救朋友。這是怎麼呢？父母不在的時候，可以這麼作，父母在的時候，不可以。所以在禮上講，父母在，不能夠許。許是諾，不能承諾，不能答應為朋友捨棄自己生命，這個不可以答應，因為父母還在。反過來講，父母不在，可以許友以死，可見得交了朋友，對於朋友有這樣的義務。因此這裏講，友交當如子夏，能夠慎重。下面汎交，汎交是普通的來交朋友，普通交友當如子張，就像子張這樣的見解。

皇侃的解釋，除了把包咸的注解，解釋完了以後，他又引用鄭康成的注解。鄭康成就是鄭玄，後面這裏講，鄭玄曰：「子夏所云，倫黨之交也。子張所云，尊卑之交也。」鄭玄所講的，倫黨就是同類的，倫黨同類就是朋友，是友交。不交則已，交了之後，就是結為盟友。古時盟友，那不得了，生死與共，所以倫黨之交。子張是尊卑之交，尊卑之交是泛泛之交。那就是在社會上，跟一般人相處，你在機關裏工作，一般同事，在社會上與一般人來往，都稱為是朋友，那是泛泛之交，尊卑之交，這是按照尊卑這個次序交友，這不屬於友交。

這兩者不能說那個對，那個不對。分開來講的話，都能夠採用。你不能說，我只交友交，別人我不跟他來往。不交友，我們在社會，我們就自己孤立起來。只有結盟的是朋友，結盟以外就是不跟人家作為友好的來往，那我們就自己把自己封閉起來。一定除了自己結交盟友之外，還跟一般人來往，這樣是交友廣泛。我們在人羣之中，這才能夠適合在各方面，能夠跟人家很愉快的來往，所以這兩者都能適用，只要把它分清楚，何者是友交，何者是汎交。所以我們學道，不能執持某一種，執

著某一種，那就處處為自己限制住了，那學道很難學得好，這一點我們要這樣去理解它。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請看七九九頁，子夏說，「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雖然是小道，小道還是道，這個小道不是大道而已，小道也有可觀之處，也有用處。但是呢？這個道是小，不是大道，「致遠」，君子要任重而道遠，你要致遠的話，講到任重而道遠的話，惟恐滯礙難通。「致遠恐泥」，泥就是泥在那裏，泥是當閉塞來講，自己在那裏塞住了。自己把這個道塞住了，泥住了，泥跟水是不同的。那個水流通得很順暢，泥巴它不像水能夠暢通。致遠恐泥，泥在那裏就是行不通了，就是滯礙難通的意思。「所以君子不為」，君子不注重這小道。

這個小道指的是什麼呢？這個在《後漢書》〈蔡邕傳〉裏面講，蔡邕對於當時天子上封事就講：「夫書畫辭賦，是才之小者。」書是書法，寫毛筆字。畫是繪畫，辭賦，漢朝漢賦很有名的。文辭作賦，這個在蔡邕講，這是才能之小者。一種藝術、一個技能，你不能說它不是一個才，但是這個才能小。怎麼是小呢？「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這些，你把書法那個字寫得怎麼好，畫也畫得很好，辭賦、漢賦作得

再好。你拿這個來治理國家，來辦政治，用不到這種能力，這個用不上。這個就拿後來的，蔡邕是後漢的時候。後來的比如說宋朝的皇帝宋徽宗，宋徽宗他的才能很多，他的書法寫的字，一直到現在還有人學他的書法，除了書法以外，他的才能很多。但是，人家就覺得，你會這些才能，不是你作皇帝應該具有的，你拿這些東西不能夠治理天下，沒用處。所以這些小有才能，用在匡國理政上面，就沒有用處，子夏講這一章是這個用意。

這一章我們把這經文也看過了，古人注解指的小道，是在書畫辭賦這上面，以及其他的藝術方面。但是我們要了解，就講書畫辭賦，就要看這個人。他只是拿這個書畫藝術，執著這一種藝術的話，它的用處就很小，當然不能夠治國平天下。但是要了解，除了這個書畫辭賦，他會這個書畫辭賦，古人就講文以載道，文章裏面，文章就包含書畫辭賦，這裏面有道的話，它就不是小道了，那就是大道了。比如說，弘一大師他寫的字，他的書法，弘一大師弘法，他寫了很多字，他運用那些字來弘揚佛法。他這個字寫的都是經文上面，《華嚴經》和各種大經大論裏面的，寫了很

多，這些字寫出來，發表出來，就是弘揚佛法，弘一大師的字，你不能說它是小道，他的字載的就是大道。書法是如此，文章也是如此，文章是小道，那就是現在人講的，現在那些文人一聽說：文以載道，他就反對了，他講純文學，純文學裏沒有道，那就是小道，甚至於說，連小道它都談不上。大道是那裏面必然是有道的，你就拿《詩經》來講，《詩經》開頭那一章，「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講載道的時候，就像〈關雎〉這一篇，講夫婦這一倫，夫婦是人倫大道的開始。他們講純文學的人，認為這有什麼道，這是純粹談戀愛的，他是講純文學的。所以我們要研究，必然要文以載道，《詩經》的第一篇〈關雎〉，這一篇就是講夫婦之道。這樣看起來，子夏所講的小道，那些藝術裏面沒有道。果然藝術裏面都有道的話，那就不是小道，那就是大道。我們這樣研究的時候，就可以不要因為現在人所講，你講這個文以載道是過時候了，現在沒有用了，我們不要聽那些人的話。聽了那些人的話，一個，我們對於藝術有興趣的話，我們就是捨棄這個道，我們就學藝術；或者，我們學道的人很實在，專心學道，對於那些藝術就看不起了，發生這兩個流弊。尤其不是說，某某人他只是會寫寫文章，會畫畫而已，我們何必學那個，我們學道就好了。學詩，

他是作幾篇詩而已，對於學道有什麼用處，那就不要學詩，這種看法也不對的。你要是文以載道，詩裏面就有道，我們雪公老師作的很多詩，每一首詩裏面都有道。我們這樣看的話，文必須載道，文以載道的時候，我們對於一切的藝術詩文，我們都可以學。我們這樣見解，那就是沒有偏見，就不會受世間的那些人、那種偏見的影響，一偏見，你學道學什麼道，弘揚這個道，更沒辦法講，這一章我們要這樣的去研究。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請看八〇〇頁，「日知其所亡」，這個亡讀無，根據孔安國的注解，日知其所亡，就是每一天你要知其所未聞。每一天學原來不知道、沒有學的，每一天都要學。「月無忘其所能」，學了之後，你不要忘記所能、你所學的，日積月累的，你要記得住。過去學文就是，今天學的背誦熟了，明天還要背誦。一個月一個月的背誦完了，然後再每一天如此。「可謂好學也已矣」，這樣累積下來，天天有新學的，學新的學問；新的學問不會忘記，一個月累積下來就很多，一年累積下來更多，一生學下來，那是不得了的，是飽學之士。這個飽學之士，最重要的是學道，這樣必然有成就。

論語講要講記【子張第十九】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請各位找到《論語講要》八〇一頁，「博學」、「篤志」，先看看博學。學問之道，我們首先要明瞭，我們求學要知道，天下之大、學問之多，沒有止境，所以古人常講：學無止境。因此必須博學，博學是廣泛的求學。篤志，篤，根據孔安國的注解，這個篤當厚字講。志這個字就是要把它記得住，這個志字，還有記憶的那個記字，還有認識的識字，這在《講要》上面就有，志、識、記這三個字一個意思。這個志讀音是讀志字，認識的那個識字，用作記字的話，也是讀志。所以志、識、記這三個字都是當作把它記下來，不要忘記，都是這個意思。篤志就是把所求學的學問，記得很牢固，不要忘記，這一句是這個意思。要廣泛的求學，求到之後就要記在心裏不要忘記。再，第二句，「切問而近思」，切問，根據《皇侃疏》解釋，切字當急字講，緊急的意思，就是趕快的意思。問，有了問題就要問，所學的時候，無論是跟老師學，自己研究看書，發現有疑問的時候，趕快就要問，問老師、問同學，就是切問。近思，思，求得的學問，有疑問固然趕快要問，然後再要研究，研究就是

思，就是研究其中的意思。我們研究經書，先要把經書的文字要明瞭，文字明瞭之後，要研究文字所含的道理，就要尋思其中的意思，這叫近思。近思，把經文研究明白之後，並不是說，我研究明白了就好了，研究明白，接著馬上就要研究其中的道理。不然的話，不馬上去研究，過一個時候就忘記了，所以近思。這樣的話，能夠如此，「仁在其中矣」，那就是說，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能夠這樣的話，最後一句話，仁在其中，仁在其中，《中庸》裏面講「力行近乎仁」，仁是什麼呢？仁，比如說某人是仁人。怎麼樣成為仁人，他要作出很多的事情出來，他才是仁人，不是說，我是個仁人，我在家裏什麼事也沒作。必須要作出對於人家有好處的，那些事情作出來，這才是仁人，這要力行。作合乎仁的那些事情，當然不容易，有的是要靠有財力，救濟人家要有相當的財力。但是財力，我們學道的人財力不夠，沒有那麼多，盡分盡力，量力而為之，這就行了，這多少是要靠自己能夠力行。還有不須要財力的，用言語也可以幫助人家。別人須要我們用某種能力，來幫助人家，解決人家的困難，這都是要靠力行，這稱作仁。在這裏講，你能夠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就在當中。你因為能夠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你所求的學問，能夠領

悟其中的道理，然後自然就去實行，仁自然就在當中，這是文字的意思。

經文意思是這麼講，然後我們要稍微再研究一下。為什麼要博學？這就是教我們求學，不要只求到某一種學問，就感到滿足了。在今日之下，比如說，你學科學也好，學哲學、學文學也好，每一科由中學到大學，大學之後有碩士、有博士。一般說，就拿物理學來講，學到物理學博士那就夠了嗎？不夠啊。就算你在物理學這一方面得到了博士，物理這個學問深厚得很，你無論是在國內得了博士，在國外得了物理博士，距離真正講到物理，那早得很。真正講到物理，就中國文化來講，一本《易經》裏面才能講得透徹，《易經》，孔夫子在〈繫辭傳〉裏講「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然後有八卦、有六十四卦。兩儀出來，就是物理最初的一個出現，物理講到最深的就是從太極起了兩儀，兩儀是陰陽兩種氣氛，陰氣、陽氣。陰氣、陽氣沒有出現的時候，它在太極裏面，太極就是我們人人都有真如本性。太極它是渾然一體的，心理的與物質的渾然在一起。聖人到世間來，就是要教化眾生，它要起作用。起作用的時候，他要起相，起相最開始就是陰陽兩儀。陰陽兩儀有數目

字了，兩儀就是二，二就有數目字了。二，陰氣是偶數，陰是二、四、六、八、十，陽氣是奇數，一、三、五、七、九。然後奇數跟偶數互相配合，就生出了五行，金木水火土五行。這在〈繫辭傳〉裏面講得清楚，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就憑這一點，就是把物理它的根源講出來。今日之下，你無論是國內的物理博士，國外的物理博士，他不研究《易經》的話，儘管他得了多少的博士，在這一方面他還不能入門。物理如此，化學也是如此，一本《易經》就是講化學，就是講物理。講變化的化學，這個化學包括自然界的種種變化，人世間世上種種的變化。再講到科學，數學是科學的基礎，《易經》講的數學也是數學的一個根源。這些都教我們博學，不能說，你得了那一門學問的博士，我這不得了，我是一個世界性的大師，那早得很呢。你不研究中國文化，自己認為是大師，別人也稱呼大師，你一研究中國文化的話，就覺得自己那是渺小得很，這就必須要博學。博學不夠，還要篤志，還要加上切問、近思。照這樣學，然後把你所學的學問，用實行的事實表現出來，這就是仁，仁就在其中。這章書我們要這樣研究，所以開頭講博學，這就對於我們學道，對於我們在世間求學、辦事情很有幫助。

這一章書，你從這裏面去研究，你就真正得到受用。你把這意思轉告別人，讓別人知道之後，他要謙虛一點，不要自滿，我們求學、求道，最怕自己感覺夠了、滿了，一自滿，學問就沒辦法進步。

論語講要講記【子張第十九】



##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請看八〇二頁，「百工居肆」，肆，古時候各種製造工藝的那個場所，就是工廠。再，就是把生產出來那個工藝品，在市場裏面展覽出來的地方。所以這個肆字就同我們現在，一個是工廠，一個是在市場上展售的、辦展覽的那個地方，一個是工廠，一個是市場。百工，你無論學那一個工藝，這個工藝在古時候不是普通的，比如說，建築房屋，不是指的工人，而是指古時候那個木匠，木匠他就是建築房屋的設計師，和古時候造車輛的設計師等等，這一類的就是百工。一般人日常需用的這些工具、這些東西，都是由那些專業的人在那裏創作。最顯著的，古時候有魯班。我們蓮社現在還有七巧桌，那個七巧桌有方的、有長方的、有尖的、有三角形的，拼湊起來，各種形狀都能夠拼得起來，拼成一個長桌子或拼一個四方的桌子和其他很多的形狀。最先製造巧板就是魯班，跟他學的，就是學這些個專業的技術，那是一個例子。其餘的古時候都有專業老師在那教和傳授，你學這個，就要跟老師學。老師在那裏製造那些產品，那就是工廠。老師製造出來那些產品，在外面展示出來賣，在市場

上賣。你作學徒的去參觀，在市場上賣的東西，不只一種產品，各類都有，都要去參觀、去觀摩。這樣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你才能學得好。就是作老師的人，也不能說，我生產出來就是最好的，也要看看人家生產的產品，像作的椅子、作的桌子，你原來學的是這樣作法子，你要在外面的市場，你看看人家怎麼作法，好處在那裏去參觀。這是「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然後你才能有不斷的改良、創新。

上一句是作個引子，真正的意思是下面這一句，「君子學以致其道」，在外面的市場上，百工技藝的那些事情，都還要居肆來成其事。君子求學比這個要求更高，君子求學的時候，這個學問比百工生產那個產品，這個學問之道比那個深得多。所以在這裏講，君子學，學字重要，必須要學。學的是什麼呢？根據古人的注解，學古人的古訓，古訓是古人傳下來的，過去雪公講，叫古老的言語，我們現在一般講成語，自古以來傳下來的那些成語。比如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就是成語；「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也是成語。這些成語它含有很深的因果道理在當中，這些成語很多，多半都是根據經典裏面出來的。古人教學，直接講經典，那是要在

正式的場合裏面。老師教學生，一般的把它大眾化，一般人不能每個人都到學校裏去求學、讀書，就把經典裏面那些重要的意思說出來，大家一聽就明白，那些成語很多。現在在一般字典裏面、古書裏面，一般人寫的文章裏面，用的成語多得很，每個成語都叫作古訓。講到最重要的，就是經書。君子學以致其道，君子是讀書人，讀書幹甚麼呢？讀書是要學作聖人，學作聖人就是要自己解決生老病死問題，同時也要幫助大眾解決生老病死問題。這就要求學，君子求學的重點就是要求真學問，就是要解決生死問題。這個學問就是道，就是要學道，必須要學道，學道學成功了，固然是到世間來教化眾生。還沒有成功，換句話說，還沒有成就聖人的時候，自己立下志願來學，就在開始學的時候，方向定住了、正確了，自己這樣學。遇到與自己有緣的人、家裏的人，外面的親戚朋友，作各行各業的同業，這都是有緣分的人。你在這個時候，就把你所學的來轉告他們，你這就是一方面自己在學道，一方面也把這個道轉過來勸化他人，在儒家來講，這就是君子儒。君子儒就跟佛家講的菩薩道、學菩薩是一樣的。開始這麼學，學成功了，你是聖人了，成聖人，我自己生死了了，我自己安安穩穩的自己享受嗎？不是啊，成就聖人還是要生生世世到

人世間來教化眾生，永久沒有休息的時候。自己生死了了，生死可以自主，他可以到世間來。人家感覺，生老病死感覺很苦，成就聖人之後，他到世間來，要用什麼身分，他自己就出現什麼身分來教化眾生。例如孔夫子，他是在家的身分，在中國來教化中國人。如果說，他用出家的身分，他就可以示現八相成道，這個沒問題。所以這樣想，我們中國文化，那是最特殊的地方，中國這個文化就足以跟佛家的佛學，可以相比。

所以在這裏講君子學，這個學字重要，學什麼呢？學就是要學道，學道這個道，就是要學作聖人。你這樣學的話，以致其道，這裏學就要學中國的經典。經典是什麼呢？儒家的，最簡單的講，就是五經：《易經》、《詩經》、《書經》、《禮經》、《春秋》，還有一種《樂經》，音樂的樂，《樂經》後來是沒有了，但是在《禮記》裏面還有一篇〈樂記〉，那可以作為《樂經》一種。整個說起來是六經，學就是學這個六經。這六經，每一部經都是教人家學作聖人。經文就是把這個道記在經文裏面，所以中國人學文章都要知道：文以載道。你的文章裏面一定要含有道，如果文裏面

沒有道的話，那個文章在中國來看的話，這個不足以來欣賞它。比如說《詩經》裏面，開頭就講，〈關雎〉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那一章，它載什麼道？它用這種鳥，關雎它叫的聲音，這個鳥是很特別的，夫妻兩者交配之後，絕不會再跟其他的再有性交的關係。擇好了以後成為夫妻，永久就是一對夫妻，就是〈關雎〉這一篇，用關雎這一種鳥來興起，提起人類的一個人倫，人倫是五倫，夫婦這一倫是人倫的開端，夫婦兩性、男女沒有結婚之前，這時彼此沒有什麼關係，結了婚以後成為夫婦。無論是丈夫，無論是太太，如果任何一方，除了夫婦以外，還想跟別人再發生不正常的關係，那連這種鳥都不如。所以〈關雎〉那一篇就是載這個道，五倫之道就在那個當中。但是在民國時代，有一些新文學家，他講〈關雎〉這一篇是什麼，只是講男女談戀愛的事情。好了，這一句話還是在新文學，是偶像的一個文學大師他講的話，這一句話就把固有的文以載道把它推翻掉了。所以我們研究經要知道，愈到後來那些邪知邪見的人，隨便解釋，那個要不得。我們看經典，還是看看古人的注解。現在這個新學派，他不講道，他講純文學，純文學裏他是反對文以載道的。

所以我們要在這一句話裏面，君子學以致其道，學是要學儒家的經典，再就是由經典裏面，古人用那些言語把經典的意思，用很明顯的言語表達出來，成為古老的言語，也就是格言、或是成語。我們就學這些，其他不要隨便的學。《論語》這一本書來講，現在人家注解《論語》很多，我們看的時候，也要選擇選擇。我在這裏講這個《論語講要》，就是雪廬老人講的，他老人講的話，把每一章經，經的本意都講出來，所以我們用這個本子在這裏跟大家講。別的本子，各位可以作參考，看看人家怎麼講法，我們還是以這裏所講的，以這個為標準。後面這一句話，就是拿前面作一個引導，引導後面。百工要想把他的產品作得很好，還要居肆，然後以成其事。我們君子求學，學的是要成就聖人的這個道。要學，還能隨便的學嗎？要看前面，必得居肆，居在專業的工廠裏面，跟有師承的老師學。然後連同老師、連同學生，都要在市場看那些展覽，出賣的那些產品，還要多多觀摩人家的那些生產出來的產品。我們在求學作聖人、學道，一方面我們不能隨便學，我們要學經典、儒家的經典。儒家經典，我們在這裏學，也有別人學。我們要看別人，古人講「出交天下士，入讀古人書」，在家裏，把古人書、就是些經典，除了儒家的六經以外，

還有諸子，看過之後，還要到外面看看人家研究，人家研究到什麼程度，是正的、是邪的。我們研究到這程度，別人研究到什麼程度，看看別人的研究，是不是只是在作學問，只有學而沒有實行，就算人家實行，我們也在實行。我們彼此實行到什麼程度，這都是學。

論語講要講記【子張第十九】



##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各位看《論語講要》八〇三頁，小人有過失的時候，「文」讀去聲，文是文飾，所謂文飾就是找些言語，把他的過失掩飾起來，明明是個過，他找出很多理由出來說這不是過，這叫文。小人有過的話，必然把他的過失，把它掩蓋起來。掩蓋這些過失的言語，說得很好聽，人家聽起來很有道理，這就是小人。相對的來講，君子不要文過。跟孔子學的這些大弟子，子路一聽人家說他有那些過失，他就歡喜。我有過，我自己不知道，你告訴我，非常謝謝你，歡喜聞過。顏回，自己一旦發現自己已有過失的時候，馬上改，改了之後，永久再不犯第二次這個過了。所以古人常常講，「顏子不貳過」，「子路喜聞過」。

為什麼子路喜聞過，顏子不貳過呢？我們要從這一章經裏面研究，我們人的過失太多了，我們對於自己的真如本性迷惑顛倒，都認不得自己的真如本性。就佛家來講就是起了無明，無明就是不認識自己的真如本性，由無明來形成言語行為，處處都是損人利己，自私自利，這種人那一天都有過失，過失太多了。學道的人必須

知道，我們自己過失多得很。不但這一生，這一生還有前生，前生又有前生，講到沒有開始的時候，我們不認識自己本性的話，就有無明，就有種種的過失。過失最嚴重的就是造成自己的生死輪迴，在六道裏面生死輪迴這個大過啊！大過是指的這些生死輪迴不能自主。小過就是在人世間作了很多對不起人的事情，自己不知道，這都是過。所以君子遇到有過的時候，不文過，不會掩飾。不掩飾就表示他有決心，原來不知道自己犯了這個過，現在一旦自己發現也好，別人告訴他也好，馬上把這條改了。改了之後，不能說，我今天改了，我明天又犯同樣的過失，這個不算改過，一改之後，要永久不會犯同樣的過失。這樣每天改，改到後來，過失愈改愈少，改到沒有過的時候，就成功了。所以孔夫子講：「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再加給我幾年，讓我學學《周易》，學《周易》怎麼呢？可以無大過了。聖人講這個話是現身說法，是在教人家。其實，聖人自己小過、大過都沒有了，有大過還能成為聖人嗎？孔子教是拿這話來教化他的學生，教化一般後代的人。我們學道要學聖人，學到最後把這個生死問題能夠解決，就是要從改過開始。任何一個過，一改之後，永久不再犯同樣的過失，最後把這大過也改掉，沒有了，那就生死

可以自主了，成就聖人了。已成就聖人，到世間來教化，不像我們現在這樣，你講經書給人家聽，人家能夠不能夠接受，還有問題。人家要接受你講的話，要看看你講的與所作的是不是一致。如果我們像現在一般學術界，只拿這個經典當學問來講，自己不照這個經文所講的來實行、來脩行的話。講出來，人家能不能夠真的相信，那有問題。人家學的話，也是作作學問而已，對於實際的利益談不上。

所以在這一章經書裏面，子夏講的也是他過去跟孔夫子學的。我們最重要的要學君子，有任何過失自己不要掩飾，要承認，趕快就改。最顯著的，我們在家裏跟家人相處，有時說的一句話，家裏的人感覺不滿意，對他有冒犯的時候，你馬上道歉。今天說的話對不起他，從此以後不要說這一句話，讓對方感覺受不了。你能夠這樣馬上道歉的話，你家裏的人，他對你這個態度馬上就改變。在家裏如此，在社會上跟任何人相處，都是如此。不要學現在的人，作了很多損害人的事，對不起人家，人家要求你道歉，還不肯道歉，還認為自己作的是對的。就算明明自己不對，還要辯論很多理由，不肯道歉，這種人不足以跟他講學問，更稱不上他是君子。所

以這章書我們學到不要文過，要學孔夫子那幾個大弟子，顏子不貳過，子路喜聞過。除了顏子、子路以外，孔門之中那些大弟子，都是如此，都是這麼學法。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請看八〇四頁，還是子夏說的。君子有三種變化，那三種變化呢？「望之儼然」，從遠處望那個君子，他很儼然。儼然是什麼呢？左邊是人字，右邊是個嚴字。嚴是莊嚴，一個很莊嚴的人，叫儼然。「卽之也溫」，卽之，你到他面前一看，那個莊嚴有一種嚴肅的意思，溫就不是嚴肅，不那麼嚴肅了，很溫和。遠望他很嚴肅，很儼然，你跟他一碰面，你當面、眼睛一跟他見面，還沒說話，就看他這種神情態度，一片溫和的那種氣象。「聽其言」呢？你再跟他一談話，你聽他的言語，「也厲」，這個厲字，根據鄭康成的注解，厲是當嚴正來講，嚴不是怨，正是很正直的。

這個嚴字，除了鄭康成的注解，當作嚴正講。《論語》《皇侃疏》，他引用李充的解釋說，「厲，清正之謂也」，厲是清正，清是清淨，正是正直。怎麼清淨法子呢？「君子敬以直內」，君子敬，怎麼直內，對於自己保持是個直心。直心這個心，那就是從本性起來的作用，直接的用出來，沒有變壞的。就是一般人講良心，良心是本心，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義對於外面，跟一般人相處那種正義，正義就是表

示不與人家隨便同流合污。人家說的話，好的言語可以接受，不好的言語不要聽他的。不好的言語，不管他是地位怎麼高，學問怎麼多，只要說的那些言語是邪知邪見的，不要聽他的，叫義以方外，方是正正方方的，這種義叫正義。「辭正體直」，言辭很正，說的言語這個體、內在的很直，「而德容自然發」，自己的品德自然發到外面來，人家自然就是聽其言也厲，這個厲就是這種清正的言語。「人謂之變耳，君子無變也」，三變，這三變怎麼呢？一個是遠望，從遠處望之儼然，即之也溫是當面覺得溫和，聽其言也厲是言語很嚴正，不說那種沒有意義的言語，這是言。這三種，子夏講君子有三變，這個變化，別人看起來君子有三種變化，在君子本身來講，沒有這三變。這三變是別人對君子的觀感，君子本身儼然、溫和、厲，一身都具備的，渾然一體，他並不是說，儼然是儼然，溫是溫，厲是厲，沒有這樣。君子，單獨的也好，跟人家來往，他本人沒有這些變化。

這就如同孔夫子聖人的話，他就是溫良恭儉讓，他無時無處而不是溫良恭儉讓。為什麼呢？這些都是君子發乎自己的本性，從本性裏面發出來這些用處，只有

那些不認識自己本性的時候，有無明迷惑顛倒在起作用，他那些人隨時在那裏變化，隨時隨波逐流。我們學君子，不要隨波逐流，我們要保持我們本有的，像君子這種儼然、溫和，言語一定要義正辭嚴，必須這樣。我們學道成天在那裏要學聖人的這些學問，時時刻刻要自己改過，那有那些閒工夫說那些沒有意義的言語，那有那些閒工夫跟一般人學那些沒有意義的那種行為。君子也有遊覽的時候，也有遊山玩水的時候，但是君子遊山玩水，他跟一般人遊山玩水不同。君子遊山玩水，他就是看看山水有沒有靈氣，像蘇東坡講，山色無非清淨身。本文是這樣講，「溪聲卽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君子遊山玩水，他覺得山水，把這個水流的聲音，就像極樂世界那個廣長舌。六方佛用廣長舌來說法，看看這個青色的山，就看到如來清淨莊嚴的身。看如來清淨身，就看到自己的清淨身，看到自己的法身，君子遊山玩水他有這樣的意思。所以君子一言一行都是在道上面，跟現在電視裏也好，網絡上也好，那些報導的現代人，言語都是說的那些引導人家吃喝玩樂，講講家庭裏夫妻之間這些是非的問題，挑撥夫妻之間這些問題。或是提倡那個地方出的最好的食料、最美的食物。用海鮮煮出來，最好的食品上面加上生魚片，最吸引人來觀光，

成天報導這些。總括起來講，財、色、名、食、睡，那一個出名的女子，人家花了多少錢陪人睡一覺，這些都是財色名食睡，現在的世間法就是這一套，我們不要學那一套。不但不要學，看見那些報導的話，當下自己就要警惕自己，這一聽進去、一看進去，就在我們的心田裏面落下那個種子，就變成因。再過些時候，遇見適當的緣，我們自己就表現出來，就結果了，這很厲害的。所以古人講：非禮勿聽，孔夫子教顏子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我們今日辦不到。你不看電視、不看報紙，不行。看過之後，聽過之後，當下就自己警惕，提起自己的警惕，辨別是非。這一警惕，就把外面那些財色名食睡，那些造惡業的那個因、那個種子把它破壞掉，不讓它在我們心田裏面，將來發芽生長，這一點我們要特別注意。所以我們在這裏要學君子這個三變，儼然、溫和、言語要厲。我們千萬不能跟現在人學，某某人他表現出來是這樣，我們跟他學，跟他學就跟他造惡業了。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請看八〇五頁，「君子信而後勞其民」，君子，古時候在朝廷裏面，幫助國君治理國家，使民，勞其民，勞其民就要讓民眾來替國家作一些事情。君子無論是幫助國君來作任何事情，要以信，先要信，你要勞其民的話，取得民眾對你有信賴、或者信仰。這個勞民意思很廣，包括你要推行某種政策，要想民眾都來支持你，配合你這個政策來實行，這都是勞民，首先必得要取得民眾的信心，所以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未信，你沒有取得民眾的信心的話，你舉辦某種事情，開闢一條道路，購買民眾的土地，或者民眾的建築物要撤除一部分，民眾認為你厲己，厲在這裏當虐待講，虐待他。所以信心重要，在政府裏作高官、作政務官的時候，你沒有取得民眾信心的話，你作任何的事情，民眾都不諒解，他不願意跟你配合，他認為你是侵犯了他的權利。「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這是講事君，事君也要取得君主的信任，沒取得君主的信任，你勸告君主。君主有那種過失，你勸告

他，他不接受，他反而認為你是毀謗他，所以未信則以為謗己也。古時候向國君進諫言，諫是勸告，那不是容易的事情。勸得好，那個是明君，他採納。不是明君的話，你勸得不好，他認為你毀謗他，你馬上就有災難。所以勸告君主，也要先取得君主，他對於你這位臣子要有信心，要信任你。這個君子兩段，前面一段，是對待老百姓的。對待老百姓的時候，未信則以為厲己也，未信是那些老百姓，他認為你對他暴虐。後面這一段，未信是指的君主，沒有取得君主的信心，君主認為你是在謗君、毀謗他，所以信很重要。

在世間辦事情，跟任何人相處，要取得對方對於你的信心。不但對於君主，我們普通交朋友也是這樣，「交淺不能言深」。剛剛交的朋友，交情還淺，沒有那麼深，跟淺交的朋友，你跟他說話，不能講很深的道理。比如說，朋友有過，小過你可以跟他講講。他犯的大過很難講，他犯的大過，你教他、勸他改的話，你跟他交往還很淺，你不能講，不能言深。言深到什麼時候，彼此都很深厚了，那才可以講。何況在這裏，是以對君主來講的。更不可以沒有信任之前，你就勸告，那個自己找

來很多麻煩。我們對於子夏講的這兩段的言語，無論是脩道，或跟一般人相處，都要記住這些話。就拿信而後勞其民來講，經文講的是講一樁事情，我們把它擴充來講，你在世間辦任何事情，想要動員民眾，那也要取得人家的信心，人家才願意跟你配合，所以擴充起來講，用處多得很。再講這個信字，不但君子對於老百姓、對於君主，學聖人之道，這個信字非常重要，佛經裏面講，信為道源功德母，學道就要這個信字，非常重要，作任何事情，信是一個功德之母。佛法，普通法門講，信、解、行、證，念佛法門就是信、願、行，都是講信，所以子夏講這幾句話很重要，我們在社會上跟任何人共事，都要取得人家的信心。

論語講要講記【子張第十九】

##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請看八〇五頁，這裏講大德、小德，所謂大德是就脩道來講，古人引用荀子所講的「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這兩句話是古時候成語。在荀子所講的，大德是大節，小德是小節。大節是什麼呢，就是照五倫講，君臣、父子、兄弟、朋友，開端的是夫婦，五倫要維護得很好，應當是父慈子孝，父母應當慈，兒女應當孝，這是大德。夫婦互相尊重，和諧相處，這就是大德。朋友之交在乎一個信字，互信，就是大德。兄弟要互相友愛。反過來講，父不慈，子不孝；夫婦，除了夫婦之外，再和第三者去談戀愛，這就不是大德，違反這個大德。這裏講「大德不踰閑」，閑是門闌，門的一個關。大德不能出這個門闌，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小德是小節，小節什麼呢？平常跟人家來往，禮貌上面，有時候有一點欠缺，只要他不違背大德的話，小德出入，出入這兩個字就是出字，有一點不夠，禮貌不夠周到，那個還可以，只要是不虧大節就好。大德不踰閑，保持人格的健全，就可取了。小德，他禮貌不夠周全的話，大德還是可以的，還不失為君子。

這樣學道的時候，不要把自己，為了最微細的小節，那樣拘謹自己，這樣反而太嚴肅了。我們盡量作到小德也不要出入，當然更好，但是一般人很難作到那樣完美，只要大德能夠不踰閑，這就不失為有道之人。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請看《論語講要》八〇七頁，這章是子游跟子夏兩位對於教學的方法，各有不同的見解。開始子游就講，他說「子夏之門人小子」，子夏的學生，門人是他的學生。他的學生稱小子，就是年歲小的人，作些「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洒掃應對是什麼呢？洒掃就是日常作的家事。比如說，過去房屋裏面的地，不是像現在，有的是用木頭的地磚，用種種的材料把它建立起來，古時候用泥，泥土的地。因此在掃地的時候，先要洒水，洒水先把那個灰塵壓下去，然後掃的時候，當然這個水洒得不能多，只把容易飛起來那個細的灰塵，把它洒下這個水，飛不起來，然後掃就容易了，這叫洒掃。這個也要教，教這個洒掃，從這方面開始學，就是做事情一種程序。應對是外面有客人來，家長教去見客人，怎麼樣應對的這些禮。子夏教他

的學生、教他的門人小子都要學。進退，這也不容易，家裏有客人來，家長把家裏的子弟叫出來見客人。見客人時，什麼時候進，什麼時候退，這個都要講清楚，要知道應對進退。子游說，子夏的門人受子夏這樣教化，這些事情是可以。但是，「抑末也」，只教洒掃應對進退的話，這是枝末的事情。「本之則無」，要教教學的根本，好像沒有。「如之何」，你教門人，只教這些學問嗎？沒有教他根本學問。如之何，這將來怎麼辦呢？

「子夏聞之曰」，子夏聽到子游講這個見解，他說：「噫」，首先就是感歎一聲。「言游過矣」，言游就是子游的名，他說子游的話說得過了。「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君子之道，就是教學生，所謂君子之道是什麼呢？後面講義裏面就講，按照《皇侃疏》，所謂君子之道就是先王之道。先王之道在《劉氏正義》裏面，就是清朝劉寶楠的《論語正義》裏面就講到，先王之道就是禮樂的大道。因為孔夫子教學生要學作聖人的話，怎麼學法子，就在禮樂上面來學，所以《劉氏正義》裏面就講，先王之道就是禮樂之道，這就是子游所講的根本。這個根本，子夏講，君子



之道，要把先王之道，也就是學為聖人的這個大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要教學生學這個君子之道，應當先傳焉，孰是當誰，誰應該先傳授給他。孰後倦焉，誰應當後來再傳給他，就要看受教的人，他能夠接受的程度來定。比如說，這個人一講這個先王之道，他就能夠接受、就能學，這就先傳給他。把這個先王之道，也是君子之道先教他，教就是傳授給他。孰後倦焉，倦是暫時不教，倦就是懈怠的意思，懈怠的意思就是暫時不作這樁事情，暫時休息的意思。誰到後來才能學，現在不能夠學，還沒到學的時候，我這個作老師的人，我就暫時不傳給他。用倦字來講，我暫時休息，後傳給他，我暫時不教。這個倦字叫作誨人不倦的意思，他既然現在還沒到能夠領悟的時候，我現在就是倦焉，倦焉就是暫時不教的意思。這個說完了，子夏把教學生，分成誰先教他，誰後教他，不是不教。意思就是說，子游認為子夏這樣只教學生洒掃應對進退，這是枝末，沒有教根本，子夏不以為然。

子夏把這個意思講完以後，再說比喻的話，「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譬如說培植草木，應該分成那類、那一種草木，怎麼樣栽的方法。區以別矣，就是區別它

的種類，區別種類的話，栽培的方法就不一樣的。種一棵樹跟培植一棵花草，你培養花草，或培養一棵樹木，當然方法不同的。就是同樣培養樹木，各種樹木的種類也不相同，所以應該區以別矣。這樣說起來，「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君子，就是傳授君子的大道，不能夠誣，就是不能隨便，隨便就是說用一種方法來教所有的學生，這種教學的方法，受教的人不見得都能得到用處。這是子夏把他教學的見解說出來，也說出比喻的話，這就跟子游所講的不相同。最後講「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有始有卒，根據孔安國的注解，就是始終如一，有始有卒就是有始有終。終與始是一，沒有分出前後，不必講次序，這是聖人可以這麼作，普通人做事情都是有先後的次序，開始要在先，終了是在後面。有一定的次序，叫有始有卒，就是有始有終。如果說一開始就是包含終，終與始是一回事情，始終是一貫的，不必分出次序來，這個按照孔安國的注解，就是終始如一的意思。這樣惟有聖人才能夠辦得到，聖人能夠把學問從開始到結果，根本與枝末融貫在一起來教授學生，不必講次序，這個不是不可以，但不是普通的教師能夠辦得到，聖人才可以辦得到。

這是子夏把他所見的教學方法說出來。說出來就是兩種教學方法，一個是子游的，一個是子夏的，究竟兩者不同，採取那一種好呢？我們無論在學校教書、在社會作社會教育，都可以作參考。作參考的時候，要知道，他這兩位都是跟孔夫子學的。孔夫子教學生也是要分類的，看什麼樣的學生，他就怎麼樣教他。不過有一點，就是要領會的，那就是說，我們無論用子夏的方法，或是用子游的方法，雖然子夏在後面講，始終如一，聖人才可以辦得到，這是不錯。這是拿佛家的教育來講的話，別教菩薩教化眾生是按照程度來的，都是應機說教。圓教菩薩就不是這樣，圓教菩薩看見萬法都是圓融一體，那當然不是普通人辦得到，所以終始如一，其惟聖人。理論上是這樣，但是我們要知道，雖然不能拿這個方法來教學生，都能夠學圓教那個法。可是，在開始教學生的時候，方向要定住。就算是前面講的，洒掃應對進退，洒掃應對進退就要掌握住這個方向。雖然子游認為這是沒有根本，但是就從洒掃應對進退，朝著根本那個方向來學習，老師也朝這個方向來指導學生來學習。如果不是如此，不教學生洒掃應對進退的話，那就像現代一般人講的，學生你愛怎麼作就怎麼作，洒掃應對進退就是學規矩，學規矩的話，規矩定了，按照規矩這個次序，

他這個方向對了，一步一步的就學到聖人。

如果像我們現在看見，學那一種學問也好，不講次序。你學生愛怎麼作就怎麼作，先教學生不必守規矩，這就錯誤了，這樣學生絕對學不好，學做人之道就是從洒掃應對開始學的。如果照現在家長教子弟，老師教學生，你說這些規矩幹甚麼，不必，你愛怎麼作就怎麼作。家裏有客人來的時候，也不必教子弟來見見客人。就是見了客人的話，小孩對客人什麼態度都好，稱呼客人怎麼樣稱呼也好，這個方向就錯誤了。所以就是從洒掃應對進對，把握這個方向就是規矩，從這個規矩就是禮樂，我們要懂得這個道理。今日之下，我們在學校裏當老師教學生，在家裏教子弟，還是要把握這個方法。千萬不可以跟現在人學，畢業典禮的時候，那麼嚴肅，那不如老師、校長也不必致詞，隨便說說笑話，或是唱唱歌，那就好了，這就不是教學生守規矩。所以我們懂得這個道理的話，自己教學生，教家裏的子弟，千萬不能向現在人學。

##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請看八〇九頁，「仕」就是從事政治，在古時候講書念好了，就要出來作官，今日之下，作官就是出來從事政治。「優則學」，這個優根據馬融的注解，仕優則學，從事政治之前，一定要先求學，學問充足了，你才能夠去做事。這裏仕而優，根據馬融的注解，這個優是你在作公務員的時候，還有餘閑的時間。普通的人現在在公務機關，上班八個小時，每天八個小時上班以外，下班回家還有餘的時間。正常的上班還有星期天、星期六、還有放假的時候，那個都是其餘的時間。那就是說，你當公務員、從事政治的人，你利用辦公時間以外的時間，要好好的來學習。為什麼作了仕了，一般講我已經作了仕，就拿現在來講吧，考上公務員了。你沒有那個學問的基礎，公務員考不上的，考上了公務員的話，為什麼還要學呢？要知道：學無止境。就是考上了公務員，你這個公務員的職位，還要繼續往上升，還要升等。你在這個階段所學的不夠，再要升等的話，要更高的要求，學問要跟著成長，所以還要繼續的學。這是隨著職務成長，隨時要進脩。除這個以外，我們無論作公務員也好，

或是在世間從事其他的事業也好，都要了解：學問沒有止境。儒家的教育，最重要的目標是教人學作聖人。聖人要求的學問，那太多太多了。學問不夠，學聖人怎麼能夠成就，所以必須仕而優則學。

「學而優則仕」，這個優則仕是根據《皇侃疏》的，你當公務員，學問隨時在那裏進脩充足了，為什麼還要學呢？這個學，根據皇侃講，學的什麼，是研學先王的典訓。先王的典訓，那就是古時候作官，要根據先王那種典訓的教育，來用在施政這一方面，它才能真正的有利於民眾。所以到後來，必須研究先王的典訓，然後用到政治上面，這樣才能夠作得到一個仁政，這就是更高的要求。更高的要求什麼呢？拿現在來講，這就從普通的公務員已經能夠進展到政務官，政務官他可以制定政策，這是要更高的要求。你政務官制定政策，在現在一般講，要依據國家的法令，國家的法律，國家法律在民主國家都要由基本法，叫憲法。基本的憲法以外還有很多行政上的法，這都是作政務官必須要遵守這個法律。但是現在講憲法就很難說了，古時候雖然沒有憲法，這裏根據《尚書》裏面所講的，《尚書》有四書，虞、

夏、商、周，虞是虞王、堯舜的這一朝代，夏是夏朝的、商朝、周朝，《尚書》裏面四朝的典訓，那就是古代的政務官制定政策的理論根據。我們現在就臺灣講，我們還有憲法。這憲法開始定的時候，還是不錯的，還是根據三民主義定的，三民主義是根據民族、民權、民生這基本的理論定出來的。就講民族主義吧，民族主義還是根據古時候先王之道定出來。但是到後來改了又改，改到現在很難講了。所以在這裏講，古時候實行王道，到了政務官地位的話，就必得脩學、來研究先王的典訓，然後你的政策制定下來，才是個仁政。

這兩句話雖是子夏說的，子夏就是跟孔夫子學的，也是代表孔夫子這種教育。從事政治也要一層一層的這樣求學。最重要的，你辦政治，除了辦政治行政，同時的話，你還要教育。教育就是要教人學習怎麼樣能夠成為聖人，成為聖人之後，回過頭來還是要辦政治，辦仁政，才能對於天下蒼生真正有利益，這是中國政治教育基本的學術思想。

論語講要講記【子張第十九】



##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請看八一〇頁，「喪」是父母之喪。「致乎哀」，致乎哀就是盡其哀，「而止」，就是在父母之喪的時候，要盡到哀傷就止住，不能再悲傷過分，悲傷過分，恐怕就是毀傷了身體。所以孔安國的注解就講，毀不滅性，一個人在父母過世的時候，當然非常哀傷，非常哀傷這個哀傷是毀啊，毀是什麼呢？古時候人心很淳厚，在父母過世的時候，吃飯也吃不下去，飲水也不能飲水，就是飲食都不進，一心在那裏哀傷。因此，在《禮記》裏面，在《孝經》裏面都有規定，在幾天之內，可以不吃飯、不飲食，但是過了幾天之後，就不能不飲食了。這個後來人就起了誤會，父母已經是過世了，你還限制孝子在幾天之內不要吃飯，這就是誤解了。事實上，古時候那個孝子，遇到父母過世的時候，他甚至於哀傷過度，一天、兩天、三天、好幾天不吃飯，常有的。所以在講禮的時候，加以限制，你不能太過了，太過就毀傷身體，毀傷身體就是違背孝道。為什麼呢？孝子要知道，孝子你這個身體從那來的？你這個身體就是父母給你的，兒女的身體就是父母所遺給你的。你在父母過世的時候，

自己毀傷了身體，違背了父母的心思。父母在天之靈，他不願意看到兒女毀傷身體，過分了毀傷反而違背這個孝道。所以古代的聖賢在制定這個禮的時候，要加一定的限制。這個道理現代人不了解，現代人說實在的話，都不講限制了。父母死的時候大吃大喝還是照常有的，他沒有什麼哀慟。因為現代人都是沒有受過固有文化這種薰陶，他那種孝道，孝道是天性，那種天性的孝道受了外來的文化，那種功利主義，把他染汙了，把那種本有的孝道，把它滅掉了。

所以你跟現代人講這個，他不懂。雖然不懂，我們在這裏學，是學聖賢大道，我們要了解這個道理，了解這個道理，知道什麼是盡到孝道，盡到孝道，就是要守住這中道，處處想到父母。父母對於我們的恩德，我們怎麼樣來報答呢？保護這個身體是基本的孝道，保護這個身體之外，我們還要學聖人的大道，學聖人的大道要解決生死問題。我們自己解決了生死問題，我們可以幫助父母，迴向給父母，這還是這一生的父母。真正說起來，我們多生多世以來的父母，我們周圍的、那一世父母我們不認得了。除了人道的眾生，我們有很多過去世的父母，畜生道的眾生，說

不定也有我們過去世的父母，我們一轉世，迷惑了、不了解了。所以真正講大孝的時候，應該自己要脩道，脩道怎麼脩呢？就從孝這個字來脩。孝就是天性，從這孝裏面就是開發我們自己的天性，天性一開發出來，我們就可以來度化眾生。實際上，六道裏面的父母，我們都能度化他們，這是講孝，講到最高的境界。所以這一章書，我們要從這一方面來研究，研究之後，儒家的學問好在那裏呢？就從人人可以作得到的，就從這個孝字來開始、來研究，來盡其孝道。那就是一步一步的能夠成就大孝，自己能夠成就聖人，了生死，回過頭來，可以挽救多生多劫以來的父母，以及眷屬。

論語講要講記【子張第十九】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請看《論語講要》八一頁，子游說，「吾友」，我的朋友，「張也」，張指的子張。我跟他作朋友。友，跟老師一起學的人叫同門，同門為朋，同學、一般同學叫作朋。叫友是進一步，同志為友，一般同學，朋之中進一步志同道合的人，那才叫友。我們普通人講的朋友，就跟老師學的同學來講，朋友這兩個字要有所分別。子游在這裏講，吾友張也，他跟子張不但是朋，而且是友，友就是有志向一同學道的人。下面講，「為難能也」，我感覺到他的才能，雖然我和他是友，他的才能很高，我很難趕上他，也比不上他。「然而未仁」，我原來只是注意到，在才能方面我難以趕上他，就是比不上他的意思。我還沒有想到在仁這一方面也是，我比不上他。然而未仁，是語氣一轉，意思就是，原來我只感覺到我的能力、才能，我比不上他。我還沒有想到，我在仁這一方面，我也趕不上他。

這一種講法，跟古時候有些注解講法不同的，古代有些人有些講法，就是說，為難能也，就是子張這個才能是難能，是不錯，是很好。然而未仁，就是說，在仁

這一方面，他未必很高，古人有這個注解法。這個注解與經意不合，後面講義裏面就舉出來了。然而未仁，並不是來貶斥子張仁這方面，然而未仁，是子游來貶斥子張的話，那就談不上作友人之道。所以我們採取前面這一種講法。《論語集釋》裏面引用王闔運，他有一部《論語訓》，他的大意是這個講法。我們雪公老師在講《論語》的時候，就採取王闔運《論語訓》的這種講法。這是一講出來，符合子游對子張兩位友人的這種經意。為什麼呢？《論語》前面也講，「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交朋友要互相勉勵在學這個仁。仁學好了，那就學道、學德，道德自然就容易了。所以在這裏採取這種講法是對的。

###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請看八一頁，這個曾子講的，意思跟前面大意也是相同的。曾子說，子張他的容貌，「堂堂乎」，容貌堂堂的，就是子張的容貌好，可以是大雅之堂。「難與並為仁矣」，這一句話是誰難與並為仁呢？這是曾子講的，我很難跟他並為仁。並是互相比。並這個字，現在是這個寫法，古字是兩個立字。兩個立字是兩個人站在一起，並立在一起，那就是平等相比的意思。意思說，子張是容貌堂堂的，我很難跟他在學仁這方面，很難跟他相比。曾子講這個意思，一方面推崇子張容貌好，是稱讚他。在仁上面也好，也是難跟他相比。

這個講法，《講要》裏面古人注解，各位可以看看。看看什麼呢？《皇侃疏》前面講了以後，又引用江熙說，「堂堂，德宇廣也」，堂堂，他這個道德的容貌，廣啊，叫人一看，這是一個可入大雅之堂的容貌。仁呢，在這一方面，他也造就得很高。所以曾子講，難以跟他比較這個仁。所以「難與並仁，蔭人上也」，所謂蔭字，他就好像一棵樹、大樹能夠庇蔭，給很多人作庇蔭，這就是仁。根據這個講法，子

張這個仁，他的仁超過一般人，所以曾子感覺難以跟他相比。

這一章書也有古人認為，曾子來貶斥子張這個堂堂的意思，認為曾子說，堂堂乎張也，子張這個人容貌雖然是堂堂乎。但是他的容貌難以跟他的仁相比，容貌好，但是他的仁比不上他的容貌。有這種注解，這種注解完全是不對的。所以我們雪公老師在講的時候，拋棄這種注解，而採取曾子既讚美他的容貌堂堂乎！又讚美他的仁的脩養也超乎一般人，這才是朋友互相推崇對方，是交友之道。推崇對方就是有意意向對方學，無論求學，無論交朋友，自己要謙虛。自己不謙虛的話，批評對方這個不好，那個不好，這個不是做人之道。所以這兩章書，我們《講要》只選符合經意這方面，我們採取這個講法。其餘的那些不符合經意，各位可以參考其他的注解看看，一比較之後，你就會知道。《論語講要》裏面，雪廬老人過去看過其他很多的注解，然後加以選擇選擇，很扼要的在這本《講要》裏面提出來。所以我們現在講課，就用這《講要》來跟各位研究。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請看八一二頁，「曾子曰：吾聞諸夫子」，我，聞諸這兩個字是一個合音字。它不是講數目，聞之於，之於這兩個音念得很快，就變成諸。講的意思就是我聞之於夫子，這是文言造句法。我聞之，之乎也者的之，之什麼，就是下面的意思。這個聞下面意思在那裏聞的呢？於夫子，從夫子那裏聞來的，這是文言造句法。用語體來講，就是我從老師那裏學到下面的這個意思，這是一句話。

下面意思就是曾子說，他從孔夫子，這個夫子指的是孔夫子。他從孔夫子學的、聞到的什麼呢？「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這兩句話就是聞之的之字作代表，我從夫子那裏聞來的。從夫子聞來的這兩句話，意思是什麼呢？「人未有自致者也」，一個人沒有自致。這個致字根據馬融的注解，當盡字講，《皇侃疏》當極字講，盡就是盡到了、到了盡處了，到了止處了。極也是這個意思，極也是到最究竟那個地步了。自致就是，一個人沒有把他的情感，能夠發揮到最究竟的那個境界。一個人沒有把他自己的情感盡到極處，那就是說，一般的人情他就有一些含蓄，

都有所保留。到了不含蓄、不完全保留，完全把這情感，都完全發揮盡處。「必也」什麼時候呢？「親喪乎」，父母過世的時候，遇到父母之喪的時候，他對於父母這個哀傷的情，那就是這個情是到了極處了。這個情就是哀傷的這個情，到了極處了。這就是曾子說，一個人能夠把他自己的情緒、情感完全發揮出來，只有在父母之喪的時候，把對於父母的這種情，盡情的、全部的表露出來。盡情的表露出來的話，一般世俗的禮貌都不必注意了，就是子游講「喪致乎哀而止」，盡到哀傷就可以。不必講到父母之喪，這個喪事怎麼辦？應該是按照禮俗，按照禮俗，世間禮俗很多，那個都是外在的事情；內在的，真正對父母這個哀傷，孝子對父母哀傷，表露到了極處，這就是孝道。

這就拿一般人來比較，一般人沒有在父母之喪的時候，他都是這個情都有含蓄的，沒有那樣完全表露出來。只有在父母之喪的時候，才有完全把這個情、哀慟之情，完全表露出來。這是講的人性，這就是真情流露。真情從那出來，真情就是在良知良能裏面表露出來。所以孔夫子講，《詩經》三百篇詩，用一句話可以表現出

來，「思無邪」。思無邪，一般講邪字當不正講，但是在《詩經》裏好多處講，思無邪這個邪字當虛字講，虛是虛情假意來講。上面的思也不當思想講，上面的思是語助詞。實際上，無邪就是無虛，《詩經》三百篇的話，表現那種情，都是真情流露出來，沒有虛假的情。在這裏講，在父母之喪的時候，那種真情流露、完全流露出來，那都是真情，就是從本性裏面流露出來。

這一章書這樣講，我們才知道，曾子從孔子聞到這一章這兩句話。就是我們不但對於父母之喪要真情流露。我們作任何事情，都是要用真情。作詩、一切的藝術，沒有真情的時候，不能感動人。自己學道，沒有真情，學道也學不了，這章書是這個意思。不過在父母之喪的時候，最容易引起這個真情。我們從這一章經裏面，對於父母這個真情容易引發出來。我們作其他的事情，就要作個真誠的人。印光祖師講，有真實的、誠心誠意的人，你學佛才能學得好。我們學儒也是這樣，作什麼事情，對待任何人，我們都要拿真情來待人，這才是學道。

論語講要講記【子張第十九】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請看八一三頁，「曾子曰：吾聞諸夫子」，我從老師那裏聞到下面的這個意思，下面這個事情。「孟莊子」，馬融注解是魯國的大夫仲孫速。他說，我聽過夫子講過，孟莊子是個孝子。他這個孝道表現出來孝的行為，「其他可能也」，他這個孝的行為，其他是其他的人，他表現的孝行很多，在他孝的行為上面，其他很多的行為，別人也可能作得到。但是有一種別人難以作得到，就是「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他是個大夫，古時候大夫也有世襲的，父親過世之後，由他的長子來繼承大夫這個地位。孟莊子的父親去世之後，他來繼承父親這個大夫地位的時候，他把父親在世，他父親用的臣子，以及他父親所實行的政策，不改，他父親在世用的那些家臣，他父親實行那些政策，他完全照父親那樣，沒有改。這個，「難能也」，這是別人很難辦得到。這一點很重要，這一點，古時候，那個大夫是父親過世由他的長子來繼承。一般人他一繼承父親的位子以後，父親在世所用的臣子、所實施政策，他非要改不

可。但是孟莊子他沒有改。不是說永久不改，在上論裏面講「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三年不改就算是孝了。因為三年之後，也許有些實行到後來，時間有所變化的，當然有所修改的。但是你在這三年之內，不要更改，這就是盡到孝道了。後面注解就講了，孟莊子在繼承他父親大夫這個官位之後，超過了三年，有四年之久沒有改，這一點很難。

這在後來，尤其是現在，這一章書講有什麼用處呢？《論語》裏面每一章書，不但在古時候用得上，在現代還是用得上。在內地，有辦大學的，是那一個大學呢，這是私立大學，他父親把這個大學辦得很好，一切都上軌道。後來父親把這個大學讓他兒子來作校長、來辦，兒子一接上之後，馬上就更改。一改就錯了，一改各種問題都出現了，所以在現在還是用得上。一般年輕人，學學現代的學術思想，總是認為上一輩的人辦的事情，不合乎現在時代的要求，要改。他不知道，人，你上一代辦的，他有他的經驗閱歷。你現在讀的書，雖然讀得很多，學位也很高，但是上一輩的人，他的閱歷多，世故人情多，你不能完全把他廢棄掉。你要改是可以，不

是不能改。改，你要看看，是逐漸逐漸的。上論裏面講，有所損，有所益。殷朝成湯王把夏桀王放逐了，拿現在講，夏桀王不好，所有的夏朝文物制度，通通不要。沒有這樣的，「殷因於夏禮」，還有因循夏之禮，但是有所損，有所益。到了周朝，周也是因於殷禮。「周因於殷禮」，武王把殷紂王伐掉以後，殷朝、殷家他的祖先還有很多優美的制度，他還要繼續來使用。有不合乎當時須要的，可以刪一部分，或是要補充的，再增加一些，不能完全廢棄掉。所以整個中國歷史，政治文教都是根據先王之道，不能完全廢棄。只有針對後來的時間、人心，有很多變化的時候，然後再加以適當的脩正，這才是一個穩當的作法。千萬不可以學現代人，你競選上來了，把全部完全廢掉。一廢掉，你憑甚麼，你的政策，你能夠超過前人的嗎？你那一門超過前代所定下來那種禮樂、那種制度，這是狂妄的行為，不可以那樣學的。所以曾子特別舉出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那個時候都難能。到現在更是，你要求其這樣的話，也就更難。我們都是學道的人，世間所有的人都作不到，我們就是要這樣學。必須堅持這樣學的時候，才談得上學道，這一層我們要了解。

還有，曾子這兩章講的，前一章開頭要注意：吾聞諸夫子；後面這一章也是：吾聞諸夫子，他都是從夫子，孔夫子那裏學來的。不是現在人講，我主張、我認為是這樣。我認為這樣，你憑甚麼認為這樣，你認為這樣，你能夠確認你的想法是正確的嗎？你的想法合乎聖人之道嗎？所以開頭這兩句話要注意。曾子是大賢人，他所以能夠成為賢人。你看在這裏，開頭就講，他不自以為是，他是從孔夫子那裏學來的。現在的人很多都是自以為是的，我主張是如此，這個要不得。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請看八一四頁，「孟氏」，是魯國的三家大夫孟氏，三家，孟仲季。孟氏家裏，在魯國是一個三家卿大夫，他的地位低一點，所以皇侃說，魯家的下卿。「孟氏使陽膚為士師」，使就是派，派陽膚為士師。為士師在那時叫典獄官，就是現在的司法官，包括現在的警察、檢察、法官這些都是。管監獄，這也是士師，在那個時候叫典獄官。陽膚是曾子的學生。孟氏派陽膚、也就是派曾子的學生作典獄官，管理司法，就是司法官。陽膚就來問曾子，問老師，曾子就告訴他的學生說：「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你在作法官的時候，你要了解，上失其道，在上位的人失了上位之道。上位之道是什麼呢？作國君的人，大夫之家是作卿大夫，都是在上位。失其道，失什麼道？失了仁政、仁道。不論是國君、是卿大夫，失了仁道，民心就渙散了。民散久矣，你在上位不講仁道，對待民眾這些都是虐待民眾。那個民心或者是犯罪了，民心就渙散。貪污的貪污，搶劫的搶劫，罪惡的事情就很多了，就是民散

了。「如得其情」，如得其情是什麼呢？破案了，把這個犯罪的人能夠抓到了。抓到之後，他也承認犯罪了，就是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哀矜就是要憐憫他，不要歡喜。唉呀，我這個案子在我手裏辦到，我又破了案，我有功勞，發歡喜，這個要不得。你要是破了案，對於犯罪的人，你要心裏存著哀憫他，為什麼呢？上失其道，他就去犯罪。犯罪是由於上面、在上位的人不講仁道。所以你對於破了案子、對於犯罪的人，只有哀矜他，不要認為破案了，自己有功，發生歡喜，不要有這種心理。

曾子教他學生這一條，一直到現在，我們還是希望所有的法官，都要存著哀矜而勿喜的心。上失其道，在那時候固然有，到現在各位看看，那一位在上位的講仁義之道呢，這一層要了解，所以必須要哀矜而勿喜。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請看《論語講要》八一五頁，這是子貢講的這一章經。「紂」是殷紂王，大家一提到殷紂王就知道了，他「不善」，子貢說，他的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不那樣惡。如是之甚，是指的子貢那個時候，大家一提到紂，就覺得這是罪大惡極，那是如是之甚，子貢認為不一定是那樣罪大惡極。「是以君子惡居下流」，為什麼當時一般人一提到紂，就覺得這個是天下最惡的一個人，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下面講的，「天下之惡皆歸焉」，像紂這樣的人，當然造了很多罪惡的事情。到後來天下人都把天下所有的罪惡，都歸於他，認為他造天下的罪惡是最重的一個人。這是講子貢的看法，因為天下人都把罪惡歸到紂一個人的身上，所以，君子惡居下流，惡是憎惡，居在下流，一般人不願意居在下流。所謂下流是作那一些事情，就像水一樣往下流，一居在下流，那就是像紂那樣的。一般人都把罪惡歸向於他，就像水一樣的，水是往下流的。人呢？某人如果造了罪惡的事情，到後來人家都把罪惡的事

情，都推歸於他。

子貢講這個意思，最重要的，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君子是一個讀書的人，脩道的人。凡是君子的話，知道這一個厲害，他不敢居在下流。那就是說，一舉一動都不敢造那些罪惡的事情。子貢拿這一樁事情教人家知所警戒，拿這個殷紂王作一個警戒的事情。這一句話是很重要的，我們脩道的人，不能說這是小事情，人格上作一點小的罪惡沒什麼，那個不能這樣想法。人的脩行，好像建設一樣的，一步一步的往上建築，不容易的，但是要摧毀它，很快就摧毀了。再拿上山來講，上山是一步一步往上，要往下的話，也很快就下了。那就是一個人的脩道，在行為上，不能有一個時候有個缺點，一旦有了缺點的話，以後想補救就很難了，拿這個來作為鑑戒。我們讀古人那些歷史記載、那些傳記，像殷紂王他不是傳記，他是亡國之君寫在帝王歷史裏面，那是更顯著了，就拿這個作鑑戒。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請看八一六頁，「君子之過也」，過是什麼呢？人人都有過，聖人才沒有過。沒到聖人地位，就是在賢人的地位都還是有過。這裏講君子之過也，君子是讀書脩道的人，他有過的時候，「如日月之食焉」，日食、月食，現在講天文學，大家都很明瞭，不必詳細講，君子有過就如同日食、月食那樣。日食、月食，我們在大地上的人都能看見。所以，「過也，人皆見之」，君子之過，人都能夠見到，就如同日月食，人人都看得到。「更也」，指的這個過，君子有過，人皆見之。如果改過的時候呢？「人皆仰之」，人人都仰望他。這就拿日月食來作比喻，日月食，誰都看得見。日月食過了，太陽也好，月亮也好，又有重新出現的時候，那就是更。人人都再見到它的光明，都仰望它這個光明。用在君子改過上面，人人對他勇於改過，人人都信仰他。

子貢講這一章經重要處，過是人都有。所貴重的是，君子不像一般人。一般

人有過的時候，怕人家知道，就算人家知道的時候，他還找出很多的理由出來掩飾，那叫文過。一般人都有文過，文就是文飾。君子不如此，君子有過的時候，自己有時候不知道，人家告訴他，他很感謝人家，馬上改。所以君子有過，人看到的話，或者人告訴他，或者他自己有過失，事後發現了，不會掩飾自己，就是改過。一改，好了，這個過就沒有了。我們任何一個人，誰都有過失，這個過失怎麼呢？自己往往不知道，我們說話、做事情，往往對人家有傷害，我們往往不知道。為什麼自己不知道呢？自己是凡夫眾生，迷惑顛倒，所以有過不能知道。君子他事後自己能夠知道，或者自己不知道，別人告訴他，他很歡喜，很容易接受人家勸告，馬上改。一改之後，不會犯同樣的過失，這就了不起了。一個人在這一生當中，時常發現過失，時常就改。改了之後，永久不會犯同樣的過失，他就一天一天的過失減少，過失減到沒有，他就成功了。所以子貢拿這個日月之食來作比喻。我們學儒，先學君子，君子心裏坦蕩蕩的，不怕人家知道有過失。人家知道自己有過失，馬上改，這就是君子。君子學好了就是賢人了，賢人進一步就是聖人了。所以這章書在這裏面，你要學君子就要學著這個，要改過。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請看八一八頁，我們把經文的文字先看一看。「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公孫朝，在那個時候，同名的很多。後面注解有講到，就在春秋的時代，魯國有公孫朝，鄭國、楚國都有人名字叫公孫朝。這是衛國的公孫朝，所以經文開頭就講衛公孫朝，所以經文的文字，一個字有一個字的作用。提出衛公孫朝就把這個人說清楚了，他是衛國的公孫朝。他「問於子貢曰」，就問子貢。「仲尼焉學」，仲尼是孔夫子，焉學，焉當何字講，他從那裏求學。孔夫子學問這麼好，這學問從那裏學來的呢。

子貢就答復他，「子貢曰」，子貢在孔門之中，他是最會言語的，十哲之中，言語：宰我、子貢。你看他怎麼答復他。你先看看，衛公孫朝問孔子焉學，學是學問，子貢怎麼答復呢？「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子貢答復是講道，不是講學。

「文武之道」，文是周文王，武是周武王。為什麼講文王、武王之道呢？講中國文化，推到最早的時候就是伏羲氏，伏羲氏以前沒有任何文字，各種符號都沒有，那就沒辦法講了，只有從伏羲氏開始講。伏羲氏畫的八卦，八卦就是最早的文字。伏羲氏他最重要是道。畫的八卦，八卦重疊起來就是六十四卦。在這些卦爻裏面，把宇宙的起源，人生是怎麼來的，不但人生，其他的動物，他的來源在那裏，就在伏羲氏那個卦爻裏面講得非常完備。你知道宇宙的起源，人生以及其他動物生命的由來，然後對於宇宙的這些問題，人生與其他動物的這些，生老病死問題，這才有辦法來解決，這是中華文化的特色，要找到它的根源。假如根源都找不到，那有什麼辦法來解決。所以一講就講這個道，道，推到最初就是伏羲氏。伏羲氏以後，這在《易經》〈繫辭傳〉裏面，孔子寫得很清楚。伏羲氏那算是五帝，伏羲、神農、黃帝、堯、舜，這是講五帝，這是一種講法，五帝還有別的講法，這裏就講這個五帝。五帝的時候，對於伏羲氏講這個道，聖聖相傳。傳道，比如說堯舜，堯把天下傳給舜，舜把天下傳給禹，禹是夏朝。夏朝以後，殷商，殷商之後周家。這叫三代，三代都稱王。三代開國的帝王，這些王都是聖人，這些聖人對於伏羲氏講的這個道



都明瞭。到了孔夫子再加以詳細的解釋，一般賢人都可以看得懂了。所以到了文武，文王、武王，文王是被殷紂王把他囚禁在羑里的時候，他就研究《易經》，《易經》每一卦下面的文字是文王寫的，每一爻下面的文字是文王的兒子周公寫的，中華文化這一脈相傳講的都是道。所以，這個道到了文王、武王這個時候，他用文字把卦爻都說明了。這還不算，後來周家有天下的時候，伐紂成功之後，由周公制禮作樂。這個禮樂前代也有，但是到了周朝，由周公來制禮作樂就完備了。所以在這裏講，子貢說文武之道，文武之道就是文王跟周公作的卦爻的文字說明，再加上周公的制禮作樂，這個文武之道到了周家完備得很。「未墜於地」，這個文武之道，從伏羲氏開始這個道，到文武，文王、武王早就不在世了，這是春秋時代了。春秋時代，雖然還是周家的，天下是東周，但是文武早就不在世了，文武雖然不在世，但是他們傳授的道，未墜於地。未墜於地，意思說，文武、人雖然不在世間，他的道還在人世間，沒有墜落。接著講「在人」，還在人世間。

還在人世間，人世間那裏？道由人傳，「賢者識其大者」，這個識讀誌，識是記

得，記憶的意思。賢人把文武之道，識其大者他知道，知道是記在心裏面。道有大的、有小的，大道是賢者他明瞭，明瞭之後，他就記得，然後就可以傳播給別人。「不賢者」，還沒到賢人這個地位，「識其小者」，識其這個道，大道是遠大的，無所不在，小者是侷限於某一種。無論是賢者、不賢者，識其大的、識其小的，「莫不有文武之道焉」，那裏都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把這講完之後，這個道、大道、小道都還在人間。你問夫子、你問仲尼焉學，夫子就是仲尼，焉不學，他那裏、那一種不學？這就根據公孫朝問的，仲尼是從那裏求學？子貢先把這個文武之道還在人間，接著就答復孔子的學，我們的老師、夫子焉不學，那裏不學，那就是說，他這個學是無處而不學。既是無處而不學，無人而不學的話，「而亦何常師之有」，他的老師不是固定的是一位老師。常師，何常師之有，何常師是一個倒裝句法，何有常師，何常師之有就是何有常師，他那裏有經常固定的一個老師。

後面《講要》裏面講，清朝劉寶楠的《論語正義》就講，書傳裏面所講的，「夫子問禮老聃」，老聃是周家一位有德有學問的一個人，一般講老子。孔夫子曾經到

周家向老子問禮，就是跟老子學禮。「訪樂萇弘」，萇弘是音樂家，學琴於萇弘，跟萇弘學琴。「問官郟子」，官是作官，作官也不那麼容易的，作官有作官的學問，所以他曾經向郟子學習，問作官之道。「學琴師襄」，跟師襄學過琴。前面萇弘，學的音樂方面更多。《劉氏正義》把這些人舉出來以後，這些人孔子都跟他們學過。所以說，「其人苟有善言善行足取，皆為我師」，這些人他只要有某一個專長，言是在言論方面，行是在行為方面，足以可取的話，孔夫子講，都是我的老師，孔夫子都跟他學。這裏還是舉出幾個最有名的，其他還有很多，不必細講了。那就是說，聖人所以有這些，而普通人連這些都不能跟孔夫子相比。他都是在某一方面有特別專長，孔夫子為什麼跟他學呢？大家知道，行菩薩道要破塵沙惑，塵沙惑破乾淨了，天下的事理無所不知。塵沙惑破乾淨了，根本無明也破乾淨了，那就成佛了，佛叫世間解。成了佛的話，世間萬事萬物一切的道理無所不知。當然，孔子是聖人，這些世間事情都知道。他以學習的這種精神來，等於是現身說法，就是告訴一般人，你要學道，必得不能自己感覺滿足。沒有滿足的時候，那就學問學得愈多，愈能幫助脩道。

就拿我們學佛的人來講，我們現在在臺中這個道場，雪廬老人傳給我們的普通法門，還有特別法門。特別法門最重要的，是雪廬老人就傳給我們念佛。念佛很多種，他老人家教我們學的就是學《阿彌陀經》。《阿彌陀經》專門講持名念佛。持名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議，不錯是三根普被。但是我們要了解一個道理，這是雪廬老人過去講的，我們大家都是中等根器，中等根器不能不研究教理，不但要研究佛家的經典，儒家經典也要研究，研究得愈多，愈能了解這一句佛號，它這個含意無窮。知道這一句佛號含意無窮，我們提起一句佛號，力量就不可思議。有一些人念佛念得感覺用不上力量，這都是中等根器的人，用不上力量是什麼呢？是對於這一句佛號涵蓋的意思沒有很多的了解。要知道對於這一句佛號含意那麼多，那就必得要廣泛的研究教理，研究教理愈深入，對於這一句佛號就知道得愈多，知道的愈多，這一句佛號提起來，它這個力量那就是不可思議，這是舉這個例子。我們研究儒家的這個學問，特別是要脩儒家這個道，儒家這個道跟佛法是一致的，跟佛家普通法門是一致的。既是一致的，那研究佛法就好，為什麼還研究儒家這學問呢？就我們儒家的文化來講，佛法傳到中國來，特別是大乘法門就在我們中國發揚光大。就是由

儒家的學問，比照的來研究，那個南傳佛教不是如此。因此，儒家的學問它從五倫開始學，這是特別的，就從五倫上面開始學。學到了形而上的時候，就是出世法。在五倫方面學，非常切實，行菩薩道、儒家講學君子儒。君子儒的話，你要教化別人，首先在家裏的，夫妻、父子、兄弟，家裏的這些人要相處得很好。家裏的人相處得好，然後推廣到家庭以外的社會，就是五倫。五倫要敦倫盡分、敦倫盡分，人倫敦厚了，然後盡到本分，這就是印光祖師講的，盡到本分盡到極處，就是出世法，就能了生死，這是儒家這個文化的特點。雖是出世法可以成就聖人，但是它跟佛家的佛法相比，它是普通法門。因此我們在講儒家的學問，跟佛法一比的時候，最後還是歸結到念佛法門。把這個道理都貫通了，這一句佛號提起來，就有力量，這個力量就大了。這章經書就是教我們：學問無止境，道，更是無止境。沒有成就聖人，在這之前，必須要廣泛的求學。

論語講要講記【子張第十九】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請看《論語講要》八二〇頁，「叔孫武叔」，根據馬融的注解，是魯國的一位大夫，武叔這個武字是他的諡號。他自己就是一個大夫，他在朝廷裏面，「語大夫」，告訴其他在朝廷之中的大夫說。「子貢賢於仲尼」，孔夫子的弟子子貢，賢於仲尼，這個賢字當優勝講，比仲尼、比孔子還要優勝。「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服景伯也是魯國大夫，他在朝廷裏面聽到叔孫武叔這些話以後，他就告訴子貢。子貢聽到子服景伯告訴叔孫武叔這句話的時候，子貢就說，「譬之宮牆」，子貢說話很善巧，也可以說是個有辯才的人，他先說比喻。譬之宮牆，就拿這個宮牆譬之，譬什麼呢？一個是孔夫子，一個是子貢自己，他拿這宮牆來作比喻。賜，先講自己。賜就是子貢的名字。「賜之牆也及肩」，我家裏外面的圍牆，及肩，這個圍牆的高度到我肩膀

這麼高。既然只有肩膀這麼高的話，「窺見室家」，在牆外就看得我家裏。我家裏有什麼呢？窺見，不費力氣，站在那裏，牆只有及肩那麼高，及肩就是到肩膀那麼高，在牆外就看見我家裏。家裏面有房間，室，在外面就看得清清楚楚的。我的家裏，家裏的房間，裏面那些設備，有那些東西，「好」，用好字作代表，看得清楚。

那麼孔夫子呢？就是子貢的老師。「夫子之牆數仞」，我的老師的牆，數仞，一仞有多少？古人注解不一，有的是七尺叫作一仞，有的是八尺一仞，有的比較少的，五尺多，一仞，這個不必詳細考證，因為古代跟現在尺寸大小不相等。就是說，夫子之牆數仞，比及肩高得多了，你要看夫子裏面的，宮牆裏面、數仞高牆裏面的，你要從門進去，你在牆外看不到，所以，「不得其門而入」，不從門進去的話，「不見宗廟之美」，古時候天子、諸侯都有宗廟，還有「百官之富」，朝廷裏面的文武百官那麼多。到天子的宮牆裏面，諸侯的宮牆裏面，應該要從門裏面進去。拿這個宮牆來比喻孔夫子的牆，孔夫子的牆很高，你要到孔夫子數仞高的宮牆，要看裏面的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你不得其門而入，是看不到。天子、諸侯的宗廟、百官，夫



子豈但是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夫子這個道，那是不得了的。古代，從三皇五帝到夏商周三王，他那個宗廟、百官，隨時代，它一個朝代完了，這些也就沒有了。夫子這個道，那時候傳到春秋了，人人都知道夫子這個道，比宗廟、百官，超越得多。

我們現在研究這一章經，子貢所講的，夫子之牆數仞之內，在牆內的，指的夫子的道。夫子的道德學問，一直到現在，夫子這個道和學問，誰不尊敬！講中國文化的時候，都要講夫子之道。由夫子傳授這個道，無論在什麼時候，我們能夠學作聖人，學了脫生死，不研究夫子之道，行嗎？講到世間，在政治方面治國平天下，也必須講夫子之道。不講夫子之道的時候，世界永久沒有和平，夫子之道在政治上就是王道。王道，不但把自己的國家要治得好，也要把全世界那一個國家、那一個國家的人民，都要關心他們，都要想辦法幫助他們來學道，這才使世界永久和平。如果不講夫子之道，不講王道，只講霸道，現在世界上講這個霸道，跟春秋時代那個霸道，還不能相比。春秋時代，這個齊桓公、晉文公講的霸道，還是講正義，尊王攘夷，還是要講王道。現在世界是那一點能夠構得上王道，所以講孔夫子這個道，

我們學儒家、學中國文化的話，必得要認清孔夫子之道。開始學我們要學健全人格，然後才能學君子、學賢人、學聖人。這種文化不只是就中國來講，全世界都要希望他們也這樣學法子。用在政治上面，都要是希望每個國家都能實行王道。真正是講這個，讓他們的國民都要相信這個王道，受到這個王道來關懷他們。

現在世界上講人權，真正講人權就是儒家才是真正講人權，這個人權指的就是道。有了道的時候，才能自主。不但在世間的事情能夠自主，生死都能自主，這才是真正的的人權。而現在他們的人權，是順從凡夫眾生惡的習氣。凡夫眾生都是自私自利的，順著自私自利的心，維護自私的這種，讓他們享受這個權利。學生就有學生的人權，老師教學生守規矩也不可以，學生他有他的人權。真正研究，你現在教學生人權，只不過順從學生那種惡習慣而已，那是什麼人權。我們研究這個儒家的學問，了解夫子之道，你把現在這個世界上這些學術思想，你一看就看到它的底細是什麼。你看明白了，看明白，我們就不能跟它學。我們講究學聖人，用在政治上面，那真正才能夠大家都去了自私自利的心，才能真正說到世界和平。

這裏講「得其門者，或寡矣」，天子的宮牆、諸侯的宮牆，能夠得門而入，還不算什麼稀奇，還可以進去。夫子之牆，這個能入門的話，那可不容易。了解夫子之道，認識夫子之道，他又能夠學為聖人，這一個道理，一般人就沒辦法了解。孔子教從五倫上面學起，從禮樂上面學起，這個他們就不懂了。禮樂講要守規矩，音樂，學學音樂就能了生死，就能明心見性嗎？一般人就不懂這個道理。不懂這個道理，就是不得其門而入，他對於夫子之道，就連入門都還沒有。因為夫子之道太廣大了，夫子之道無處而不在，就是前面講，那裏都是有夫子之道。但是，那裏都有夫子之道，悟就是難，悟才能入門，悟有大悟有小悟。小悟是什麼呢？你能了解，夫子之道可以了生死，可以成聖人。用在世間政治上面，可以平等的使天下人都能信仰王道。能夠悟一點就不容易，不能悟這一點就是不得其門而入。這是得其門者，或寡矣，或寡矣就是說少啊，沒有說沒有，那就是子貢自己早就入門了。不但入門，而還可以登堂了。所以就一般講寡矣，能夠悟到孔子這個道的人，少啊。

既是少，「夫子之云，不亦宜乎」，這個夫子就指的叔孫武叔，叔孫武叔是個大

夫，稱呼大夫都要稱呼夫子。就等於我們現在，稱一般人稱先生，稱先生，在古時講，先生就是老師。現在人不懂，稱先生，好像這是太普通了，沒有尊重。真正說起來，過去是講，稱先生就是老師。所以在這裏，夫子，就是稱呼大夫。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叔孫武叔講的，子貢賢於仲尼，那就是說，就叔孫武叔來講，他沒有入門。對於夫子之道，他一點都沒有悟，他那裏入門呢？既是沒有入門，他講子貢賢於仲尼這話，你不能怪他。你怪他說得不對，你不能說他。為什麼呢？子貢在這裏講，他說得很對，宜乎，說對了。為什麼說對呢？他沒有入門，根本就不了解夫子之道。你拿這一層，他還沒有入道的話，他講這一句話，認為他講是應該的，說得沒有錯。這是子貢，他有言語的天才，他是這樣說。反面的意思，他說這一句話，就是證明他連夫子之道，一點也不知道。這就把叔孫武叔到什麼程度，教人家一看，叔孫武叔是這麼一個人，他才講子貢賢於仲尼，他如果要是悟到一點點，他就不敢這麼說。

從這一章經書裏面，子貢用這個比喻所講的道、夫子之道，我們今日之下看看，

像叔孫武叔這種人多得很。現在表面看，好像大家對於孔夫子都很尊敬。但是對於孔夫子尊敬的話，對於孔夫子這個道不了解的話，尊敬有什麼用處。必得對於孔夫子，從伏羲氏以來，五帝三王傳下來這個道，能夠了解了，這個才是。自己這樣學，同時也教人家這樣學，才可以辦得到，這就是真正作一個君子儒。君子儒是己立立人，自己要在道德學問上能夠立得住，也要教人家能夠立起來。成己成物，成就自己，成就自己學為聖人，也成物，也成就一切的人學為聖人。

我們從這一章經文裏面，子貢是了解很清楚，他教我們這樣了解夫子之道，成己成物，這樣學君子儒。這章書把握這個要點，大家學的話，你就是有道之人，你在世間作任何事情，什麼事都有道。辦教育固然有道，作各行各業你都有道，你都能够教化他人。因為道是什麼呢？道無處而不在，每一樁事情上面都有道，這一章經文我們要這樣研究。

論語講要講記【子張第十九】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請看八二二頁，這一章還是叔孫武叔他講的話，也是子貢講的一番道理。「叔孫武叔毀仲尼」，毀是毀謗，毀謗仲尼。前面那一章，他說子貢比仲尼要優勝，在這裏講毀謗孔子了。怎麼毀謗法子，這裏面沒有詳細講，總是拿不是事實用惡劣的言語，來講孔夫子、來毀謗孔夫子。子貢就說了：「無以為也」，為就是講毀謗，你不要毀謗。為什麼不要毀謗呢？「仲尼不可毀也」，孔夫子，你想毀也毀不了，不可毀。為什麼不可毀呢？還是說比喻，「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他人就是一般人，一般人之賢者，在一般人之中是賢者，也就是說，在一般人之中比較優勝的人，超越一般人的就叫賢者。他們這些賢者，丘陵也。丘陵是什麼，山不高，在內地有很多丘陵地帶，丘陵地帶山很低，一般人跑到山頂上，很容易。從山的這一邊，跑到山頂，然後從那一邊下來，很容易。猶可踰也，踰就是跑到丘陵那個山

頂上，然後再下來，可以超越這個丘陵。

「仲尼」呢，他不是丘陵，是「日月」，在天空裏面那個太陽、月亮。「無得而踰焉」，你想超越日月的話，踰是超越，從日月那邊超過去，無得，辦不到。你就是拿現在，科學進步了，人可以乘著太空船登陸月球，整個的月球你探測到了沒有？月球上有生物，你這太空人登上那裏，對於月球那些生物，那些生物怎麼樣生存，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這裏講踰，誰能夠跑到月球上、太陽上面。到太陽的頭頂上去、月球頂，然後又回來，辦不到。仲尼，就像日月那樣，無得而踰。「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自絕，按照古人的注解，《論語集解》裏面講到，絕當棄字講。棄是什麼呢？人雖然欲自絕、自棄，自棄一般人講，自己棄什麼呢？毀仲尼，仲尼毀不了，反而是自己拋棄了自己。「多見其不知量也」，多這個字，古人注解當適字講，適當恰好。多見其不知量，恰好是被人家認為他不知量。自己不能量量自己，不知自量。這就是子貢拿一般的賢者，與孔夫子的道，兩種比喻讓叔孫武叔了解。你不要毀謗仲尼，你想毀謗，適足以自己棄絕了聖人之道。一個人棄絕了聖人



之道，這個人那他永久的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生死不能了。不但生死不能了，就是在世間作任何事情，處處都有障礙，這樣的人是苦惱無邊的。

子貢他在孔門之中言語第一，所以他能夠用這些比喻的話，來教人家開悟。我們人到世間來，為的是什麼，我們到人間來就是跟人家爭名奪利嗎？要求擴充自己的權力嗎？你權力再高，再有權力的人，像古時候秦始皇，那個了不得，到最後生死無常，那有什麼用處，所以必得要學道。普通我們教人家學道，感覺很抽象，道怎麼學法子？拿這個比喻，比喻孔子這個道，像日月那麼高。日月的光，光明是普照天下，光明所在就是道之所在。了解夫子之道，只要肯學夫子之道，無時無地而不在这个大道光明之中。我們悟了夫子之道，大家都是有道之人，無論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你就是得到這個大道。這用日月來作比喻，都是在這個光明之中，受到這個大道在那裏來照顧。這個還是方便的講，能夠得到夫子之道這個光明，就引發自性中的光明、本性的光明，它就有這麼重要。本性的光明一發出來的時候，再問，生死在那裏？這光明一照，生死，假象啊！世間任何的障礙，也都是違背了

自性的光明。執著這個假象，執著那個假象，處處都是障礙。自性光明，由夫子之道這個光明一引發，什麼障礙都沒有。這個道理，我們從子貢這樣比喻的話，就能得其受用。不了解這個道理的話，那就是說，多見其不知量也。現在那些專門教人家在社會上跟人爭名奪利的話，那都是不知量。我們學道，才能真正的對於中華文化有信心。有這個信心，你才能夠自己成就，也教人家成就。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請看八二四頁，陳子禽就是前面在〈學而〉篇裏面、〈季氏〉篇裏面都提到，他就是孔夫子的弟子叫陳亢，這就叫陳子禽，是同一個人。他跟子貢講「子為恭也」，你是謙恭。「仲尼豈賢於子乎」，我們的老師、仲尼豈賢於子，豈當何字講，何嘗比你優勝呢。「子貢曰」，子貢首先講，「君子一言以為知」，君子發一句話，這一句話講得對了，人家認為他是有智慧的人。「一言以為不知」，這話說出來違背真理，說得不對了，人家就認為他不知，這話說得沒有智慧。因此，「言不可不慎也」，一個人，尤其是學為君子的人，言語不可不謹慎。先把這個道理講明白，然後再講比喻的話。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誰能夠比得上他，夫子，沒有人比得上他。猶如天在天空，你不能有一個階梯，順著階梯升到天上去。沒有人能夠拿個階梯升到天上去，夫子就是這樣。「夫子之得邦家」，他得了一個邦家來治國的話，「立之斯立」，用這個道理來教人家立的話，一般人就可以能夠立得住。這個立是用禮樂來立人，可以立。道，這個道是引導的話，以道德來引導人的話，人家就跟著學那樣實行。「綏之斯來」，綏是用安樂、用和睦、仁政來安定人。來是遠方的人都歸來。「動之斯和」，動是用音樂教育來感動人，天下世間一團和氣。「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這樣的人在世的話，是得到榮耀；不在世的話，天下人都哀傷。像這樣的人，夫子就是這樣，如之何其可及也，誰能比得上他呢！

論語講要講記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舜亦以命禹。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請各位翻開八百二十七頁，這是最後一篇了，〈堯曰〉篇。這一篇，先把經文

念一段，「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我們就先念這一段。這一篇大概的分有三章，第一章就是從剛才念的，到八百二十八頁是第一章。後面子張問的，那是第二章，最後就是孔子講：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那是第三章。我們現在念第一章，第一章也分出五節，節是章節，剛才念的是第一節。

第一節開頭，「堯曰」，堯是堯帝，堯帝講的這幾句話，就是交代舜帝的，堯帝到了晚年要把天下讓給舜。把天下讓給舜不簡單，首先他問朝廷裏面那些大臣子，看看有那位很適當的，來接他的天子這個職位。當時在他朝廷裏面，還有外面的那些諸侯，都說不行，他們沒有這個能力接受這麼大的任務。後來堯帝就叫大家到外面找，結果找到舜。找到舜怎麼呢？舜在家庭裏算是一個大孝子，就把他找來了。找來之後，就在他的朝廷裏面，交代他很多事情，讓他訓練。到了後來，覺得舜果然不錯，辦的事情證明他有這個能力，又有好品德，就把這個天下要交給他。交代他有這幾話，就是交代的話。

「堯曰」，堯帝說。「咨，爾舜。」咨是一個感歎的意思，因為要把天下讓給他，這是一件大事情。開頭就是咨，接著就爾舜，爾是一個語助辭，就叫舜的名字。下面就講出那四句話，爾舜，爾是當你字講。下面說「天之歷數在爾躬」，天的歷數，根據孔安國的注解。古時候注解叫作傳。比如說，《春秋》三傳，孔夫子作《春秋》這部經，有三家注解的，叫三傳。《論語》有《孔傳》，孔安國他在注解說，歷數在爾躬這個歷數，指的就是天道。天道還比較不好懂，孔穎達、這是唐朝人，他再把孔安國的注解再解釋，所謂歷數是天經歷的，在那運轉的數目，天歷的數目。我們一般人了解的，天，看出在那運轉呢？春、夏、秋、冬四時在運轉，四時運轉就是氣候，春天是什麼氣候，夏天是什麼氣候，到秋天、冬天，一樣的分得很清楚。歷數就是天在那裏轉、運動。用在人事方面，就是帝王要換了，帝王換的時候，在那個時候要改姓。比如說，堯帝要把天下讓給舜帝的話，舜帝跟堯帝不是同一個家族，不同姓的，那就要改了。堯帝說，天的歷數在爾躬，天子這個位子既然要交給你，是在爾躬，躬就是身，在你身上，要臨到你要作天子了。這一句話，為什麼講歷數，按照天道在那裏轉動，轉動是這一個天子的位子應該轉運到你身上，由你

來接受，在爾躬。在爾躬的話，就把天下交給你，你就要履行天子職務。

你怎麼樣履行天子的職務呢？這一句話很重要，「允執其中」。允是很確實的，注解的文字講，要信實，就要實實在在的。執其中，執就是執著，一般人說，你作事情不要執著，但是對於好事情要執著。比如說，擇善固執，要選擇好的事情，不要執，而且還要固執，執得很堅固。這裏把天下交給舜來治理，這樁大事情當然要執著。這種大事情誰來辦呢？聖人來辦，聖人有聖人的品德，天子這個位子要給有品德的聖人，來居在這個位子上，就是有德有位，有聖人之德，有天子之位。這個時候，這種你就要擇善固執了。這個擇善固執，既然是聖人，他所看見的事情，和這個道理，就是透徹得很，一般人看不到的。既然一般人看不到，聖人他看得很透徹，要辦這個事情，就是對於天下蒼生都有利益，既然如此，他就要執著。允執什麼呢，其中，中是中道，好好的執著這個中道。這個中道，不是聖人的話，普通人很不容易能夠了解。既然不是普通人能了解的話，他是天子來辦的事情，就要固執。那就是前面講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天子辦的事情，你要天下人都



知道，那是辦不到的事情。天下人不知道，天子要固執的來辦，事情辦好了，天下人都受到利益了，而天下人還不了解呢。比如說，堯帝到外面看看民情風俗，就遇到一個老人在那擊壤歌，唱歌。老人就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老百姓生活自由自在。後面「帝力何有于我哉」，帝的力量與我有什麼關係。這就證明天下人，都受到帝王治理天下的恩澤，他受了這種恩澤還不知道。

就如同我們現在才知道，陽光、空氣、水很重要。但是在古時候不知道，古時候，無論在鄉下、在城市裏面，陽光、空氣很充足，水也充足，而且空氣都很新鮮，水也是很清潔的。那時候不知道，喝那個清潔的水，吸那個很清潔的空氣，曬的是那個充足的陽光，不知道這是那來的。就拿空氣來講，空氣那來的，不知道，我們現在才知道。我們現在在工業發展，排出來這些廢水、冒出來那些煙，把空氣、水都污染了。陽光，從前在大城市裏可以感受得到，你家裏的房屋，原來是矮的，或者是平房，或者一二層樓。而現在都市發展，高樓一蓋起來，附近那些矮的房屋，陽光就被那些高樓遮住了，所以在城市的陽光也很難得。過去沒有現在這樣，大家享

受到這個陽光、空氣、水，而還感覺不到這個天然的恩賜，不知道，現在已經知道了。雖是知道，但是要改回原來那樣好，很難了。

所以現在要講允執其中，中道，一般人不知道，聖人知道。就拿這個陽光、空氣、水來講，都市的建築物，聖人來設計的話，或者聖人派這個專家來設計的話，那就照顧大眾。工廠的廢水，也要想辦法把它怎麼樣的改變，改變成有用的水，不讓這些工廠任意的、不負責任的把水放出來。所以這個是一般人不了解的，但是聖人知道。聖人在制定政策的時候，他就想到一切要便利一般人，就是中字。中字就是中道，恰到好處叫作中。什麼叫作恰到好處呢？這個事情作出來，對於人人都有利益，而且沒有種種的流弊，沒有流弊，只有利益，這就是中。對於個人來講，《中庸》裏面講的致中和。致中和，在位的人，天子、諸侯，天子治理天下，諸侯治理國家，由這個中字使得恰到好處。他要建築公共設施，建築起來，沒有後來那些不好的後果，這就恰到好處。

在內地四川有一個都江堰，我們在座的也有不少人去看過。那個都江堰是漢朝

父子兩個人設計的。一直到現在，那個工程只有利而無弊，只有利，沒有一切弊。漢朝那父子兩人還不算聖人，他能夠讀聖賢書，學聖人，辦事情就辦得很成功。所以這個中字，就是無論個人，無論是在位的天子或諸侯，辦事情都是辦得恰到好處，沒有後患。堯帝交代舜，允執其中，中道要執著，這一句話。這一句話要推廣來研究的話，天下事情處處都要作到恰到好處，這是了不起的一句話。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四海困窮是什麼呢？在堯帝那個時候，有連續好多年發生大水，有水患。這個水患是天然來的，算是天災。那個水患使得天下很多地方困窮了，困是困難，窮，一切的物資都缺乏，生活很艱難。不只一處，四海都困窮。天祿永終，天是天子，天子既然到人世間來，為天下人來辦事情，當然有俸祿。永終，這有兩個講法。古人有個講法，終就是終結了，沒有了，他這講法是什麼呢？四海都困窮的話，你這個帝王之祿、俸祿，也就完了，沒有了。古人有這個講法，這兩句是給舜一個警戒的話。你作天子，如果弄到四海困窮的話，你天子俸祿也就沒了，你就終了，永久就終了。但是這個講法，我們雪公老師不採取。我們雪公老

師講法是什麼呢？四海困窮，不是假設的。事實上，在堯帝那時候，那個大水患，歷史記載有的說九年，八、九年那麼長的時間。在《幼學故事瓊林》裏面也講過，堯有九年的水患，後來成湯王，湯有七年的旱災。堯帝、成湯王這都是聖人，聖人在世也有這些天災。這樣說起來，堯帝那個水患是事實，不是假設的話。既是事實，就針對這個事實來講。如果照前面那個古人講法，你好好的允執其中，如果是四海困窮的話，你天祿也就永遠斷絕了，終是斷絕。這是把四海困窮、假設的話，這樣講法不足以採取。四海困窮在當時是事實。第二種講法，古人也是這麼、也採取這個講法。四海困窮，你要憐憫天下人受到這種困窮，你要把這個困窮放在心上，要為四海困窮的人，解除這些困窮。你心裏要了解困窮的這個狀況，了解民生這些困難。這個講可以，我們雪公老師過去就採取這種講法。天祿永終，永終，終是得到長久的意思。《孔傳》，這是孔安國的注解，天的俸祿長久在汝身。你要把四海困窮放在心上，就要為這個問題來求解決的辦法，解除四海民眾的困窮。你應該作這些事情，這樣作，天祿永久在你身上。你永久受到天給你這個俸祿，這是祝福他的話。四海困窮是提醒舜的話，提醒他要了解這個水患很嚴重。後面就是你要設法解決水

患的問題，因此祝福你：天祿長久的在你身上，這個講法合乎經意。如果照那種講法，天祿，鬧到四海困窮的時候，你天祿也完結了，那就是不大妥當。把天下讓給舜帝的時候，總要說幾句祝福的話，這是應該這麼說的。不說祝福的話，只說警告的話，好像不那麼自然，所以天祿永終是祝福的話。這個在後面講義裏面都講過了，舉出那些人主張那種講法，各位自己看。這是堯帝在讓位的時候，說出這幾句話，非常重要，把天下交給人不那麼簡單。

「舜亦以命禹」。舜帝接受堯帝的禪讓，到了後來，舜帝晚年要把天子的位子交給禹王的時候，也照這些言語來交代禹王。「舜亦以命禹」，命是命令給禹王。禹王能夠接受舜帝的天下，他有他的功勞。舜帝那個時候，從堯帝開始就有水患了。原來是禹王的父親鯀在治水，沒有成功。後來到禹王來治水的話，治成功了。各位讀歷史，你就知道，禹王治水，在大陸各地方來看看地理的形勢，開闢很多江河的水，還有其他的河流。把這些水由江河導歸到海裏去，他用疏導的辦法，成功了。他在外面多年，三過家門而不入。有三次經過自己的住家，都沒有時間跑到家裏去

看一看。這種精神不是聖人辦不到。聖人的心是平等的，來解除天下蒼生的困難，這種精神了不得，沒有私心。所以到後來，舜帝要把天子這個職位交給他。開始，禹王不接受，在《書經》裏面有的，講出這個事實，禹王不接受。舜帝舉出很多的例子，說其他人都不得，只有你能夠接受天子的位子，後來禹接受了。接受的時侯，舜也是像堯帝，說最重要的一句話「允執其中」，你接受天子這種任務的時候，你要為天下人辦事情。禹王辦事情，原來已經有輝煌的功勞，把天下那個水患治好了。但是政治要作的事情廣泛得很，治水是其中的一部分。你拿現在國家來講，中央政府裏面要作的事情，有水利工程、有山上的農產、木業多了，財政、經濟、內政、教育、軍事等等太多了，治水是其中一部分。所以禹王來接受天子位子時候，舜就把堯帝交代他的治天下之道，也交給禹王。所以這一句話，「舜亦以命禹」。這句話很簡單，就代表前面那一段，在《書經》的記載，還要詳細一點。由堯到舜、由舜到禹，當時的事情，這個情況很多，在《論語》裏面講很簡單，雖然簡單，可是很重要。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這一段是成湯王伐夏桀王，來稟告天帝的言辭。就中國的歷史來講，君主世襲的，古代也是有的。到了堯舜、這了不起的兩位聖人，他把天子世襲的這個制度改了，改為禪讓制度。所以堯帝把天下讓給舜，舜再把天下讓給禹。禹他本身是聖人，他本來也要把天下讓給賢人。可惜，在朝廷那些大臣子，主張把天下讓給他的兒子，他的兒子叫啓、夏啓。因為啓品德好、能力也好，所以當時朝廷裏面那些大臣子，主張把天子的位子交給禹王的兒子啓，禹王的兒子啓也很好。可是這個制度一變，變成世襲的話，那就一代一代的傳下來。傳下來以後，後代的子孫就變了，到最後的夏桀王，夏桀王是暴君，跟他的祖宗、禹王相比，那是天淵之別。所以到夏桀王的時候，弄得天下人都是受他的災害，民不聊生，這樣就是成湯王出來革命。一般講革命怎麼說？成湯王那時候起來革命，命是天命，革是改革，改革這個天命。下面的言辭，就是成湯王來討伐夏桀王的時候，講的這一段話。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成湯王曰，就是告訴天帝說，予小子履，予就是當我字講，我小子，在天地面前我是小子，履是成湯王的名。我們普通人對長輩要稱呼自己名字，成湯王對天當然要稱呼名字，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用是謙虛的話，用玄牡，玄是北方黑色的，用黑色的牛。牡牛是公牛。在這裏用這個字，就用這個黑牛當作祭品，用這個祭品來供奉天。下面說「敢昭告于皇皇后帝」，皇是當大字講。昭告是明白的稟告。皇皇后帝，皇是偉大的意思，兩個皇就是重複，偉大又偉大的后，后是君主、大君。人間的君主只是君主，在天上那個是大君，成湯王明白的稟告天帝。

為什麼自己稱為小子，根據《劉氏正義》講「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天之子，王者就是天子。天子他的父母是天地，天是他的父親，地是他的母親。這種稱呼在伏羲氏畫卦的時候，就是確定的。伏羲氏畫卦裏面，乾坤兩卦，乾就是代表天，在人事方面，他就是父。坤就是代表地，就人事來講，他就代表母親，乾坤兩卦是父母。中間六卦震是長子，坎是中子，艮是少子，震、坎、艮，三個是兒子；



巽、離、兌，巽卦是長女，離卦是中女，兌卦是少女。八卦中乾坤兩卦是父母，中間三男三女是六子卦。所以伏羲氏畫卦的時候，確定了天地就是父母。作天子的時候，就奉天的命令，接受天命，以天地作他的父母，他來作事情。前面講允執其中，中是中道，就是稟受天的命令，他來實行天道，天道就是中道。

所以《劉氏正義》講，王者父天母地，稱為天之子。用玄牡，玄是黑色的。為什麼用黑色？古時候，帝王改變的時候，他以五色代表五種德。五色就是跟五行結合起來，這就是那一個朝代，它以那一種德，它接受天命。玄色就是黑色，在北方。北方水，水德。漢儒講的五德終始，五德有終有始。為什麼不講始終，而講終始呢？歷史隨著人類寫出來，人類朝代有改變，帝王奉天帝的命令來作天子的時候，天子的職務總是要有人來執行，這個不能斷絕。比如說，夏朝到桀王的時候，天命不行了，夏桀王他不能夠奉行天命了，它要改了。要改就表示夏朝這個德、黑色這個德已經被夏桀王把它敗壞掉了，代之而起就是成湯王。成湯王就三代來講，他是白色。到了周朝，它的顏色是紅色，我們現在有什麼喜事的時候，都要用紅色。要結婚的

時候，女方新娘穿的禮服要穿紅的禮服，這是周朝的禮。成湯王現在改變天命的時候，他那時候來伐桀王，他還沒有正式的作天子。所以這個時候，他還是用黑色的，還是用夏朝黑色的牛作祭品。到了後來他正式登上天子之位的時候，他就用白色的。比如說，現在韓國它的禮服還是白色。為什麼韓國用白色呢？那是武王伐紂的時候，箕子、殷紂王朝代的箕子，後來到了韓國，他把中國的文化傳到韓國去了。所以韓國一直到現在，它的禮服還是白色。這個時候，成湯王來革命的時候，他告天之辭，祭品還是用黑色。

告訴皇皇后帝，下面就講了，「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這三句話，依照《皇侃疏》，邢昺的注解，就說了，成湯王明告上天、天帝，他是來伐有罪的夏桀王，這個有罪的人指的就是夏桀王。不敢赦，捨棄，夏桀王犯了這個大罪過，成湯王說他既是有罪過，應該受到懲罰，不敢赦免他。帝臣不蔽，簡在帝心，帝臣就指的夏桀王，夏桀王他是天子，就天來講，他是天的臣子。他所犯的罪，不能隱蔽他了。為什麼呢？隱蔽也隱不了，簡在帝心，簡當閱字講，閱覽的閱字，就

是看。帝是天帝，你天帝心裏知道，你看得很清楚。這幾句話，前面兩句，有罪不敢赦，不敢赦這個主體，主語就是成湯王，有罪這個人是賓語，主語是成湯王。先講這個賓語，桀王有罪，這是個有罪的天子。成湯王他自己不敢赦免他。帝臣不蔽，這個帝臣，他是這句話的主語，就是夏桀王，他犯的這個罪，沒辦法再隱蔽下來了。為什麼呢？一般人作了很多罪惡的事情，可以瞞過一般人，但是瞞不了上天，上天的心裏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簡在帝心。這三句話，成湯王伐桀的時候，指出夏桀王有不可赦免的罪，所以他要來改變天命，請天帝來懲罰夏桀王。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這四句話成湯王就講了，朕躬，成湯王指他自己。朕這個字，我們讀歷史知道，是古時候天子專有的名詞，稱為朕。從什麼時候開始，根據《爾雅》郭璞的注解講，這個朕字就當我字講。這個我字，一般人都可以稱我，都可以稱朕。所以郭璞注《爾雅》裏面，對於這個解釋注，古時候，無論是貴是賤，都可以稱呼自己是朕。就等於我們現在講，一般人都稱我。到什麼時候朕就變成天子的專有稱呼呢？它是到秦世，秦世就是秦始皇那

個時代開始，朕就是專指天子的尊稱，專門稱呼朕。從秦始皇開始，一直延續到清朝，天子都是稱呼朕，別人不能稱呼。朕躬有罪，伐夏桀的時候，成湯王還沒有作天子，所以他講朕躬。朕躬有罪就是成湯王對天帝說，我有罪的話，無以萬方，無以這個字，就是請天帝不要把這個罪，連繫到萬方之民身上去，那純粹是我有罪，我有罪由我來受報應，請天帝不要把這個罪讓萬方之民來受。再說，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如果萬方之民犯了罪過的時候，那個罪過不要萬方之民來受，那個由我來接受，這話說得多麼仁慈。

一個仁慈的人只反省自己有沒有罪過，不但反省自己有沒有罪過，看見別人的罪過，還要拿到自己身上來，自己來接受。這就是聖人的心胸，聖人的慈悲心。現在你看，我們講經、聽經、念佛的時候，遇到外面那些遭遇災難而犧牲的人，我們道場裏面都要給他回向，這就是慈悲心在那裏起作用。成湯王如此，後來那些天子，遇到外面天災，或者天上那些日月星辰，有些不同變化的時候。那些天子都是責備自己，發出公告出來，責備自己，有個名詞叫作「下詔罪己」，詔是皇帝的詔書，

發出詔書出來頒發到天下。把這罪過由自己來接受，希望這個罪過不要讓天下人來接受。古時皇帝都有這種道德，下詔罪己。所以，萬方有罪，罪在朕躬，這是不起的一句話。

辦政治的人，古代的明君都知道這個道理。到後來，我們現在是民主時代了，你是在位的人都要有成湯王這種仁慈之心。遇到那些天災的時候，天災怎麼來？天災是由於人事造成的，個人不那麼顯著。在一個地區發生嚴重天災的時候，就是一個地區的人，共同造成那些業的力量，使得自然界發生那個災難。發生災難的時候，不懂道理的人，以為這是天災，與我們有什麼關係呢？懂得這個道理，不論是儒家的人，或是學佛的人都知道，這個天災是共業造成的。在這個地區的人共同的造業，然後再造成這個天災，造成天災的時候，不懂道理的人怨天尤人。懂得道理的時候，當下就反省，反省就是用慈悲心來看這個天災，慈悲心就是從本性裏面發出來的，由這個慈悲心一發生作用，那個自然界就改變了。一個人的力量不夠，要眾人力量，可以改變的。所以自古以來，國家在位的人，看見自然界的變動，他就

下詔罪己，反省自己造了罪業，以至於引起這些災難。這一下詔罪己，他本人的道德就顯示出來，他解決問題的辦法就能想得出來，道理在此。這個道理講得徹底，佛家一講就明白了。佛家怎麼說呢？第八識就是一般人所了解的靈魂，靈魂，這個人他的身體到年紀老的時候，不能一直活下去，身體有死亡的時候。身體死亡的時候，靈魂沒有死，靈魂到處去找，找父母之緣，他一再轉世。第八識的靈魂它有見分、有相分。見分就是指的有思想、有它的見。相分呢？它就是有形狀這一部分。相分在我們人這一方面、身體就是第八識的相分，就外面的自然界來講，山河大地就是自己第八識的相分。這個第八識的相分共同造成的，共業造成的，共業要共轉。大家看看，無論那個地方的高山、平地、河流，這都是相分。這些高山、平地、河流，有時候水氾濫成災，有時大旱災，有時山上土石流，甚至於有移山，移山就是山移動了，這都是共業。共業出現結果的時候，明君、就像成湯王講的這幾句話，「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作天子的人，他能有這種仁慈之心，他是在位的人，他的力量用出來很大。為什麼很大呢？他能夠號召眾人，為什麼下詔呢？他自己存在心裏不可以嗎，不行，他要下詔，下詔就是詔告天下人，都

要像他那樣罪己，來反省自己。他這一號召，天下人都來響應他，那個共業就轉。我們現在不是君主制度，大家也沒有作君主的機會。民主時代你要競選，競選民意代表，或行政的官員，你也可以這樣罪己。就是沒有競選的話，你作個普通人，你在學術上面有了成就，你的言論發出來，言論號召大眾，言論對共業就有改變。

所以我們研究《論語》，把經文看明白的時候，最重要就要學古時候那些聖人，學他那樣的道德，學他那樣的仁慈，照那樣學。各位在學業上面有成就的話，你發出一句話來，一言九鼎，你就能發生這個作用。雖然不在國家任何職位上，你沒有去佔一個位子。沒問題！你在道德文章學問上面有成就的話，你話說出來，人家會相信你，你可以帶領眾人來改變這個共業。我們學《論語》就是這樣學法子，並不是說把經文研究明白了，自己卻不這樣學習，天災來了，他只好無可奈何，那有什麼辦法，想不出辦法來。你實實在在這樣反躬自問的時候，發出仁慈之心來求解決問題的話，你就有辦法來解決。雖然不會馬上解決，因為那是結了果，結了果要改變，那當然難了。就在這個結的果上面，你再造因，你再種因，因種下去，遇到緣

分來的時候，就可以結果。《論語》為什麼講，「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善人還不是賢人，善人你能夠教他來治理很亂的這一個國家，他能夠把這國家治好。不是馬上治得好，還要百年，他的道德文章能夠起作用的時候，從他開始，一直到後來一百年，可以把殘殺的這個惡業把它轉掉。我們有這個信心，能夠這樣作的話，亦足以改變這個世間，在亂世種種的那些罪惡，可以轉變的。但是不要急著馬上就改變，那誰能辦得到。我們學《論語》，學儒家的學術，要有這個認識，有這個認識，我們有信心，能夠堅持這個信心，一直為天下人來轉這個共業。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成湯王伐夏桀之後，到他後來的殷朝，殷紂王又是個暴君，所以周家、周武王出來伐紂。周武王伐紂的時候有誓辭，誓辭就是對於當時那些軍眾，來發起誓辭。「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這是講周家，講周家什麼呢？那時候武王伐紂的時候，還是殷紂王的那個天下。周家那時候還是在西方一個小國的諸侯，這叫周家。他開頭就講，周家有大賚，大賚這個賚字是當賜字講，天給它一個大的賜予，賜予就是



天命賜給它。賜給它什麼呢？善人是富。善人就是指的他治理天下的那些臣子，很多。這在《尚書》〈泰誓〉篇裏面，武王在那一篇裏就講「予有亂臣十人」，亂臣這個亂字就是治理的意思。中國的字，往往一個字它有兩面的意思，一般我們學的亂是叛亂的亂，在這裏講，不是叛亂，是治理。武王說，他有幫助他治理天下的臣子，有十個人。可見得不容易，在歷代的帝王治理天下，能夠得到十個人來幫助他，這個非常不容易，但是他有十個人。所以在這裏講，善人是富。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這意思就是說，他、周家，雖然有周家的親屬，不如仁人是什麼呢？仁人指的不是周家的人，在〈泰誓〉篇裏面講，孔安國也有注解，在這裏講就照這個講法。在這裏講法是什麼呢？雖然有周家最親的人，不如仁人？仁人，就是指周家以外的人。周親是周家最親的人，如果是不好，叛亂的話，也要懲罰他。仁人，不是周家的人，這個指的，比如說，武王伐紂之後，殷家的箕子、微子，周武王照樣用他，這是仁人。前面《論語》裏面也講「殷有三人焉」，殷家有三位仁者，箕子、微子、比干，三個都是仁人。所以這兩句話的意思，用人唯有

用他賢能的人。賢是道德好，能是他有辦事的能力。如果周家最親的不是賢能，照樣的要懲罰他。比如說，後來是管叔、蔡叔，這是周家的人，他叛亂，照樣誅他。仁人是箕子、微子，則照樣用他。這表示周家有了天下之後，用的都是賢能的人。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百姓就是天下人，天下的老百姓，如果說，天下的人有罪過的話。在予一人，那就把這個罪過歸咎到我一個人身上。周武王就憑這一句話，可以說這一句話就是不容易，他就是一個仁君。百姓有過的話，反過來講，前面講，百姓有過，由他一人承當。一共六句話，就憑這六句話，他伐紂成功，那不是偶然的。有這樣的心胸，他所以能夠得到那些賢能的人，幫助他治理天下。一個是在他用人，唯用賢能。對於老百姓的話，老百姓有過失，由他一人承當，這就是跟殷紂王整個相反，所以他能夠伐紂成功。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這一節古人注解說是二帝三王所行的政治。二帝指的就是堯帝、舜帝。三王指

的是夏朝、殷朝、周朝。中國歷史講三皇五帝，三皇那是時代太久遠了，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那個歷史太久遠，文字也沒有辦法考了，就從五帝開始講。五帝講法也有不同的說法。我們只選擇一種講法，那就是伏羲氏、神農氏、軒轅黃帝、堯、舜五帝，五帝後來從夏朝開始叫王、稱王了。所以古人注解「二帝三王所行之政」，就指的堯舜二帝，夏商周三朝、三代的王者，怎麼樣辦政治呢？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堯舜的政治，孔子非常敬佩。孔子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孔子講教育、講政治，都是以堯舜二帝為根本，要祖述他，以他為祖。敘述堯舜這種政治、這種教育。到後來周家文武，文王、武王，武王伐紂成功，有了天下，由周公來制禮作樂。周公也是孔夫子最敬佩的一位聖人，從堯舜到文武周公，他們的政治都是包含在這裏，可見得非常重要。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權量，謹是謹慎。權，就是古時用的秤，用秤來稱物、物品的多少重量。量，是用升斗斛來量物品的體積，比如說，量稻米，用升、用斗、用斛計算它有多少分量。權量，當名詞要讀量，權量，

權量是用秤、用升斗來稱物品的輕重，衡量物品的多少。這就是一直到現在講：度量衡，這個度量衡，國家要有統一的標準，這在民間來用時候，它才公平。度量衡不統一的時候，民間作生意就很多糾紛。所以度量衡要統一，就是謹權量。審法度，法度指的什麼？古時候為了教育天下人，作任何事情都有效果，都有規矩，可以順這個規矩，它在法度上有很多規定。比如說車，什麼樣車輛，衣服、用的旗幟，各有規矩，這就是法度。衣服上面有那些文采，有那些文飾。旗幟上面有什麼樣的裝飾，車輛也是如此，這就是定出來一個法度。天子、諸侯、卿大夫、一般讀書的人、一般人，他都有一定的標誌出來，這就是法度。看見什麼樣的標誌，就知道什麼樣的身分，然後行禮。怎麼樣的行禮，都不亂，這是「審法度」。「脩廢官」，什麼叫作廢官。朝廷裏面辦那些事，就設立那些官的職位。凡是這個職位沒有了，沒有人了。沒有人或者這個職位沒有了，而須要辦事情，就把已經廢掉這個職位再把它脩復起來。脩復起來再用適當的人，來辦這一方面的事情。換句話，他朝廷裏面有那樁事情，必定要設立那一種官位。有了官位必定要有人，有了人的話，必定要盡到他的職責。這是二帝三王朝廷裏都是這個用法，這是脩廢官。你只要把權量、法度、

廢官都這樣把它設定好了，「四方之政行焉」，四方，天子是四方的、無論那裏、那個諸侯國，都包括在你天子的範圍之內，你的政治是涵蓋天下的這個政治。行了，行是施行，怎麼施行？沒有一切障礙，順利的施行。這三者，一是度量衡，這是工具，維持貿易公平的一種工具。審法度，就是制定種種維護禮儀、規矩，定的這個法度，就是種種的制度。脩廢官是人事方面。把這三方面治好，四方之政，你治理天下這個行政，就順利的在那施展了。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已經滅國是什麼呢？是指天子之下各國的諸侯，各國諸侯如果有犯罪，或者有其他的原因，這個國已經是滅掉了、消滅了，要把它興起來。既然它這是一個諸侯、是個國，它有宗廟、有老百姓不能滅了之後，這個宗廟沒有他的後代來祭祀。它國內的民眾，沒有原來這個諸侯國的後人來治理，這是很悲慘的。一個有仁心的天子，要把這個、已經滅的國，再把它興起來。找到原來已滅的國、它的後人找出來，把它興起來。「繼絕世」，那是大夫之家，大夫之家也是。或者有種種的原因是絕了，也要再把它繼續的、讓它再

扶植起來。「舉逸民」，凡是隱居在民間的，沒在朝廷裏面來作事情的，這一些人他既然是隱逸、是個隱士。隱士那多半是個賢能的人，這樣的話，他這個賢能的人，你把他舉出來。或者請別人找出這樣的逸民，找出來以後，你把他請到朝廷裏面來，用他，幫助你辦事情，這就是舉逸民。能夠這樣舉逸民，加上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天下的民心就都歸向於你。他認為你這個天子真正是一個仁者，所實行的政治是仁政。你這個仁政，天子也是個仁人，這個仁人從那出來的，仁人就是從道德出來的。這樣天下人，他從自己心裏面，自動的來歸向於你，所以「天下之民歸心焉」。

「所重，民、食、喪、祭。」這是二帝三王所重視的，重視什麼呢？根據孔安國的注解講，所重，民以天下的人民為重。我們現在學政治的話，大家都知道，西方政治講究民主。但是我們在這裏，研究這一章經文就知道，這才是民主。重民不是民主是什麼呢？以天下人為主，你作天子，作誰的天子，作天下人的天子。重民一定要重視天下這些民眾，所以孔安國講，重民是國之本。天子、諸侯都要重視這

些民眾。民眾才是治天下的本，作天子的根本就在這上面，作國君的，這個民就是國家之本。食，不管是那一種政治，只有桀紂那種暴君他不重視民食，其餘歷代的帝王，老百姓的生活要重視，重視民生問題。民生問題最重要是吃的糧食，民以食為天，重視民食。民眾沒有糧食，他就不能生活，所以必須要重視。重喪呢？喪是父母之喪，這是要報本、要盡孝，所以這個必須要重視。報本盡孝才能夠使天下人養成厚道，「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前面講過，慎終，父母之喪的時候，這是大事情。我們這個身體那來的，父母給的。父母不但給我們身體，從入胎、出胎，然後從嬰兒到長大了之後，父母的心都在我們身上，這個恩德報答不盡的。所以在父母之喪的時候，要盡其哀、哀傷，這是大事情。在這時候盡其哀是表示報答不盡的恩德，只有表示一點點，實在是報答不盡的。祭，在父母之喪辦完了以後，定時的要祭祀。祭祀不只是父母，父母、有祖父母，祖父母又有父母，一代一代追根到上面，到最初。比如說周家，周家追溯到后稷，如果后稷再往前追，都是黃帝的後代。我們現在要研究起來，你看看《百家姓》裏面，從趙錢孫李一直到後面，都是神農、黃帝，都是炎黃的子孫，都是他們的後代子孫。所以祭祀的時候，從已過世

的父母、祖父母，一直追溯到開始的炎黃、黃帝，這是我們中國文化特有的這種精神。也只有這個特有的精神，我們大致講漢滿蒙回藏，細分有好幾百種，太多太多了。但是歸結起來都是這一個系統下來，所以民族團結，團結起來就是向心。向心，民德歸厚矣，都學著厚道，學著要報答根本，這是我們講中華文化最重要的一個精神。這種精神發揚到後來的時候，國家弱了，外面來欺負我們的話，我們能夠團結抵禦、抵抗外來的侵略；國家強盛的時候，我們行的是王道，絕對不會侵略人家。這種精神基本的就是民德歸厚，養成一般人都是厚道。所以所重的是民、食、喪、祭。

「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寬是寬厚，無論天子、無論國君，你待人寬厚的時候，民眾就來歸向於你。得，就能夠得眾。「信則民任焉」，信用非常重要，信就是實。天子、諸侯老老實實的替老百姓辦事情，就是前面講的，所重的就是民、食、喪、祭，實實在在的這樣辦事情，這就是信。不講那種虛假的話，辦事情也不是辦給老百姓看的，也不是作假的，都是作的真事情。這些真事情



作出來，都是對於老百姓有深遠的利益，還不是只限於眼前的，更有深遠的利益，這樣老百姓就信任你。敏是認定這個事情要辦了，就要趕快去辦，這樣則有功。天下為公，不會自私，一切公平，公則天下人都喜悅了。以上是講二帝三王所辦的、治天下、治國的這種辦法、道理。所以一直傳到後世，到現在，我們講民主、講自由，無論那一條，你拿這幾個來衡量衡量，必須符合這裏所講的，才是真民主。

論語講要講記【堯曰第二十】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請各位看八三七頁，子張問為政之道，這裏子張問孔子怎麼從政？這個跟前面講的那些原則一樣，在這裏，子張再進一步問，實際上從事政治，怎麼樣來把政治辦好。先看這一段，怎麼樣可以從事政治呢？孔子說，要尊崇五種美好的事情，屏除四種惡的事情，這就可以從政了。你要從事政治，要有善惡選擇的能力。選擇善

惡的話，也就是辨別。這還不算選擇，要能辨別，辨別那種是美的事情？那種是惡的事情？美的事情要遵從，要把那些事情辦好，惡的事情要屏除；不要那些惡的事情，你這樣就可以從政。這是一個提綱，這一個綱提出來以後，接著問這個內容。

子張又問了，「何謂五美」？這五種美好的事情是那五種。孔子說，惠民，君子要辦政治，對於老百姓有恩惠，但是又不需要耗費財力。這樣的話，這句話幾乎一直到後來，我們也常常成為一句格言，就是「惠而不費」，你辦政治，惠民而不需要耗費很多的財力。為什麼呢？你耗費財力，這財力那來的，還是從民眾那裏來的。你國家用多少錢，那些錢都是從老百姓收的稅來的。所以能夠惠而不費，老百姓就是能夠信任你。「勞而不怨」，有時候免不了要勞動民眾，要使民眾不會有怨言。再講到「欲而不貪」，你從事政治的時候，在政治上，你想辦那些事情，但是不是自私的，這是要作到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心裏是安然舒泰不驕傲。一個驕傲的人，他心裏不會坦然，他深怕人家不尊重他，驕傲的人就是希望人家尊敬他。但是，這個泰而不驕的人，心中很泰然而不驕傲。不驕傲的人，心裏時常是安然自在的。

「威而不猛」，有威儀而不兇猛，這種威儀就是自然表現出來的。這是綱目，這幾個條目說出來，後面再詳細的、再分析。

就看子張一條一條問了，「何謂惠而不費」，孔子再一條一條的跟他解釋。要作到惠而不費，就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利，因民之所利，怎麼因民之所利呢？民眾所需要的利益，並不是說，你拿很多錢來救濟他。只要你在政策上面幫助他創業或幫助他就業，就是因民之所利。你在政策上創造就業的機會，讓民眾能夠就業、不失業。這個比你固定的每個月、每一年拿多少錢來救濟失業的民眾，你創造就業的機會比救濟失業更好，這叫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就是惠而不費，你制定一個美好的政策，你花不了多少。你把政策、法令種種制定好的話，民眾自己就業，他以他的智慧，以他的能力就業了，你政府不用花很多救濟金來救濟他，這是惠而不費。「擇可勞而勞之」，孔子又跟他說，擇其可勞而勞之，則老百姓不會有怨言。怎麼是擇其可勞而勞之呢？古人注解講，「使民以時」，你要老百姓付出勞力來，配合政府來辦事情，中國古時候都是以農立國，你要不違背農時。農民

在春天耕種，夏天耘草，秋天要收割，這三時候，你不能叫老百姓來替國家辦事情。要到農閑的時候，那就在冬天。過去農業在中國地方很大，一年收一次就夠了，到了冬天就是農閑的時候，農民沒事了，這個時候你叫他來配合政府辦的事情，他不會有什麼怨言，所以「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辦政治的時候，欲，這個欲字要看用在那一方面？私人講究財色名食睡這些欲望，這是不好的，這是造業。如果你政治家，辦政治的話，你想辦一樁對於民眾有利益的事情，這也是欲望。你要實行仁政，也是欲望。那就是欲仁而得仁，你的欲望要實行仁政，你作的事情要符合仁政，這個仁政對於老百姓都有好處。貪，誰來貪呢，大家都是看著，你都是為了實行仁政，大家都來幫忙。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來幫忙，那有什麼貪，所以欲仁而得仁，又焉貪。

「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講究泰而不驕，這幾句話很重要。君子，你就是從事政治的人，從事政治是君子從事政治，要注意，不是小人從事政治。君子從事政治，他無眾寡，他在辦政治的時候，對待人的時候，

都是平等的待人。不論人是多是少，眾是眾人，寡是少數的人。你不能說，像現在人很多上街頭來要求，我就順著他們。君子不一定，人多，你有理，你向政府要求的有理，當然要符合你的要求、要答應你；你要求得不合理，不必答應，這是對於眾人。少數人呢？人少，勢單力孤，但是你君子，你知道這些少數人、弱勢的人，你也要顧慮他的利益，你也不能忽略他。所以「無眾寡」。「無小大」，小是小人物，大是大人物，君子對待眾人也好，少數人也好，小人物也好，大人物也好，「無敢慢」，不敢怠慢。對大人物當然要尊重他，對小人物也要以平等心，也要尊重他，不敢怠慢。多數人、少數人都是如此，這就是泰而不驕。那就是以平等心對待一切人，這個在自己就是問心無愧。君子對待一切人，就是問自己的良知良能，對一切人沒有愧疚的心理，這就是平等心，沒有驕傲心。有驕傲心的人，他就是不拿平等來對待人，時時刻刻的恐怕人家不尊重他，這種驕傲的人心裏不會泰、不會安泰。要作到心裏安泰的話，就得要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這是辦政治、待人接物，果然這麼作，就是脩道。脩道在那裏脩，辦政治的人就在政治上來脩，我們不辦政治，我們就在待人接物上面來脩。我們無論作那一行業，我們就在那一個行業上，

跟同事、跟同業、跟客戶，跟他們相處，就在這些上面來脩道。脩道並不是說，我把我的事情放在一邊，我自己找一個清淨地方來脩道，不是那個講法。脩道就是在日用尋常之中，與一切人物接觸的時候，拿這個泰而不驕，以平等心來對待一切人。什麼是平等心呢，出自真如本性的，才是平等心。真如本性是心、佛、眾生三無差別，這是真平等，所以這是泰而不驕。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正其衣冠，古時候的衣服，除了穿衣服以外，還要戴帽子。帽子有它的標誌，又有區分，在禮制上分出人的身分。這個衣冠要正，你是那種身分，要穿那一種衣服，戴那一種的帽子。尊其瞻視，自己要尊重自己，讓人家能夠觀瞻。儼然人望而畏之，儼然就是比喻莊重，身分、身體以及心裏都是莊重。讓人家一看不敢跟你開玩笑，不敢來戲弄你，人望而畏之。你衣冠儼然，在心裏一定是那種有威德，人家一看，不敢侵犯，人一望就是你就有一種威德，這就是威而不猛。我們就拿近代淨土宗第十三代祖師——印光祖師來說。當時有在政府裏的大官，在學術上那些有考上的翰林，榜



眼、探花，這在學術界都是了不起的人。一見祖師，肅然起敬，那就是一種威德在那裏。學術上、政治地位上，一見祖師就是人望而畏之。講到孔夫子，那更不得了，「望之儼然，即之也溫」，那是叫威而不猛。

五美就解釋清楚了，下面子張再問，四惡呢？子張就問，「何謂四惡」，孔子就解釋了。「不教而殺謂之虐」，辦政治，一方面要辦行政，一方面要辦教育。中國古時候政治學，就是在政治上，就為天下老百姓作有利益的事情，在教育上就要教天下人來學作聖人，這是兩個重要的要點。所以辦政治要教老百姓，不教而殺謂之虐是什麼呢？你辦政治的人不教老百姓，老百姓都是凡夫眾生。凡夫眾生不只這一生，這一生以前還有前生，前生又有前生，太多了。每一生都是染上不好的習氣，惡習氣染得很多。這個無論古今中外，一般人都是染上很多惡習氣，特別在中國，中國聖人就了解人人都有這些惡習氣。他要教老百姓，教老百姓就是這惡習氣要不得，要把惡習氣消掉，然後才能學作聖人。這就是教育，中國的教育就是如此。你如果說是不先教老百姓道德那怎麼呢？，教老百姓道德就是破除那些損人利己的惡

習氣。犯罪的都是惡習氣來促使他犯罪，你不把這些道德教育來教老百姓，老百姓那一個人他可能會犯罪的，都要損人利己的。如果說，你政治不教老百姓的話，老百姓一犯罪，好，馬上把他抓起來，把他判罪，重的就判他死罪，輕的就讓他坐監獄、坐一個時候。現代人都不懂得古時候講的，孔子在這裏講，不教而殺，這叫作虐，虐待民眾。這個我們大家可以看看，現代國內、國外，只看見警察、司法機關破案子，審判那個罪人。但是不追究那個犯罪的人，他是不是受過好的教育，這個不講。你要看看孔子在這裏講的話，你就知道真正的要老百姓不犯罪，要實施教育；不實施教育，民眾犯罪就抓來跟他判罪，在這裏照孔夫子講的話，那就是虐民。

「不戒視成謂之暴」，不戒是什麼呢？戒是預先警告，預先告訴你，政府要推行一種政策，預定在什麼時候能夠事情完成，有個期限。期限事先就要告訴人家，我這樁事情什麼時候開始計畫，什麼時候開始執行，執行到什麼時候才完成。先要講，要人家有所準備。你就是中央政府下一道命令給地方政府，也要有個期限，事先告知，要人家有所準備。這個呢，不戒！事先不告戒，一頒馬上就要辦好，這是

暴政。不講理，不給人家預備的時間，這是不講理的政治，叫暴政。

「慢令致期謂之賊」，慢令，下一道政令下去，政治的命令。你這個天子你所管的天下，那個地方太廣大了。天子下一道政令下去，你要各國的諸侯，都能照你這個政令來執行的話。你要考慮到你這個政令，什麼時候到達那個地方，到達各國。就是一個國君、諸侯也是，古時一個諸侯國也是面積很大，你這個命令下達地方，也不是一兩天就能到的。慢令致期，政令下達得很慢。致期，限定什麼日期一定能夠辦成。慢令致期，你這個地方這麼廣大，古時候交通都是靠人力來傳遞，沒有現在的交通這麼發達，說不定你這個命令，有人力還沒有到達，致期，你就要求人家完成辦的事情期限已經到了，這叫作賊，害人的，賊就是賊害人民。

「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猶之與人也，猶之，古人有幾種解釋，古人說，財物，猶之就是都應當給人家的，這是個講法。再一種講法，猶這個字是比喻的話，猶如，這個猶之就如同那個管出納的人。你是一個人君，是天子或者是國君，你要認定財物也好，什麼東西也好，要給人家的。比如說，發救濟金，或者

是發其他賞賜的東西，你要給他。給他就是很爽快的給他；猶之什麼呢？你就好像那個管出納的人一樣。出納的人，他要拿這些東西，他先是考慮又考慮，是不是多了，還是少了。管出納的人，這是應該的，他的職務應該這樣很謹慎。你作人君的人，不應該像管出納的人那樣，你不必那樣作法。你要給人就是很爽快的給人家。猶之與人也，你給人家的東西，財物也好，獎勵的東西也好。你如果是猶之，就好像出納人員那樣捨不得給人家，這就是出納之吝。你就等於出納人員那樣吝嗇，這叫作有司。有司那是在政府裏面管會計的人，他是要算得很精確的，不是隨便的。你這個作人君的人不能這樣，謂之有司，你不要作有司。這是四惡，屏四惡這一方面也解釋清楚了。

子張問的這一章到這裏全部說清楚了，各位要注意，一方面是講政治，一方面，我們是脩道。君子辦政治，君子就在這裏教人學道。前面我跟各位說過了，我們學道在那裏學，辦政治的人就在政治上學道，辦教育的就在教育上學道，你作生意你就在作生意這方面學道，這才是真正的，你能夠把道學得好。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請看八四二頁，這一章，孔子講的這三條，知命、知禮、知言，《論語》有二十篇，在第二十篇最後這一章，就顯得重要了。先看「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孔安國的注解，命是什麼呢？命是「窮達之分」。皇侃的解釋，窮是「窮通天壽」。這個命，一個人、個人的命有窮的時候。窮不是貧窮的窮，他在事業上面，在他的各方面，事業也不好，辦政治也沒有機會給他從事政治，什麼事情都不能作，這叫窮。通是通達，通跟窮是相對的。窮是什麼事情都不能作、都沒辦法作。通是通達，作什麼事情都能夠順利，這是就事情方面來講。再講人的壽命，有短命的，夭是短命；壽是命得到活得很久。所以《皇侃疏》講，一個人是窮是通是夭是壽，都是他自己的命。這個命是得之於天，個人應該知道自己有自己的命。一般人講，不管是窮是通是夭是壽，自己要能夠認命，自己要認得自己的命。不知命，不能認命就是無以為君子也，就不能成為君子。無以為君子，你拿什麼來作君子呢？無以為君子，

你拿不到什麼條件成為君子。換句話，有以為君子，那就要認命，認識自己的命運。我們照古人注解，是這樣的。但是我們都是學道的人，我們在臺中跟我們老師、雪廬老人學的，雪廬老人是教我們學道。學道就要學作聖人，學聖人，這個講法不夠。命是什麼命？知命，我們這個命，要知道因果。一個人生下來，普通人他有一定的命運，是不錯的。能活多久，他在人世間這個事業發達不發達，這是有命的。可是，脩道的人僅僅知道這個不夠。脩道的人，這個命要知道，我這個命，現在就說，一個人一生要吃多少米，你的俸祿有多少，就像袁了凡四訓裏面講的，有一定的。但是學道的人，雖然知道這個命，是由前世所作的事業、所作的業，現在得了這個報，得到這個果報，這個果報可以轉的。怎麼轉法子呢？脩道的人可以轉，脩道的人用什麼轉，用這個道業來轉。這一轉，像袁了凡四訓，他後來全部轉了，不但俸祿、壽命，而且在政治上的一切一切，全部都轉了。我們學道的人，知命，就要知道這個。不能轉，那學什麼道。

「不知禮，無以立也。」禮非常重要，禮是禮儀、規矩。不懂規矩，你到那裏

都行不通。禮的本質是要尊敬別人，要謙虛的、謙讓一切，這就是脩道。必須禮讓，才能把我執、法執讓出去，才能夠成就聖人。不知禮，你怎麼立法子。「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言語，言為心聲，一個人的言語是表達他心裏的意思。君子，你要知人、知言，從他的言語裏面直接看他的心裏，然後你教人家學道。你辦政治，你再了解一般人的心裏，你作教育也要了解學生的心裏，你這才能有效果。不知言，你就不能知人，不能知人，你什麼事情也辦不通。

所以最後這三條，知命、知禮、知言，在《論語》最後這一章，我們要好好好的從這裏面研究，愈研究愈深，對大家學道愈有用處。今天，《論語》已經講完了，講完是講完，裏面每一章的意思，義蘊無窮，我們要好好往裏面研究，研究之後要悟，悟了道以後，還是脩道最重要。

論語講要講記【堯曰第二十】



## 聲 明 書

徐醒民先生所講述之佛學及儒學經典，經整理成文字書籍或電子書（文字檔光碟），所有著作之重製、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及流通等行為，同意皆不受時間、地域、次數、對象等任何限制，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但任何人均不得加註版權所有，或任意更改內容，改變著作原意，影響大眾權益，亦不得作為營利為目的之用。

公元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恭印結緣（贈送品）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論語講要講記：下論 / 徐醒民主講. -- 彰化縣花

壇鄉：雪明講習堂, 2012.08-

冊； 公分

ISBN 978-986-88660-6-5 (第7冊：平裝).

1. 論語 2. 研究考訂

121.227

101014887

論語講要講記

【微子第十八】  
【子張第十九】  
【堯日第二十】

講述者：徐醒民主先生

出版者：雪明講習堂

住址：彰化縣花壇鄉長春村福德巷二號

電話：〇九三二七〇八四八七

承印者：昱盛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住址：臺中市西屯區永輝路八十三號

電話：(〇四)二三一三三八三七八